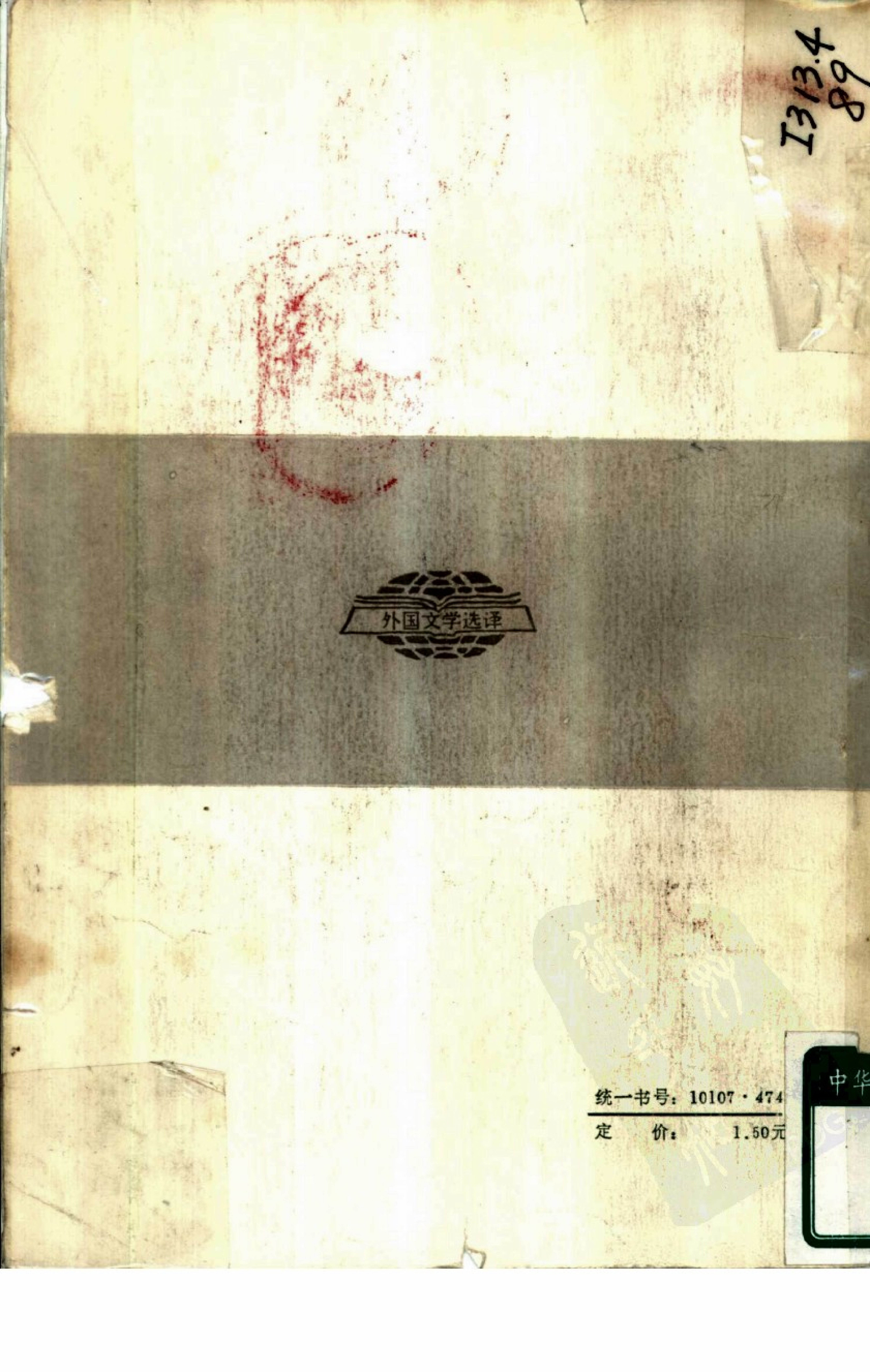
一段浪漫史

〔日〕星新一 著

李有宽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统一书号：10107 · 474
定　　价：　　1.50元

一段浪漫史

[日] 星新一 著
李有宽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段浪漫史

〔日〕星新一 著

李有宽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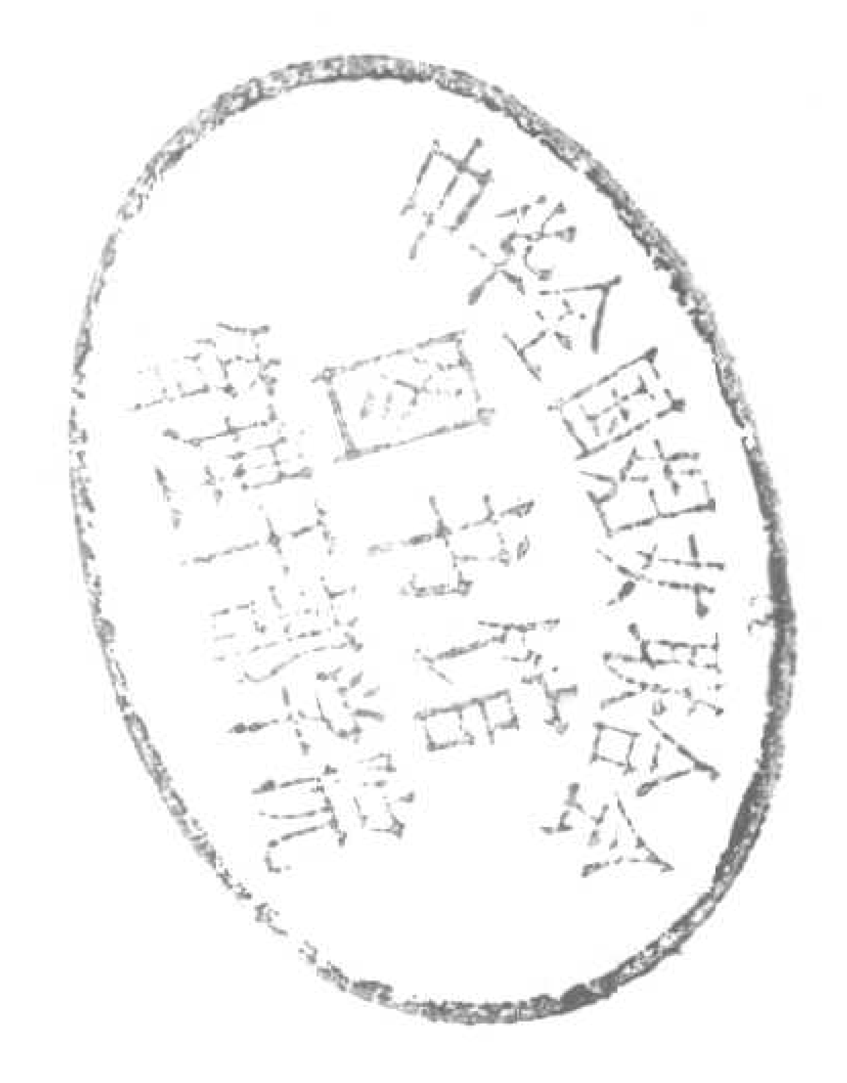
武汉 7 2 1 8 工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625印张　2插页　183,000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700

统一书号：10107·474　定价：1.50元





作 者 像

致中国读者

这次我的作品集被译成中文出版了，想必这些作品一定也高兴得眉开眼笑，手舞足蹈吧。也许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有些奇特，但是我在写完这些作品的同时就认为它们是无条件地属于大家的了。当然，对此我也感到十分荣幸。

我在写每一篇作品的时候，所考虑的都只是如何让读者们觉得饶有趣味。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奢望。这些作品不是论文，而是小说。诸位读者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让大家得到愉快的享受，作者就非常满足了。为此，我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法，尽量把作品写得通俗易懂。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我不想在此作什么解释，并且我也不喜欢谈论自己创作中的甘苦，因此就省略了。

最后，请允许我向为翻译、出版这部作品集而辛勤劳动的有关方面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星新一

内容提要

星新一是当代日本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微型小说家。他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曾多次获奖，有许多作品已被搬上银幕和屏幕或被译成英、俄、法、德等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在日本曾出现过“星新一迷”，可见其影响之大。

这个集子精选了星新一反映恋爱、婚姻和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等的作品三十九篇。充分体现了作者轻妙洒脱、幽默诙谐的创作风格和短小精悍、构思巧妙的写作技巧。掩卷之余，读者不能不为作者丰富的想象、出人意料的结局而拍案叫绝，令人回味无穷，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艺术享受和乐趣。

方

封面设计　王祥林
责任编辑　左梦平
　　　　　卢明生

目　录

别开生面的短篇小说作家星新一

（代译序）

近年来，国内许多刊物如《译林》、《译海》、《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报道》、《红岩》、《清明》、《长城》、《小说界》等先后刊载了我译的星新一的小说，可以说，不少中国读者对这位风格独特的日本作家已不是很陌生了。现在我把散见于各地报刊和我新译的星新一小说择优汇编成集，读者在逐篇欣赏品味之后，或许会对他的创作风格有个更为全面的了解吧。

在当代日本文坛上，星新一堪称独树一帜地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一九八三年十月，他发表的作品突破了一千篇大关，刷新了“世界记录”。他的小说短小精悍，构思奇巧，题材广泛，想象丰富，妙趣横生，结尾出人意料，风格轻妙洒脱，极富讽刺意味，因此在日本深受读者欢迎，在有些地方的青年读者中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星新一迷”。在日本，星新一的小说多次获奖，作品集销售量已逾一千万册，一些作品被搬上银幕和电视屏幕，并且还跨越国境线，被译成英、俄、法、德、中、阿拉伯、挪威、孟加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九二六年九月，星新一出生于东京，父亲是制药公司

经理，并创办了药科大学，曾出任过参议院议员。星新一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部农艺化学系，父亲去世后，他接任星记制药公司经理。星新一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连做梦也没想到过要当什么作家。"不幸，他接管公司后不久，企业就陷入了濒临破产的困境。但是，这坎坷多舛的经历，却使他具备了一种对这充满了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社会的异常敏锐的洞察力，为日后创作出异彩纷呈、从各个角度反映社会现实的短篇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星新一是理科大学毕业生，有着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是从写科学幻想小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但他的科幻小说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系相当密切。如《不景气》描述一个青年科学家发明了某种可激发占有欲的药剂，使社会消费量成倍增长，他也收入倍增，眼看就能和热恋着的姑娘结婚了，不料女方也受到这种激发，不再满足于仅仅占有一个丈夫……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不难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的荒唐可笑。这部作品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作者在创作上的最大特点——反馈，即高潮或结尾处突然把矛头转回到原先发出动作，制造矛盾的主人公身上。而《最佳销售法》则告诉人们，资本家之所以看重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为了快快发财，新技术的发明者到头来竟难逃解雇的厄运。

日本评论界对星新一的小说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著名大众文学评论家尾崎秀树先生认为他的作品"具有对人类社会和未来世界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嘲讽和抨击了客观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

当然，星新一的多数小说是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请看《钥匙》中的主人公，他耗尽毕生精力追求那个虚幻莫

测的“目标”，直到临终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其中的寓意耐人寻味。《免费服务》描绘了窄路相逢的两个推销员竞相施展手腕，不惜血本忍痛许诺的可笑场面，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划尤为精细入微，从而反映出资本主义商业你死我活的剧烈竞争。最后的结局更是令人拍案叫绝，即使与欧·亨利的短篇小说结尾相比，也毫不逊色。

《实力至上》是星新一的系列小说《敲门声……》中的一篇。作家匠心别具地以敲门声为楔子而展开情节，进而形成系列。这篇小说通过曲折起伏的情节，揭示了普通工薪职员的悲惨境遇。纵然是小心谨慎的老实人，也难逃奸诈的老板设下的陷阱，在受骗之后，剩下的只有“人情薄如纸”的感叹。

《国家机密》则构思慎密，在出人意料的结局揭晓之前，读者始终被笼罩在迷云之中。除了幽默之外，聪明的读者一定可以从小说中得到某些启示。

星新一擅长于截取日常生活中一个短暂的片断，选择最合适的角度来反映日本当代社会的风貌。他很重视小说的剪裁技巧，往往是惜墨如金，尺幅千里。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是二千字左右的“微型小说”，写得简洁洗炼，详略得当。如不满千字的《果然》中，某旅馆老板利用游客喜欢探幽猎奇的心理，居然想出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赚钱绝招”，小说构思之奇巧，委实令人咋舌。《失败》讲S先生挖空心思地研制出了一种“隔音装置”，能形成一个半径为两公尺的“无声区”。深夜，他带着这一最新装置潜入一幢大楼，肆无忌惮地撬起保险箱来。可是，正当他挟带偷来的巨款从容不迫地从窗口跳出时，却被早已恭候在外的警察扭获。原

来，S先生破窗而入时，警铃声大作，但由于“隔音装置”的作用，他自己却什么也没听到。作家在这里生动地描绘出一幅现代社会里“掩耳盗铃”式的蠢人的画像。《一段浪漫史》的谋篇布局更为奇特。N先生有妻有子，一天，由于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几次交往后，姑娘的热情大方使他不由得动了心。但他始终不敢开口求爱。最后，当他认定姑娘也是倾心于自己时，才邀请对方一起出去旅游。但姑娘却正色拒绝，说她并不爱他，只是受他妻子的委托，对他进行考验罢了。原来，姑娘的职业就是调查已婚男子对爱情是否专一，她的生意还相当兴隆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床异梦、互不信任的夫妇比比皆是，描写这类题材的作品也屡见不鲜。但星新一却独辟蹊径，让一个谨小慎微的男职员被“爱情专一调查员”所俘虏，中了妻子设下的圈套。

星新一在《创作的道路》一文中写道：“我认为一篇精巧的优秀短篇小说应具备这三个要素：一、立意新颖奇特；二、情节相对完整；三、结尾出人意料。关于写作的题材，我主张不受任何限制。但我却为自己规定了三个原则：第一，坚决不描写色情和凶杀场面；第二，不追赶时髦，不写时事风俗类的作品；第三，不使用现代派的手法。在文学商品化倾向日趋严重，色情和凶杀题材充斥日本文坛的今天，星新一能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如此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实属不易。

星新一认为，作家应当通过作品来说话，小说毕竟不是论文，与其写出故弄玄虚、深奥莫测的“天书”来让评论家煞有介事地作一番剖析解说，还不如把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的作品直接交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品味、评判。

星新一的短篇小说由于简练质朴，清新隽永，诗意浓郁，在日本甚至被誉为“小说中的俳句”。一九七四年，日本新潮社出版了《星新一作品集》，共有十八卷。这一篇篇小说犹如数量众多的“小镜子”组合在一起，向读者展现出一幅日本当代社会生活的画卷。

李有宽

1985年4月　于上海

一段浪漫史

N先生是一家公司的职员，他并不属于那种才华横溢类型的人，而是个谨小慎微的老实人，进公司以来始终是在勤勤恳恳地工作。

即将进入中年，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但他在公司里的地位仍然是一个不显眼的普通职员。

他在去上班的路上，经常这样想：

“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有过什么值得夸耀的经历。也许今后还得一直过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吧。我是一个跟浪漫惊险等无缘的男人。总有点觉得空虚无聊，但说不定还是这样太平些。象我这种性格的男人，如果稀里糊涂地被卷进什么富有浪漫色彩的漩涡里，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可是，有一天，他连想也没想到的事情却自己找上门来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N先生正要走出一家茶店时，他突然发现在柜台前有一位女顾客面露难色。

“您怎么啦？”他问道。

女顾客愁眉苦脸地说：“由于有些渴，我就进来喝了杯茶。可正要付帐时，却发觉自己忘了带钱包。”

“那是有些不好办呀，因为您已经喝了杯红茶。请原谅我的冒昧，让我来为您付帐吧。”

“多亏您的帮助，我才摆脱了窘境，真是太感谢了。我以后得登门还钱，请把您的工作地点和姓名……”

“不，不，这点区区小事……”

虽然这么说，但N先生还是如实地把地址和姓名告诉了她。因为他感到，如果就这样告别的话，以后就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了，这多少有些遗憾。

大约过了三天，她来到了N先生的公司里。于是，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她的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是个颇有魅力的美人，言谈举止也相当高雅，衣着也无可挑剔，化装也很素淡，不象那种故作媚态拉客的妓女。

她热情地说，为了对前几天的帮助聊表谢意，想请他吃晚饭。N先生不禁有些惶恐不安了。感激之情固然可贵，但这也未免太客气了。不过，他又无法回绝这样一位漂亮姑娘的盛情邀请。

要是由自己掏钱请客的话，那未免有些不合情理了。他左思右想，最后建议说，由两个人分摊吧。姑娘点着头同意了。N先生暗自思忖，这样好象有点小气和见俗吧。但姑娘却似乎对此并不介意。

虽说是两个人共进晚餐，但N先生却不知道吃进嘴里的东西是何滋味。一时间，他就象在美梦中乘着蔷薇色的祥云飘飘悠悠，自己讲过些什么话，全然不记得了。直到第二天上班以后好一会儿，N先生才稍微清醒了一些。

过了两天，这位姑娘又来邀请N先生吃饭了。当然，这是不能拒绝的。N先生便跟着去了。她喝了些酒，用富有魅力的眼睛火辣辣地盯着N先生。

为什么她显得对我如此多情呢？不是还有很多年轻能干、风流潇洒的男性吗？他不禁有些怀疑了。他并不是那种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

也许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所谓企业间谍吧。很可能是一个圈套。看来在茶店的相逢结识也太顺利了。

果真是那样的话，必须提高警惕。N先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把对那个姑娘的幻想从头脑中驱逐出去。可是，他冷静地考虑一下之后，感到公司里好象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即使有，象自己这种地位低下的普通职员也不可能知道的。唉，自己过于疑心，实在是太可怜了。

那个姑娘照样给N先生打来邀请的电话，继续保持着关系。这固然是令人愉快的事情，但N先生仍然缺乏自信。

自己不会如此深受欢迎的。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倘若不是其他公司设下的圈套，说不定就是本公司领导想出的一种考验职员的方法。看看某个职员是不是贪图女色的人，以便作为晋级提升的参考资料。

然而，他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了问同事们，但谁都没遇上过这种事情。并且，公司里好象也没有哪位领导能想出如此巧妙的方法来。

N先生进一步想道，也许这与犯罪有关吧。虽说看上去是个文雅温柔的女性，但说不定背后尾随着一个凶狠奸诈的男子。这家伙很可能是在暗中窥视着，等到了一定的程度便寄一封恫吓信过来。只要不如数付钱，对方就会逼迫我去做盗贼的内线接头人。这种事情记得好象在什么小说中读到过的。

不，那个姑娘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的。N先生尽量

使自己相信她的爱情，努力打消这些想法。他在燃烧着的爱情火焰和猜疑的迷雾之间徘徊挣扎着。到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一天，他悄悄地跟在姑娘的身后，打算弄清楚她究竟住在哪儿，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可是，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她过着很有规律的生活，邻居们对她的评价也不错，而且，好象也不曾跟什么可疑的男人来往过。

疑云已经一扫而光，N先生高兴极了。大概她是真心实意地爱着自己的吧。看来只能这样认为了。还是相信这一事实吧。

再次跟姑娘相会时，N先生下定了决心，硬着头皮说道："下一个休息日，我俩结伴出去旅行好吗？"

"可是，您夫人会不高兴的呢……"

"那种事随便怎样都无所谓。我实在喜欢你，打心眼里爱你。我还是第一次体会到这样的心情……"N先生不顾一切地附在她的耳边热烈地悄悄说道。

但她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之外："不过，我并不喜欢你呀。"

形势急转直下。N先生狼狈不堪地吱唔道："那、那么，为什么一直跟我交往到今天……"

"这是我的工作，因为受人之托。"

"那是谁？委托你干这种荒唐事情的是什么人？"

"是您的夫人呀。我的职业就是专门调查男主人对爱情是否有不专一之处。我受各个地方的许多主妇的委托，生意相当兴隆呢。这不正是当代最尖端时髦的行业吗……"

她敏捷地转身扬长而去，把目瞪口呆的N先生抛在了背

后。

唉，到底还是圈套，而且还是最厉害的圈套。妻子很快就会收到她写的调查报告书吧。真没想到，居然会出现这种行业……

秘密的乐趣

N先生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有着一种秘密的乐趣。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这种事情根本就用不着煞费苦心地保守秘密。可是N先生却由于情况特殊，不得不如此。因为N夫人的头脑比别人要聪明一倍，并且生性多嘴饶舌，连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要唠唠叨叨地数落上好半天，所以N先生只能悄悄地享受自己的乐趣。

N先生每天从公司里下班以后，从来不敢到什么地方去顺便兜兜，总是老老实实地马上就回到家里。虽然他也很想在下班的路上找家小酒店坐一会儿散散心，悠闲自得地喝上一杯，可是却不行。哪怕在下班的路上只喝过一口酒，回到家里后妻子立刻就会声色俱厉地板着脸追问不休的。

N先生又不善于编造谎言，笨嘴笨舌的很快就会露出破绽来的，到时候免不了要被妻子劈头盖脑地痛骂一顿，但又不敢声张。N先生深知自己不是妻子的对手，考虑到这一点，他认为还是以下班后马上回家为妙。

吃过晚饭以后，夫妻两人看了一会儿电视，接着便到了睡觉的时候。整理床上的被褥床单之类是N夫人的任务，N先生则负责煮牛奶。临睡之前喝上一点牛奶是他们夫妻俩的老习惯了。

N先生煮好牛奶以后，在妻子喝的那杯牛奶里悄悄地放

进了一粒药片。这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速溶药片。N先生把牛奶端了过来，两个人都把自己的那一份牛奶喝了下去。

“喂，不早了，该睡啦！”N先生说着便和妻子一块儿上了床。

过了不久，N夫人开始发出了有规律的呼吸声，显然是已经进入梦乡了。这是由于刚才的药片产生了作用。这种药片不仅具有催眠的作用，同时还能使人梦见许多美妙的情景。这药片是N先生从一位朋友那儿要来的。当时N先生曾试着吃过一粒，于是便做了一个美妙的梦，梦见自己在一座风景优美的花园里悠闲地散着步，一会儿又梦见自己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驾着一叶扁舟随风飘荡，令人心旷神怡，舒坦极了。

看来妻子也正在做这种美妙的梦吧。只见她脸上露出了喜孜孜的表情。如果是做可怕的恶梦的话，往往会从睡梦中突然惊醒过来的。可是做美梦的时候就用不着担心她突然醒来了。

N先生也把脑袋搁在枕头上，装出一副已经睡着了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悄悄地向身边的妻子乜了一眼，断定她确实是已经进入梦乡了。接着，N先生的脸上便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悄悄地下了床，穿上外出的衣服，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到夜晚的大街上去游玩了。顿时，一阵获得了解放的感觉就象电流一样通遍了全身。自由自在的时间开始了，再也用不着忍气吞声地挨妻子的责骂了。现在展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是生机勃勃，令人振奋的。

有一家名叫“爱儿夫”的酒吧间，每天晚上都营业到深夜。N先生是这家酒吧的常客了。店堂里的布置和装饰显得

格调十分幽雅，柜台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酒，品种齐全，货源丰富，并且价钱也并不那么贵。N先生刚一走进门，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招待便迎上前来说道："哎哟，是您来啦，欢迎！欢迎！"

店堂里的女招待都是些妩媚动人的姑娘。

"给我来一份白兰地吧。"

不一会儿一位女招待把N先生所要的酒端了上来，并向他搭话道："您怎么每天晚上总是这么晚才来呀？"

"唉，都是因为工作呀。"

"您可真是个少有的大忙人哪……"

N先生当然不能说是因为等妻子睡着了以后才敢出来，所以这么晚才来。他一边喝酒一边和女招待闲谈着，感到心情非常愉快。

只要有一天晚上没到这家酒吧间里来消遣一会儿，N先生就会感到闷闷不乐，胸口憋得慌。每天白天全力以赴地在公司里工作，一下班立刻就赶回家去，吃过晚饭就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哪儿也不许去。如果老是过着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的话，说不定会使人变成笨头笨脑的大傻瓜呢。象这种晚上喝点酒，散散心之类的小事情总该得到允许的吧。可以说，N先生的生活乐趣就在这家酒吧间里。自得其乐地喝喝酒，和女招待随便聊聊天，有时候还放开喉咙唱起歌来助兴，甚至还跳上几圈舞。他简直不想离开，希望永远泡在这家酒吧间里，尽情地享受这种乐趣。

可是，没有节制地开怀畅饮，一醉方休是不行的。适可而止地让郁积在心里的苦闷发泄掉一部分之后，N生先便站起身来付了酒钱。虽然也可以赊帐，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掏

出现钱来付帐。如果稍一疏忽把这笔欠了的酒钱忘了的话，以后酒店老板会打电话来催的，这样一来事情可就麻烦了。

N先生走出“爱儿夫”酒吧间之后，在回家去的路上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身上。首先，口袋里不能留下酒吧间的火柴和收据之类的东西。此外，如果衬衫上沾有口红的痕迹的话，也必须擦拭干净。如果被妻子发现的话将会闹得不可开交的。

凡是跟夜间逛过酒吧间有关的证据，连一星半点都不能带回家里去。N先生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确认万无一失以后才进了家门，脱下外出的衣服，穿上睡衣，轻手轻脚地上了床，片刻之后便睡着了。在他身边的N夫人睡得十分甜蜜，想必一直在做着美妙的梦吧。

N先生天天如此，习以为常。这并不会妨碍第二天的工作。心情舒畅以后反而会消除疲劳，使人精神焕发。并且，由于N先生干得极为小心谨慎，从未被妻子发觉过。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N先生在白天总是留心着，尽量不往那家酒吧间的方向走，因为说不定会由于某种原因而露出蛛丝马迹，从而被聪明的妻子识破的。

N生先每天从公司里下班回家时，都想顺便绕过去看看那家酒吧间，但他还是忍住了。因为让妻子睡着以后再无所顾忌、放心大胆地喝酒要比提心吊胆地偷着喝快活得多了。

可是，有一天下午，N先生为了办理公司里的一件公务，经过了那个地方的附近。N先生一边想着，到了晚上还要再到这儿来的，一边东张西望地寻找着那个“乐园”。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不知什么道理，这儿竟然没有那家挂着

“爱儿夫”招牌的酒吧间了。这是怎么回事？酒吧间怎么不翼而飞了呢？昨天晚上还来过的呀……

也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只见这儿开着一家别的店。这是一家糖果店，挂在门口的招牌和店堂里的摆设都跟那家酒吧间大相径庭，迥然不同。这究竟是怎么搞的？难道说这家酒吧间今天突然倒闭了吗？可是，昨天晚上还是生意兴隆地在照常营业呢，也没听到过什么关于破产或转让之类的传说呀。这简直就跟海市蜃楼一样，转眼间就神秘莫测地从眼前消失得一干二净。

N先生试着向这家糖果店里的老板问道：“对不起，这儿有一家叫做‘爱儿夫’的酒吧间究竟怎么啦？”

可是对方的回答却出乎N先生的意料之外：“什么？‘爱儿夫’？从来没听说过这里有这个酒店呀。”

“可是，直到昨天为止还在这儿的呢……”

“不，我一直在这儿开着这爿糖果店，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酒吧间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每天晚上出门到这儿来饮酒取乐，并且还清清楚楚地付了酒钱。这一切又该作何解释呢？虽说没拿过火柴和收据，但这家酒吧间却毫无疑问应该是在这里的。

N先生又到附近的另外两家店铺问了一下，可是每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

这天晚上，N先生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停地摆弄着枕头，怎么也睡不着。他绞尽脑汁，苦苦地思索着，决心要解开这个谜。可是，无论他怎样苦思冥想，还是一无所知。

既然“爱儿夫”酒吧间已经不存在了，N先生也就不想

再出去了。正在这时候，他突然发觉自己翻来复去地摆弄着的枕头好象有些异常，里面仿佛装着一样什么东西。

N先生把这个东西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巧玲珑的装置，但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虽说无法判断出究竟是什么装置，但看上去却使人感到这个装置极为精密复杂。

N先生轻轻地念出了印在装置上面的制造商的名称，于是便一骨碌地下了床，马上就打了个电话。

"喂，喂，请问贵公司是专门生产什么东西的？"

一位因为上夜班而留在公司里的职员答道："本公司专门精心制作能使人做各种梦的电子枕头。您的枕头发生什么故障了吗？您是哪一位……"

N先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对方，于是对方便说道："……啊，原来是您府上呀。这个枕头是根据尊夫人的订货单上的要求制作的。无论是谁，只要脑袋一靠上这种型号的电子枕头，立刻就会进入梦乡，并且在梦境中体验那种走出家门到酒吧间去喝酒的感觉。怎么样，梦中的情景清晰度如何？真实感强烈吗？"

清晰度良好，真实感太强烈了。N先生终于明白了事实的真相。原来是上了妻子的当。至于每天晚上所付的那笔酒钱，想必是第二天早上先起来的妻子悄悄地从N先生的钱包里取走的吧。

到底还是N夫人的头脑聪明。N先生自叹不如，甘拜下风。

梦中的姑娘

第一封信

尊敬的F博士：

您好！

冒昧打扰，幸勿见责。据我所知，您乃是心理治疗法的权威人士，因此，我想用通信的方式向您请教一个问题。请您无论如何也得救救我。我每天晚上都极其苦恼。也许还是说被别人折磨而感到苦恼比较合适些吧。

到了晚上我便会做起一种荒唐透顶的梦，在梦中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姑娘，全都是些年轻美貌的妙龄女郎，身材苗条，妩媚动人，衣服也穿得非常漂亮。她们异口同声地向我招呼道："象您这样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小伙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呢。"接着，她们便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请您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和我的心情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如果仅仅是一两个晚上这样倒也罢了，可是我却天天晚上都做着这种梦。这种事情实在是难以对别人启口，说出去的话肯定会被人认为神经不正常的。

我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并请您替我保密。门诊费随

信附上。拜托您了。

私人信箱P局58号

S·H　(20岁)

第一封信的回信

S·H君：

你真是一位心灵十分纯洁的年轻人，面对着梦中出现的成群结队的姑娘竟然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见了你的信后，连我也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不过，站在医生的立场上来说，决不能随意取笑别人，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地解除患者的痛苦。

处方笺随信附上。请到就近的药房去配药，在晚上睡觉之前服用。这是一种最近刚试制成功的新药，对于你这种因做梦而深感苦恼的患者有着特殊的疗效。

F博士

第二封信

尊敬的F博士：

我按照您的指示去办了。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想必今后情况会有所好转的，吃了药片以后便睡着了。

我连着吃了一个星期的药。于是，便开始做起了另外一种梦。以往那些成群结队的年轻美貌的姑娘们骤然减少到了一个人。原来那些美女们各具特色的可爱之处全都集中到了这位姑娘的身上。她天真活泼地笑着，光彩照人，肌肤如玉，简直就象是仙女下凡。她含情脉脉，频送秋波地向我搭

话道：“一见到象你这样仪表堂堂的小伙子，我就再也忍不住了。这儿附近没有什么人，只有我们两个。快到那边的树林子里去吧。”

于是，她就主动地先走进了树林子里，开始脱起了衣服，连贴身的内衣也脱了下来。接着，便羞羞答答地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向我靠拢了过来。

每天晚上都做着这样的梦。这大概是由于药力不足，所以疗效还不够显著吧。虽说比以前是好了一些，但我仍然没有摆脱困境。请您给我指示。门诊费随信附上。

S·H

第二封信的回信

S·H君：

药效完全正常。这样就行了。梦中情形的变化和我所预想的完全一致。可是，你居然还要对此表示不满意。

也许你参加了某个有着严厉的清规戒律的宗教团体吧。如果你认为做这种梦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恶的话，那我必须指示你采取其他的疗法。

F博士

第三封信

尊敬的F博士：

我并没有参加什么宗教团体。并且我也没有这种苦行僧式的清心寡欲的性格。也许还不如说是恰恰相反吧。这离奇

古怪的梦搅得我心烦意乱，想入非非，比什么都难受。

梦中的那个姑娘越来越大胆露骨地向我挑逗起来了。这实在是不堪忍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S·H

第三封信的回信

S·H君：

看来你似乎是要在梦中寻求最终的快乐。可是，那是办不到的。要知道，这一类的药品还没有研制出来呢。

想必你一定是独身吧。只要结了婚，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也许你的身体有着某种生理上的缺陷，因此不能结婚吧。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家有名的好医院。请把病情症状告诉我。

F博士

第四封信

尊敬的F博士：

正象您所指出的那样，我是独身。虽然我也很想早点儿结婚，但是在目前这种老是做着荒唐的梦的情况下，却下不了决心结婚。首先，我对结婚对象感到厌恶和反感。

身体非常健康，食欲旺盛，经常进行体育活动。最近一直在游泳池里游泳，体力消耗较大，常常累得精疲力尽。

我想疲劳过度以后也许会睡得更熟一些吧，可是那个姑娘仍然在梦中出现了。真是个令人讨厌的姑娘。睁开眼睛醒

来之后便感到非常扫兴。

先生，请您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想想办法。门诊费随信附上。

S·H

第四封信的回信

S·H君：

看来你的性格相当复杂。

由于梦中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姑娘使得你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因此，我特意将其减少到一个人，并且她还主动地脱下了衣服，为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是，你为什么还要不满意呢？

你自称自己并非是清心寡欲的苦行僧，但却又说什么如果老是梦见这位姑娘的话就对任何结婚对象都感到厌恶。

看来你有一种变态心理，也许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吧。应该及早进行治疗。请你直接到我这儿来吧。

F博士

第五封信

尊敬的F博士：

请想办法救救我吧。也许我确实是有着某种变态心理，但决不是什么精神分裂症。在梦中出现的那些成群结队的姑娘减少到一位姑娘，这使我很高兴。我原以为照这趋势发展下去这最后的一位姑娘很快就会从梦中消失的，可是至今仍

未消失，反倒越来越逼真了。

我虽然竭尽全力地用意志的力量去驱赶她，但仍然是无济于事。我陷入了绝望。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也许会没有信心生活下去的。

S·H

第五封信的回信

S·H君：

要想依靠意志和理性的力量来改变梦中的情形是不可能的。所谓梦乃是过去的体验的再现，是从以往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上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的回忆和幻觉。必须对此作精神分析，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诊断。

如果对此感到羞愧，觉着没脸见人，只是独自一个人闷闷不乐，愁眉苦脸的话，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就说绝望之类的话也未免太早了一些。请到这儿来一次吧。如果你想对别人保密的话，那就请你在后天傍晚6点整到这儿来。到时候我将单独一个人在房间里等你。

F博士

到了约定的那天傍晚6时整，果然响起了敲门声。F博士站起身来说道："请，请进来吧。我正在等你呢。"

从门外走进来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F博士不禁皱着眉头说道："你有什么事吗？还是明天再来吧。待会儿我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来，实在对不起。"

"嗳哟，我就是那位客人呀。我是收到您的来信之后遵

嘱前来的S·H。”

对方这么一回答，F博士不由得大吃一惊。原先总认为写信的是个小伙子呢。可是，如果在脸上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的话，将会对今后的声誉产生不良影响。于是，F博士便不动声色地说道：“象你这样年轻美貌、富有魅力的姑娘，居然还有那种烦恼吗？老实说，这种症状是非常罕见的。想必你过去一定有过某种不平凡的经历吧。还是先把这段经历说给我听听吧。”

“说老实话，我在两年以前做了一次改变性别的手术，从小伙子变成了大姑娘。手术做得干净利索，相当成功。我终于心满意足地实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愿望，变成了一个妩媚动人的姑娘。可是，在梦里却出了问题。怎么老是做男性的梦，我希望不要在梦里出现女性。正象先生所说的那样，看来所谓梦确实是从以往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上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的回忆和幻觉。先生，我求求您，无论如何也得想个办法救救我呀！”

自　白

向窗外望去，只见那些鳞次栉比的楼房沐浴在秋天的阳光下，蔚为壮观。这里是某幢高层公寓里的一个小房间，靠近窗户的那把安乐椅已经慢悠悠地摇晃了好一阵了。这是由于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年轻人无聊得慌，不停地扭动着身子的缘故。他怔怔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漫不经心地抽着香烟，偶尔吐出一两个烟圈。烟雾静静地弥漫开来，进一步增强了屋里那种悠闲安稳的气氛。

突然，这气氛被破坏了。年轻人口中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呻吟，用手按着胸口站了起来。这是他的老毛病又一次发作了。年轻人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把手伸向桌子。接着，他从桌面上的纸袋里拿出一小包药，用颤抖着的手打开，就着杯子里的水把这些灰色的药粉咽了下去。

"啊，真苦哇。得这种病实在是不好受。不过，每逢发作时，吃这种药效果都很好。"他松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

这药粉里掺有某种药性剧烈的化学成份，能够卓有成效地抑制住他那经常性的发作。他朝纸袋里看了一下说："啊，只剩下一小包了。等一会儿必须到药房里再去配一点。"

年轻人又坐到了安乐椅上。房间里重新恢复了宁静，无聊寂寞的气氛又开始弥漫了起来。能够租赁这样一个房间，

自由自在，安安静静地独自一人住在这里，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了。可是，由于无事可干，年轻人感到难以打发时间。

他从旁边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点燃了香烟，在冉冉升起的烟雾中摇动着安乐椅。椅子摇晃的声音和翻动杂志纸张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轻微、单调而有规律的重复着。时光流逝，影子在日光下慢慢地移转。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单调的节奏被打乱了。

“是谁呀？”他问道。

门外传来了一个女人的答话声：“我是罗拉花店的。按照您的吩咐，我把鲜花送到府上来了。”

“啊，今天该换花了。请进。”

他曾经关照过附近的罗拉花店，要定期送花上门。当然，钱是预先付好的。

他打开房门。于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抱着一束鲜花走进了房间。顿时，鲜艳的色彩和馥郁的香味充满了整个房间。

“那么，就放在这儿了。谢谢您对小店的照顾。”

姑娘把鲜花放在身边的桌子上，轻轻地低了低头就转身准备出门。年轻人见此情景，灵机一动，想出个主意，眼里闪着亮光，向她招呼道：“喂，假如你没什么急事的话，我有句话想对你说一下……”

“是什么话呀？”姑娘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问道。

“有句话，请你务必听一下。每当见到你之后，你的音容笑貌总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忘不掉。”

“嗳哟，请别开这种玩笑。”

“这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的呀。”

年轻人故意装出十分认真的神情。他打算开个玩笑，捉

弄一下这个姑娘，以此解解闷，作为排遣无聊的游戏。也许是由于并非出自真心的缘故吧，台词般的语言毫不费力地从他嘴里很自然地流了出来。

“啊，这可实在是太突然了。”

“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自古以来，爱情的自白都是突如其来的呀。说来也许你不会相信，我对你是朝思暮想，一片痴情，已经到了不思茶饭，彻夜难眠的地步。”

他暗自得意，陶醉于自己的演技之中，并且打算把戏演得更加逼真一些。于是，他拿起桌上的纸袋，接着说道：“我已经准备好了这种药。一旦你拒绝我的要求，我立刻就把这吞下去。”

他从纸袋中取出一小包药，往旁边的金鱼缸里撒了一点儿药粉。金鱼立刻就发狂般地开始挣扎翻腾起来。姑娘凝视着金鱼缸，随后又一言不发地把视线转到了年轻人的脸上。

“怎么，你不愿意回答我吗？”

他由于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而异常兴奋。但姑娘仍然缄口不言。

“是这样呀。看来你还是不喜欢我吧。那么，我去倒杯水吧。”

年轻人拿着茶杯朝厨房走去。可是，正在这时，老毛病又发作了。也许是刚才进入角色的表演和过分的激动使得发作提早了吧。必须尽快地服药才行。

年轻人端了一杯水，颦眉裂嘴地回到了房间里。那个姑娘仍然是无动于衷地站在那儿。怎么搞的，究竟是反应迟钝，还是冷酷无情？这姑娘真没劲。他想到这里，不禁有些扫兴了。不管怎样，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了，服药要紧。他张

开嘴巴，就着杯子里的水，把药粉全都吞了下去。可是，不知怎么搞的，病情竟然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了。他用手按住胸口，痛苦地挣扎着跌倒在地板上。

姑娘弯下腰来，轻轻地把他抱起来，脸上露出了恍入梦境般的神情，用充满了幸福的声调说道："啊，你真的吃下去啦。没想到，居然还有如此倾心于我的男人。我也爱上你了。不过，你用不着再作出痛苦万分的样子来了。因为，刚才我把这小纸包里的药粉悄悄地撒到窗外去了，仅仅是胡乱撮了些烟灰放进去……"

不 景 气

S博士是一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从显微镜上抬起头，欣喜地叫了起来：

“这太好了。终于试验成功啦！”

接着，他随手掏出一支香烟，在旁边的一盏酒精灯上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心满意足地吐出了烟雾。

这是某个研究所的实验室。房间里到处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并且还弥漫着一股实验室所特有的气味。除此以外，大大小小的试管、烧杯、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玻璃器皿，还有许多资料文献和实验记录等等，乱七八糟地摊了一地。

一位公务员坐在墙角里的一张办公桌后面，正在忙忙碌碌地整理着一迭厚厚的帐簿。他抬起头来，向S博士说道：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想必您一定很疲劳了吧。”

“是呀。不过，在废寝忘食地进行研究的时候倒也并不觉得怎么辛苦。”

“可是，只要仔细地想一想，就会感到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研究项目啊！仅仅为了大量地生产那些卖不出去的东西，或者是白白地浪费钱财的奢侈品，才特地建造了这个研究所。到目前为止，这个研究所已经用掉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资金。在这个经济萧条，市场不景气的时代里，这未免

太……”

公务员边说边哗啦哗啦地翻阅着帐簿，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可是，S博士却笑着说道："那种事情随便怎么样都无所谓，反正与我无关。我的责任只是设法把投资者们所要求的那种东西研制出来。现在总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接下来就该按合同领取那笔报酬了。”

“真是令人羡慕啊！那么，您打算把这么一大笔巨款用在什么上面呢？”

“我以前好象已经说过了，这当然是作为结婚时的费用啦。我跟一位美丽的姑娘已经恋爱很久了，并且在不久以前还订了婚。这一回，终于能够如愿以偿地举行盛大的婚礼，过上朝思暮想的蜜月生活了。”

“博士先生真是一位想象丰富的浪漫主义者啊！”

“哦，也许是有那么一点儿吧。因为我有一种习惯，无论是什么事情，只要干开了头便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不管怎么说，还是赶紧向有关方面报告这个试验成功的好消息吧。”

于是，公务员便打了一个电话。

不一会儿，门外响起了小轿车的刹车声，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R先生来到了研究所。他在经济界是一位颇有声望的金融巨头，也是这个研究所的投资者们的总代表。R先生气喘喘地说道："我一接到通知马上就急匆匆地赶来了。到底完成了吗……”

S博士微微地低了头，毕恭毕敬地答道："是。终于达到了预定的目标。”

“那太好啦！那些投资者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催问着，‘好了没有？好了没有？’而我作为委托你进行这项研究的发起人，却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日子很不好过呀。要知道，数目相当可观的一笔资金已经被耗费一空了。”

“我也深知此事责任重大，因此争分夺秒地挥汗奋战，总算及时地完成了任务。”

“那么，快点让我瞧一瞧你的研究成果吧。”

“好吧，请到这边来……”

S博士把R先生带到了研究所的一个院子里。这儿有几间鲜花盛开的温室，美丽极了。

R先生微微地皱起了眉头，疑惑地问道：“种这多花干什么呢？”

“不，我所研究的并不是花，而是蜜蜂。这间温室里的蜜蜂只能酿这点蜜；可是另一间温室的蜜蜂却能酿这么多的蜜。”

S博士通过对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相同的条件下，这一群蜜蜂所酿的蜜是另外一群的两倍。

“确实如此，果然要多上一倍呢。”

“我发现一种奇妙的细菌，只要让蜜蜂感染上这种细菌，其酿蜜能力就会成倍地增加……那么，接下来请看这个。”

这一次，S博士把R先生带到另一个地方。只见这儿有好几只装有老鼠的笼子，每只笼子里都装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圆环，许多老鼠在圆环上沿同一方向忙忙碌碌地奔跑着，使得圆环不停地旋转着。

“这些老鼠是在干什么呀？”

“这个笼子里的老鼠都感染上了刚才那种细菌，因此它们奔跑的速度也比普通的老鼠要快上一倍。”

R先生尽管承认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但却大惑不解地说：“关于你所发现的这种改良细菌的效果，我已经明白了。但这又有什么用处呢？要知道，现在已经能够大量地生产人造蜂蜜了，并且，无论怎样加快动物的动作，也总是赶不上机器的速度和准确呀。我想你是把研究目的给搞错了吧？”

“您这样简单地作出结论未免为时过早了吧。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按照事情的顺序向您汇报才行呀。”

“那么，快点把你的汇报程序给我简化一下吧。”

“如果是昆虫或者动物的话，那么其结果就象刚才那样。可是，对于人类来说，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因此，为了使这种细菌能够产生某种异变，以便适用于人类，我实在是绞尽了脑汁，用了所有的化学药品，各种放射线……”

“我可没有空听你大叹苦经！对于你的辛勤劳动，除了按照合同付给报酬之外，我还会再追加一笔奖赏的。赶快让我亲眼看一看你的研究成果。”

“那么……”

S博士把R先生领进了研究所内部的一间小型试映室里，指着正前方的银幕说道：“我让一个孩子感染上了这种细菌。当然，这是在确定了对人体毫无危害之后才进行的。我把这位试验者的行动拍成了电影。请仔细地观察他的反应如何。”

不一会儿，试映室里暗了下来，银幕上开始放映电影

了。

……一个小男孩跟着父母亲走进了百货商店。这个孩子在玩具柜台前停住了脚步，高声叫了起来。

“我要买那个电气火车头！”

“前两天不是刚买过一个吗？”

父母亲耐心告诉孩子，买两个一模一样的玩具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可是，孩子却撒娇地哭闹着，死乞白赖地拖住父母亲的衣服。

“不，我还要一个，非要不可！”

于是，这个孩子终于如愿以偿地又得到了一个电气火车头……。

S博士暂时停止了电影的放映，对R先生解释道：“对于动物，只是简单地显示出动作效率的加倍，而对于人类来说，却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心理作用。”

接着，S博士又一次开动了放映机。

……这个孩子跟着母亲来到了食品柜台，他吃完一杯冰淇淋，又撒娇地喊了起来：

“再来一杯！”

父母亲经不住孩子的再三要求，只得再掏出钱来，于是，这个孩子又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

S博士又中断了电影的放映，在黑暗中颇有几分得意地说道：“就象您所看到的那样，人们对商品的需求量整整提高了一倍。当然，不用说，这绝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副作用的。怎么样？满意了吗？”

R先生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便感慨万分地叫了起来。

“这太好啦！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最高理想呀。使人们

的购买欲成倍地增长——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这样说来，我的研究成果是颇有价值的了。”

“自从全世界的和平得到保障，各种战争在地球上绝迹以来，世界经济却日益萧条，不景气的趋势有增无减。如果飞速发展的生产不能和广大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保持一定比例的话，将会使已经不景气的贸易市场变得更为糟糕。”

“但人们的购买欲是有限度的。就连我也不愿意买两本相同的书呢。”

“必须使消费者把刚到手的商品尽快地抛弃掉，无论什么东西都要重新购买才好。我们用各种形式大做广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要突破这个限度却谈何容易！如果你这一新发明能给广大消费者的购买欲带来新的刺激的话，那么整个企业界必将一举恢复那种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

R先生不禁喜形于色。而S博士却颇有几分忧心：“虽然这是我的研究项目，但实在是助长铺张浪费的不良倾向。我非常担心这种细菌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会产生什么后果。”

“用不着杞人忧天。要知道，浪费正是文明的本质。自从人类建造金字塔以来，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浪费的。酒、香烟、咖啡、香水、首饰，从赶时髦的流行东西一直到各种艺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浪费。如果再仔细地想一想的话，也许连增强体质、延长寿命之类的保健措施也是最大的浪费吧。”

“啊？”

“可是，人类却认为这种浪费的程度越大就越能显示出文明的高度发达，因此特别喜欢浪费。要想改变这种趋势是

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你的这种细菌能够使得浪费更加厉害的话，那么整个世界将会变得充满希望，前景明朗，文明也会大大地进步。这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天大的好事情啊！”

“我虽然精通自然科学，可是对文明和经济等等却不太懂。……那么，接下来继续放映电影吧！”

“给刚才那个孩子服用治疗药后，便消除了贪婪的欲望，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S博士解释的话音刚落，R先生就满脸不高兴地问道：“为什么要制作治疗药之类的东西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难道不能制作吗？”

“那样一来事情就麻烦啦。抑制人们的购买欲就等于是扳动了文明进步列车上的制动闸。这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开倒车了吗？”

“我正是为了对付那种情况才制作这种治疗药的。”

他们重新回到了实验室里。

S博士打开了保险箱，里面放着几个密封的不锈钢小圆筒。S博士从中取出了一个。

“这里面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生命力极强的细菌。先把菌种放到治疗药的稀释液中进行培养，然后再把生存下来的那些细菌移到浓度较高的药液中去。这样逐渐地提高药液浓度，到最后剩下来的那些细菌就具备了抗药性，治疗药会对它失去作用。可是，我总觉得这种细菌非同小可，因此将它密封起来，保存在这个保险箱里，万一有什么不测便能立刻把它们全部消灭掉。”

S博士小心翼翼地拿着小圆筒，准备放回保险箱里去。可是R先生却慌慌张张地伸出手来阻止道：“等一等。把这

个东西交给我。它既然可以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昌盛，不就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吗？除了原先约定的那笔报酬之外，我再付给你一笔奖赏……”

R先生一边说着一边向保险箱里张望着。突然，他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封闭得更加严密的不锈钢小圆筒。

“那个小圆筒里面是什么呀？”

“那个吗？是用来进一步增强这种细菌的传染力的催化剂。它一旦传播开来，转眼之间全世界就会布满这种细菌了。”

话音刚落，R先生赶紧向S博士靠拢过去。

“太好了。这才是在一瞬间使全世界经济恢复景气的仙丹妙药啊！请务必把这个东西交给我。至于价钱嘛，随便你开多少钱我都付。”

“关于价钱问题嘛，请允许我再仔细地考虑一下……”

看到S博士不肯爽快地答应下来，R先生立刻掏出了支票簿，迫不及待地催促着。

“现在就拍板成交吧。我打算马上就使用这种细菌。说不定你也受了细菌的感染，打算把价钱整整提高一倍吧。”

“那么……”

S博士暗暗地盘算着，估计着豪华奢侈地过一辈子所需要的一大笔钱财，并且为了保险起见，又悄悄地把这个数字翻了一倍。于是他闭着眼睛说出了这个数字，虽然不是什么惊人的天文数字，但这确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款。

R先生不加思索地在支票上写了这个数字，并马上把支票递给S博士。

“喂，收下吧。只要是我亲笔签署的支票，无论在哪一家银行里都能立刻领取到现金的。”

“那么，就把这两个不锈钢小圆筒交给你了。我是一位科学家，这种细菌正是按照您的要求培养出来的，决不会有任何差错。”

两个人顺利地做成了这笔交易。R先生心满意足地捧着那个不锈钢小圆筒说道：“你辛苦了，非常感谢。用不了多久，全世界就将出现经济起飞的空前盛况啦……”

接着，R先生手舞足蹈地乐颠颠地回去了。

第二天，S博士把研究所收拾整理之后，就乐不可支地向未婚妻的家里跑去了。

——以往所憧憬的美梦已经成了现实。马上要举行盛大的婚礼，然后就开始过富贵豪华的生活了。也许由于那种细菌的缘故，未婚妻会提出“再要一幢别墅”之类的要求，但现在有的是钱，就是买三幢别墅也不要紧了。

S博士握住了未婚妻的手兴冲冲地说道：“研究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切都很顺利。我将和你幸福地欢度蜜月啦！”

她也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太好啦！真幸福啊！”

可是，正在这时候，S博士突然感到她的手指上有什么异样的东西，于是便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有两个戒指的呢？这个是我赠送给你的订婚戒指，可是，还有一个戒指……”

“那也是订婚戒指呀。”

“什么？”

“我深深地爱着你，所以并不打算和你解除婚约。可

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觉得你一个人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因此又跟刚才向我求婚的另一个人订了婚。”

S博士不禁哑口无言，哭笑不得。过了一会儿，他若有所悟地点着头说道：“唔，你的这种心情我也渐渐地理解了。现在我也似乎觉得你一个人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了。……从今以后，全世界确实将要变得生机勃勃，更加活跃啦……”

夜里的声音

周围一片漆黑，就象整个世界都掉进了一只硕大无比的墨汁桶里似的。

虽然没有半点光亮，但是却有微弱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穿透过重重的黑暗，传来一丝清晰可辨的呼喊声。并且在这喊叫声中充满了怨恨和疯狂的感情。

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究竟是谁发出的呢？我绞尽脑汁，苦苦地思索着，但脑海里始终浮现不出这个人的面影。这凄凄惨惨的哭叫声似乎变得更近了，渐渐地响了起来。接着，我本能地感到，这声音的主人已经面对面地站到了我的面前。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积压在心中的不安与恐惧逼得我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可是，对方却只是象刚才那样，悲悲切切地不住地惨叫着。我试探着向正前方的黑暗中伸出手去，打算在我认为对方站着的地方摸索一番。可是，前面空荡荡的，我的双手没有感触到任何实物。

"你到底是谁呀？"我再一次硬着头皮叫了一声。

突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

"嗳哟，终于苏醒过来啦。"

我吃力地睁开了眼睛。所有的黑暗都已经消褪得一干二

净，眩目的亮光直射眼帘。并且，在这一片亮光之中站着一位白衣女子。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皮，再仔细地一看，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位护士。

“啊，这儿是医院吧。我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方来的呢？”

“你的头部受到了猛烈的打击，因此完全失去了知觉。直到现在才好不容易恢复了意识。”

我躺在床上，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部。可是并没有遗留下来丝毫痛的感觉。我却依然躺在床上，一面呆呆地看着病房里那单调乏味的墙壁，一面把自己做过的事情详详细细地重新回想了一遍。

傍晚时分，我从公司下班回家被人叫住了。

“喂，不是很久没见面了吗？”

我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以前上大学时的一位老同学。可是，这并不是特别亲密的好朋友，在当年上学的时候，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们两人都不太合得来，而且，毕业以后也一直没有过什么大的交往。

“什么？原来是你啊。这鬼天气可真是热得够呛！”我客气地寒暄了两句。

但是对方却热情洋溢地邀请道：“我住的那幢公寓就在附近。怎么样？顺便到我家去稍微喝上一杯酒，叙谈叙谈吧。马上回去的话，不是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吗？”

他如此热情地邀请并不十分亲密的我去作客，我也就欣然应邀前往，大概都是由于时间正好在这酷热难熬的盛夏的傍晚吧。

“那倒也是呀。好，就顺便去一下吧。”

我跟着他来到了那幢公寓的面前。我走进他的家里一看，这是一间西式的房间，不过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特征。

“别客气，请在这把椅子上随便坐吧。”他说着就准备好了玻璃杯和冰块，接着从搁板上取下了一瓶威士忌酒。

我们两个人互相斟着威士忌，开始慢慢地喝了起来。虽然屋里十分闷热，没有一丝儿风，身上的汗水不住地往外冒，但是酒能使人陶醉，多少可以把这不愉快的酷暑忘掉一些。自从毕业以来，我跟他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就谈起了毕业以后各人的情况。

过了一会儿，话题中断了，我环视着他的房间问道：“到现在为止，你还一直是单身汉吗？”

“是呀。就象你所看到的一样。你呢？”

“也跟你一样啊。”

我之所以目前还是单身一人，是因为以前和学生时代的一位女同学失恋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突然对我冷淡起来，并且离开了我。我正打算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对方，但是他却先谈了起来。

“还是男女双方都过独身生活来得自由自在啊，如果是单身汉的话，快乐的事情可多啦……”

接着，他就开始一个一个地谈起了以往结交过的那些女性。他正在得意扬扬地回忆着风流往事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一阵极大的不愉快。因为我曾经深深地爱过的那位女同学居然也作为他的玩弄对象之一从他的口里说了出来。

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十分得意地笑着说道：“象她那样天真的姑娘，只要花言巧语，略施小计，很快就能弄到手的。不过，得抓紧对方信任你的大好时机充分地享受一

番。不用说，我当然是尝到了不少甜头。可是，我并不打算和她结婚，所以，玩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把她抛弃了。”

我不知道他所说的究竟是事实，还是经过夸张的自我吹嘘。事到如今，已经很难对此进行调查核实了。

我心里已经非常痛苦了，他再这么绘声绘色地一说，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我乘酒兴忍不住朝他破口大骂起来。

他也醉醺醺地用恶毒的语言回敬我。双方各不示弱，越吵越厉害。冲动、仇恨和醉意交织在一起，就象炼钢炉的火焰一样在头脑中熊熊燃烧。后来究竟是怎样互相乱骂一通并大打出手的，已经记不清楚了。

经过一场混战以后，我的头脑才清醒了过来。只见他仰面朝天地躺在地板上，而我的手中却握着一只金属制作的沉甸甸的花瓶。这只花瓶原来是放在房间角落里的。

我慌慌张张地弯下腰来，使劲地推了推他的身体。他似乎已经昏迷过去了，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丝毫反应。连呼吸都很难觉察到。糟糕，我干了一件荒唐透顶的蠢事。必须马上进行抢救。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抢救，只是茫然地抓起了他的手腕。突然，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涌上了太阳穴，眼前一片漆黑。——他的脉膊完全停止了跳动。这显然是我刚才一时失手，把他打死了。

残留下来的那点醉意立刻就被吓得一干二净。

“该怎么办呢？这是怎么搞的呀？”我呆呆地站着，反反复复地自言自语说着这两句话。

可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除了逃跑以外别无它法。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我赶紧站了起来。

我刚一站起身来，立刻就看到了躺在他身边地板上的那

只金属花瓶。

对了，我想起来了。如果就这样让这只花瓶丢在这儿的话，逃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要留在上面的指纹被人查出来，马上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出这是我犯的罪。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仔仔细细地擦起花瓶来。可是，才擦了一会儿，我头脑中的思维能力就渐渐地恢复起来了。留有指纹的不仅仅是这只花瓶，玻璃杯、威士忌酒瓶上都有着我的指纹。并且，整个房间里几乎到处都有我的指纹。

另外，即使能够把所有的指纹全部消除干净，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无法消除人们头脑中的记忆。我跟他一起来的时候，附近的人们都是看见的。当然，并不一定马上就会被捕，但警察局完全可以根据这些人所反映的情况进行追查，到那时候可就糟了。

逃跑显然是行不通的。可是，我并不愿意就这样被捕判刑。难道就没有任何生路了吗？我漫无目的地环视着整个房间，突然发觉自己的目光无意中又碰到了他的尸体，连忙转过脸去，不敢多看。我一遍又一遍地扫视着整个房间，心急如焚，一筹莫展。虽然喉咙渴得厉害，但是根本就想不到去喝水。我低头一看手表，已经快到半夜了。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我的心在"咚咚咚咚"地跳着，显得格外清晰。必须赶快想出个办法来。

看着这只该死的花瓶，我恨不得把它拿过来往自己的头上猛砸一下。正在这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好主意。对了，这不也是一条妙计吗？如果我们两个人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的时候，有一个家伙悄悄地走进房间里，举起这只花瓶猛击我俩的头部，然后把室内值钱的东西抢劫

一空、扬长而去的话，那会怎么样呢？我完全可以制造出这种假象。

我再一次地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也许是由于刚才进行过搏斗吧，室内一片乱糟糟的，再合适也没有了。看来只要保持现场就行了，用不着特地去做什么手脚。

这可是一个好办法。既然已经想到了，那就必须马上付诸实行。如果和他的死亡时候相隔太久的话，将会引起人家怀疑的。

我用手帕包住花瓶的颈部，尽量不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指纹，然后就把花瓶使劲地往上一抛。接着，我一边迅速地把手帕塞进口袋里，一边伸出自己的后脑勺，静静地等候在花瓶即将落下的地方。

将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呢？不致于一命呜呼吧？我忐忑不安地想着，但决不肯改变主意。我暗暗地祈祷着，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地实现。正在这时候，我只觉得后脑勺突然受到了猛烈的撞击，接着就失去了知觉……

接下来，我就发觉自己躺在医院里的这张病床上。我并没有死去，而且似乎也没有受什么伤。并且，在一段适当的时间之内失去了知觉。这可是再理想也没有的最佳状态了。

大概我失去知觉只有几个小时吧。可是，手腕上的手表没有了。也许是在治疗的时候被医生解下来代为保管着吧。

周围都是颜色十分单调的白墙壁，我看腻了，但又无事可干，于是又重新闭上了眼睛，再一次回到了黑暗之中。接着，我又听到从黑暗深处传来了刚才那种无形的声音。充满了怨恨和狂怒的惨叫声。

我几乎吓出一身冷汗，慌忙睁开了眼睛。于是，黑暗和

那个声音一起消失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呀？也许刚才是一场恶梦吧。可是，现在我并没有睡着，为什么一闭上眼睛就会听到那种可怕的叫声呢？

很可能这就是被我打死的那个家伙的叫声。可是，根据我的记忆，他的声音并不是这样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的脸跟这声音联系起来。如果这不是他的声音，那又是谁的呢？可是，我绞尽脑汁地想了好久还是一无所知。

随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护士又回到了我的床边。

"医生过一会儿就来。不过，意识恢复了就不要紧了。在这之前你一直是昏迷不醒，真叫人担心啊。你遇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可怕啦。"

从她说话的口气中我察觉到，对方并没有对我感到怀疑。于是我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怎么啦？是有过这种事情的吧。我是被什么人打昏过去的吗？还有，那个房间里的朋友……"

"你们在公寓里醉倒的时候，遭到了强盗的袭击。因此，你的那位朋友不幸被打死了。真可怜啊……"护士结结巴巴地说着，似乎显得颇为同情。

我竭力想装出一副吃惊的表情，可是却又装不象。因此，只好闭住眼睛，用手捂到脸上假装吃惊，实际上是在掩饰。可是，这也不能维持多久，因为一闭上眼睛，马上又听到了刚才那种可怕的声音。

我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向护士打听起了当时的各种情况。她好象料到我会问似的，把拿在手里的报纸递给了我。

"只要看一下这个就行啦。当时的消息都登在这上面

呢。”

我接过报纸一看，才知道自己失去知觉远远不止几个小时，而是已经有好几天了。没有手表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远处传来了敲钟的声音，我数了一下，知道现在已经是十点了。

“有什么地方感到痛吗？”

被护士这么一问，我想起了那个声音的事情。

“痛的地方倒没有，只是好象听到一种什么声音。只要一闭上眼睛，马上就会听到的。”

“那可不行呀。一定是头部受到打击时产生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吧。我这就去向医生报告。”护士说着又走出了房间。

我赶紧把报纸拿到了手里。在第一版十分醒目的位置上登着那则消息。

夏夜暴行。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标题跳入了我的眼帘。接下来是关于犯罪分子立刻被逮捕的报道。所谓犯罪分子究竟是谁呢？我又恢复了当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往下看着那则消息的正文。

在一幢公寓的一间房间里，直到半夜以后还亮着电灯，房门微微地开着。住在该幢公寓里的一位居民对此感到十分可疑，于是就悄悄地走过去，从门缝中向里面看了一下，立刻就发现有两个人倒在地板上，他马上就报告了警察局。警察们闻讯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在周围布置了警戒线。接着，在阴暗的走廊拐角处发现了一名行动可疑的男子，当场就将他拘捕起来。在这名男子身上搜出了从被害人房间里偷出来的物品，并且，经过鉴定发现，那只据认为是行凶时所使用

的金属花瓶上的指纹与该男子的指纹完全一致。被害者中一人已死亡，另一人昏迷不醒。

一般说来，在这种消息的旁边都附有嫌疑犯的照片的。果然，报纸上登着一张照片。这是一张毫无表情的男子的脸。这个倒霉的家伙虽然只是潜入别人房里去偷了点东西，但是却被当作抢劫杀人犯而逮捕了。

可是，这对于我来说却是莫大的幸运。如果事情就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的话，那实在是太妙了。虽然这张照片上的男子未免有点可怜，但这也是他自找苦吃，做了替死鬼。只要我装作仅仅记得醉倒以前的那些事情，使一切都与这则消息报道的情况相吻合，那是决不会有什么被逮捕的危险的。

正在这时候，医生和护士一起走进了病房。

“哎呀，终于恢复意识了吧。”

“是呀，我遇上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刚才护士说，你的耳朵老是好象听到什么虚幻莫测的声音吧。”

“是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觉着仿佛听到一种声音似的。”

“看来这仍然是由于头部受到猛烈打击的缘故呢。可是，现在已经是深夜了，没法进行检查了。到明天再用仪器做脑电波曲线图，进行详细的检查。今天晚上请吃一点安眠药，就这样入睡吧。”

“是，明白了。”

护士把准备好的药片和开水递给我。我一仰脖子把药片吞了下去。

“这样一来你可以好好地睡一会儿了。不过，你到现在

为止已经睡得够多的了，再让你多睡也许不太好受吧。”医生微笑着说道。

看来医生对我也相当同情。关于那个嫌疑犯的情况，我想知道得更详细一些，于是就尽量不露痕迹地问道：“从报纸上来看，犯罪分子好象很快就被抓住了吧？”

“是那样。如果不把那种凶暴残忍的家伙逮捕法办的话，那可就麻烦啦。我们大家都无法安安心心地工作和生活了。”

“那么，这个家伙确实是凶手吗？”

“不，刚开始的时候他矢口否认。可是，在如此充足的证据面前，他无法抵赖，不得不低头认罪。据说这家伙以前也干过不少各种各样的坏事，警察局早就想要逮捕他了。”

“果真是这个家伙干的吗？”我为了确定自己目前的安全系数有多大，不放心地又追问了一句。

医生毫不含糊地答道：“作为你受害者来说，想必对他一定是恨之入骨的吧。朋友被打死不算，连自己也差点儿丢掉性命。可是，现在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这一切都是那个家伙干的。因为已经将他判刑了。”

“什么？已经判刑了？怎么那么快呀？案件发生以后，还没有过几天呀。”我不由得失声大叫了起来。

医生回过头去看了一下护士，接着，从床边拿起了报纸。

“啊，护士还没有告诉你吧。这个案件已经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了。你正好是在三年以前的这个时候被那个家伙打昏过去而丧失意识的。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为止，你一直是这样神志不清地躺着，从未醒过。”

“竟然有三年……”我自言自语地说着，拿过报纸来，重新看了一下。我仔细一看，纸张确实已经很旧了。医生离开我的床边，走到挂在墙壁上的日历那儿，用手指敲了敲日历提醒我注意上面的日期。果然，报纸上的月份和号数跟日历上没差多少，可是一看年份，才知道报纸和日历之间整整相差三年。

——三年。不知不觉地竟然过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之中，社会上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可是，对于我来说，最要紧的莫过于那个案件的结局如何，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

“那么，那个家伙被判了什么刑呢？”

“当然是死刑啦。”

“死刑？这不是判得太重了吗？”

“那是合情合理的呀。那个家伙不仅犯有其他罪行，而且还打死了你的朋友。不是连你也险些丧生吗？我还特地把诊断书提交给法院，上面写明，目前仍然无法预测受害者何时能够恢复意识，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的话，也许将终生丧失意识。把一个好端端的人糟蹋成这副模样，这跟杀人又有什么两样呢？现在你能够恢复意识，这实在是太幸运了。”

对于我来说，既没有死去，又能恢复意识，这确实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可是，因此而被判处死刑的那个男子太可怜了。

“可是，我并没有死去呀，并且还恢复了意识。判处他死刑未免太过分了。难道不能把这情况向法庭报告，要求减刑吗？”

“你这种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心情我是理解的。然而，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因为死刑已经执行了。这则消息刊登在今天的晚报上。”

我不禁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心里充满了兴奋的感觉。可是，也许是由于刚才吃了安眠药吧，在一种更强的力量的逼迫之下，我忍不住连着打了几个呵欠，有些昏昏欲睡了。医生也觉察到这一点，他看着手表同护士走出了病房。

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我的眼皮不住地往下垂。可是，这样一来我又进入了黑暗之中，并且又一次听到了先前那种可怕的声音。象是凄凄惨惨的哭着，悲悲切切地诉说着什么的声音。

可是，这一次不仅仅是声音了。在先前还只有声音，除此以外一无所有的黑暗中竟然出现了一张男人的脸。我仔细一辨认，马上就知道了这是谁。这就是登在报纸上被当作真正的杀人犯的那个男人的脸，那张跟照片上一模一样、毫无表情的脸在黑暗中浮现出来，求救似地呼喊着什么话，但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我勉强睁开了眼睛，于是，这一切都暂时消失了。可是，这只是极短暂的一小会儿。即便没吃安眠药，要想永远不闭眼睛，那也是不可能的。

那个可恶的家伙始终盘踞在我的头脑里。不管是对脑电波曲线图进行分析，还是进行什么样的治疗，要把他从我的大脑中驱逐出去是永远不可能的了。我知道，不久以后我就会被那个家伙折磨得神经失常的。

在黑暗之中的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变得更加清楚了。并且，怨天恨地般的哭泣声忽高忽低，连续不断地传了过来……

与闯入者的谈话

傍晚时分已过，周围开始渐渐地暗了下来。这儿是某幢公寓二层楼的一个房间。即使不乘电梯，走楼梯上来也很方便。

房间里住着一位独身女人，三十岁左右，身材苗条。虽然很难说她是不是一个美人，但她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富有理智的神情，并且衣着朴素整洁。她吃完了晚饭，正伏在书桌上看一份杂志。

门外传来了蜂鸣器的响声。她走到门前，从内侧向外面问道："是谁呀……"

"不瞒你说，有件要紧的事……"这是个年轻男子的说话声。

女主人刚一打开房门，对方立刻就侧身挤了进来。女主人用责怪的口吻说道："你到底是谁，我一点儿也不认识呀……"

"好啦，那种事情随便怎样都没关系。"

"你到底有何贵干呢？"

"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既然没什么事情，还是请回去吧。"

"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可对你说来，恐怕就有些要紧了呢。"

话音里似乎带有一些威胁的口气。

“啊，那个，强盗……”

女主人顿时脸色苍白，朝书桌对面的屋角逃去。可是，除此以外便束手无策了。这里是二层楼，从窗口跳出去的话，多半会摔伤的吧。再说，对方也未必一定就是真的强盗。

“要说是强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我到这儿来的目的并不是做强盗抢东西。”

这个年轻人说着令人费解的话。他约摸有二十七岁，身强力壮的。只是穿着过于肥大的衣服，显得有些异样。

“这是怎么回事呀？是开玩笑吗……”

“这并不是在跟你闹着玩。我因为做强盗多次抢劫而被逮捕了，但刚才总算从拘留所逃了出来。”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轻轻地往上一扔，然后伸手接住了在空中转了一圈的匕首。看来他是个舞刀弄剑的老手了。

女主人见了，用颤抖着的声音说道：“请看吧，这儿是一个独身女人住的房间，既冷僻又清静。请千万别干什么粗暴的事情。可怜可怜我，请到别处去吧。”

“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按我的吩咐去做，我早晚会出去的。”

“我决不敢违抗。我可不愿意挨刀子呀。”

“能打开收音机听一下新闻节目吗？也许可以知道警察们的动向呢。喂，在什么地方？”

“这就拿来。”

女主人朝放有床的房间走去。年轻人朝那儿窥探了一

下，不禁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这台收音机可真够豪华的，旋钮、按钮什么的，装了好几排呢。"

"我喜欢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要是光听国内广播的话，用这个小的就行了。"

女主人拿着一台小的收音机走回来，打开了开关。在播送了一段音乐之后，响起了播音员的说话声。

"……刚才，一名因有强盗嫌疑而被捕的男子从拘留所逃跑了。警察局正在追查他的行踪。这名男子的身高为……"

播音员报告了逃犯的外部特征。很明显，这些特征跟这个闯入者完全一致。年轻人笑着说道："看来那些警察正急得走投无路呢。好象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因此，只好要求群众给予协助。"

"你能逃出来可真不简单啊。那个地方不是那么容易逃脱的吧。"

"这就是我的智力过人之处。小心谨慎地观察动静，乘其不备，钻个空子就溜了出来。可是，事后就成问题了。首先，衣服就有些不好办。我躲在公园里僻静的小路边，威胁一个过路人，把他的衣服抢了过来。但是却太肥大了，一点儿也不合身。"

"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到我的房间里来呢？真叫人为难啊。"

"就是说，我必须暂时在哪儿躲藏一下。也许被抢走衣服的男子已经到警察局去报案了吧。我不能老是在公园里徘徊呀。大概警察们已经拉开了搜捕网吧。我必须拖延时间，避过风头才行。"

"既然这样，到隔壁别人的房间里去不是更好吗？"

“对你来说，也许是那样吧。这房间正好在楼梯边上。只不过是这个理由而已。好了，你就自认倒霉吧。”

这实在是太不幸了。女主人苦苦哀求道：“请快点出去吧。把我绑起来或扯断电话线都行。请出去吧。”

“然后转移到隔壁人家去，是吗？从道理上说来，也许是不错的。但对我说来，却太费手脚了。如果切断了电话线，说不定会有谁前来修理的。并且，隔壁住的也可能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经过反复的考虑，我认为还是呆在这儿最好。一个独身女人比较容易对付些。”

“可是，我害怕得直发抖呀。”

“看来我相当不受欢迎哪。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谁，只要被越狱犯缠住，赖着不走，心里总是不怎么痛快的吧。”

“就象你所看到的一样，我是个独身女人。不声不响地一个人过着日子。这种事情从未经历过。”

“这倒也是。谁都是这样的。”

“可是，你要干什么呢……”

“我也正在考虑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哦，对了，有没有什么比较值钱的东西？”年轻人说着向四周围环视了一下。

女主人答道：“啊，要说钱的话，在那只小型保险箱里有。”

“你可真够帮忙的。”

“为了保住性命，也就顾不得钱财了。请别抢劫房间里的东西。不过，只有少量的现款，大多是些股票之类的有价证券。”

“那种东西没什么用处。我要的是在逃跑的路上能派用

场的东西。有合身的衣服也行。不过女式服装可不行。虽说也有男扮女装的，但这反而会引人注目，最终被抓住。喂，没有吗？”

“你喜欢的东西，只要有，我都愿意拿出来。请说明白，你到底要什么东西。”

女主人仿佛要使年轻人镇定下来似的，尽量讨好着。因为她想使对方尽快地离开这儿。

年轻人想了一会儿之后说道：“先给我来杯咖啡吧。厨房在哪儿？能带我去一下吗？慢点，万一你挥舞着菜刀向我砍来可吃不消啊。先让我查看一下碗橱。”

年轻人打开厨门一看，只见有一个装着白色粉末的透明容器。他对开始动手烧开水的女主人说：“买了不少砂糖啊。或许是面粉吧。”

“是砂糖呀。据说要涨价了，所以多买些放着以后用。”

“所谓女人，就知道贪小便宜。好了，也不要去煮什么考究的咖啡了，冲点速溶咖啡就行。我没闲心思去细细品尝滋味，只想提提神，驱赶睡意。冲得浓一些。砂糖也放足……”年轻人说着就把手伸向那个透明的容器。

女主人轻轻地叫了起来：“啊……”

“喂，你莫名其妙地叫些什么呀。我的神经已经够紧张的了。真叫人担心。万一这不是砂糖，而是杀虫剂的话，那我可就惨啦。没有普通的方糖吗？”

“要方糖的话，那儿有。”

年轻人喝完了咖啡，然后点燃香烟，从厨房回到了房间里。女主人也尾随在后。年轻人坐到沙发上，扭着身子伸了个懒腰：“啊，那个……”

"求求你，这就出去吧。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紧张的时间一长，心脏会出毛病的呀。"

看来，女主人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那么，借我打一下电话。"

"请，请。电话在那儿。"

年轻人拨了个电话号码之后便说道："我虽然成功地逃了出来，但眼下却无法动身。你赶快拿着衣服开车来接我。哦，对了，把化妆用的假胡子也带上。手枪之类的用不着拿来。警察局的那些家伙对隆起的衣袋最敏感，搞得不好，反而容易被抓住。地点是在……"

年轻人把现在的藏身之处告诉对方之后就挂掉了电话。

女主人忙问："假如刚才电话里的那个同伴来接你，你马上就出去吗？"

"那可不行。立刻就出去的话，必然会陷入警察局的搜捕网。我必须对这一带的情况作一番调查。如果对方来了，我也得再休养一会儿。一切都要等这以后再说。"

"那样可不好办哪。"女主人不禁唉声叹气起来。

"好啦，就自认倒霉吧。我也不打算干什么粗暴的事情。喂，你是靠什么收入维持生活的呢？"

"在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工作。"

"可那台收音机却这么豪华。不象是女人家用的呀。"

"那是我的兴趣爱好。并且，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对我学习外语也有帮助。"

"是那样吗？可是，你一个女人住在这儿，房间里总得稍微漂亮些才是呀。色彩鲜艳的糊墙纸啦，粉红色的窗帘啦，可爱的洋娃娃啦……"

“我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我不愿意引人注目。”

“这倒是十分罕见的。那么，呆在屋里无事可干，不感到寂寞无聊吗？……”年轻人说着环视了一下四周。

女主人好象有些慌张，忙说道：“打开电视看看吧。”

“开电视的话，外面的声音就听不到了。也不知是什么道理，我看你总有点东张西望，心神不定的样子。”

“碰上这种事情，谁还能镇定自若，神情坦然呢？”

女主人脸上带着祈求般的神情，两眼不停地左顾右盼着，除此以外，便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了。年轻人就象在这房间里生了根似的，根本就不打算动身离开。他悠然自得地抽着香烟，监视着女主人的动静。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外面传来了汽车刹车的声音。不一会儿，门上的蜂鸣器响了。年轻人向女主人问道：“是谁？有事先约好要来访的客人吗？”

“没有呀。”

蜂鸣器不断地响着。

“不加理睬也不行。去问一下，到底是谁。然后把对方赶走。注意，别开门！”

“是谁呀……”女主人隔着门问道。

外面传来了答话声：“是我，我来啦……”

女主人扭过头来报告说：“对方说‘是我’。”

“到底是谁呀？”

“这不是你刚才打电话叫来的同伴吗？一定是的。刚才还听到汽车刹车的声音呢。”

“是那样吗？这可有些奇怪了。按理说是不会来的，可居然真的来了。这是怎么搞的呀。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来

的可能性……”年轻人嘟嘟哝哝地说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陷入了沉思之中。

女主人也不管他，自顾自打开了房门。

一个人闯了进来，紧接着又是一个人。都是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动作敏捷。他们手持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在极短促的刹那间环视了一下室内，接着便用枪逼住年轻人说：“扔掉那把匕首，举起手来。给我放老实点……”

年轻人不得不服从这一命令。

一个男人锁上房门，对女主人说：“我们来救你了。”

“到底还是听到那个啦。”

年轻人再也忍不住了，不禁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这些进来的人是干什么的？说什么那个听到了。所谓那个是指什么？”

“还记得吧，你闯进来的时候，我逃到房间角落里去了。那时，我就打开了开关。除此以外，别无良策。”

“你打开的是什么开关呀？”

“是无线电发报机。因此，你说的话全都传播到外面去了。”

“这么说，这两位是警察局派来的人罗。但似乎不太象啊。”

“好啦，是不是警察也无所谓。我反正是因此得救了，你也算是倒了霉。”

两个男人拿出绳索把年轻人捆了个五花大绑，接着便推翻在地，然后和女主人交谈起来了。

“真没想到，居然会有这种家伙闯进来了。”

“就是呀。我吓得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我老是担

心那些文件材料会被发现。虽说没放在容易引起注意的保险箱内，而是分散地随意夹在书架上的书里，但还是提心吊胆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要往那儿瞧。唉，我毕竟还不够老练啊。”

“这也难怪，碰上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谁都不免有些着慌。从无线电发报机里收听到你的情况报告之后，我们也急得坐立不安呢。怎么你没有把手枪放在能立刻就拿出来使用的地方吗？”

“手枪放在床上的枕头下面，并且当时也有机会拿出来，但突然想起没装消音器。如果贸然开枪射击，恐怕会惊动左邻右舍，把事情闹大的吧。虽然我可以暂时脱险，但手枪却无法处理，一旦被闻声赶来的人们搜查出来，那可就……”

“那倒也是。是不是由于惊慌，那种药剂也被对方发现了？”

在一旁听着的年轻人终于忍不住插嘴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尽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是要把我押送到警察局去吗？”

“哼，那还是便宜的。你目前的处境比被警察抓住还要糟得多呢。要是刚才趁早离开这儿，也算是你的运气。可你却自找苦吃，偏要赖在这儿。实话说，我们要把你收拾掉！也就是杀掉！”

“啊，那太可怕了。为什么非杀死我不可呢？我虽然威胁过这位女主人，但并没有伤害过她呀。并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拿过。只是喝了一杯咖啡。”

“那就足够了。你在厨房里看到了不该知道的东西。就是那些白色的粉末。”

“那是砂糖吧。”

“你弄错了。并且，你还看到了无线电发报机。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事情。”

“我只以为那是极其豪华的收音机呀。”

“即使现在这样认为，事后也会感到可疑的。要说是砂糖，未免太细了，况且容器上也没贴标签。要说是收音机，构造也似乎太复杂了。产生这种怀疑是不足为奇的。”一个男人皱着眉头说道。

年轻人忙问：“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们隶属于某个国家的秘密组织。不是被雇佣的，而是自愿参加的。我们的任务是按接收到的指令，搜集和传送各种重要情报。此外，也兼做走私大麻、白粉的生意。”

“啊，这么说，在厨房里的就是这种毒品罗。数量可真不少哪。”

“正是那样。得到的报酬也相当优厚。可是，绝对不允许把组织的秘密泄漏出去。”

“居然还有如此奇怪的组织……”

“就是说，我们从事的是藏在黑幕后面的工作。绝对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必须把自己伪装成最平凡的普通人。我们不愿意轻易地暴露自己的身份。可是，一旦被人知道了秘密，就必须把这制造麻烦的人消灭！”

“啊，等一下。我不愿意就这样被杀死。想必刚才你们也从发报机里听到了吧。我是从拘留所里逃出来的犯人。让我也加入你们的组织吧。我能助上一臂之力的。”

“不行啊。象你这种低级的犯罪分子是最麻烦的了。我们都是专门吃这碗饭的行家。随便吸收外人反而会成为累

赘。”

“求求你们，好歹救我一条命吧……”

“即使喊叫求饶也不顶用。对我们来说，处理个把尸体，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年轻人已陷入绝境。身体被绑得结结实实的，丝毫也动弹不得。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蜂鸣器的响声。

秘密组织的那两个男人互相商量了起来。

“也许是这家伙刚才打电话叫来的同伴吧。对方多半不会带有什么武器的。”

“暂时先把这家伙藏到壁橱里去吧。我们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跟他应付一下，然后见机行事，干脆把这两个家伙一起干掉！”

门外的蜂鸣器不停地响着。一个男人隔门问道：“是谁呀？”

“是警察局的。”

事到如今，不开门是不行了。在另一个男人的眼色示意下，他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有何贵干哪？”

一位警官压低了声音说道：“实话说，我们正在追捕一个逃跑的犯人。”

“啊，原来如此。辛苦了。可是，这里并没有什么逃犯呀。”

“真的吗？大概你们是被逃犯扣住了人质，所以才不得不这样回答的吧。”

“啊，怪不得你压低了声音说话呢。根本就没那回事，

这里只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即使进来检查也没关系。”

“那么……”

警官进了房间里，紧接着又是几名警官鱼贯而入。每个人都举着手枪。不容分说，屋内的二男一女转眼间就被戴上了手铐。其中一个男人抗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不过，现在必须先把那个重要的人物搜寻出来。”

接着，一名警官打开壁橱，发现了被绑着的年轻人。警官一面解着他身上的绳索，一面招呼道：“你可真了不起啊。”

“刚才可是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哪。再晚一会儿，我就要被他们杀死啦。”

戴着手铐的二男一女不禁有些莫名其妙，其中一个男人忍不住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家伙不是你们要搜寻的逃犯吗？”

“很抱歉，事情并不是那样。我们早就注意到这间房间有些可疑了。但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派遣一位能干的刑警装成逃犯的样子，故意闯入这里。在他的口袋里有一台超小型的无线电通话机。所以，我们及时地发觉了你们所干的罪恶勾当。我们精心制定的这一行动计划终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盯 梢

N先生是一名私人侦探，他开了一个小小的事务所，独自一个人干着，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可是，这个不显眼的事务所生意兴隆，收入相当可观。最近N先生制定了一个计划，打算扩大事务所的规模，并且雇上几名工作人员作为自己的助手。照目前的趋势来看，这个事务所今后很有发展前途。

正当N先生得意扬扬地沉浸在美妙的想象之中的时候，突然房门被打开了，进来了一位顾客。这是一个脸上架着一副墨镜的男子。

N先生开口问道："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事情吗？"

"我有一件事情想委托你给办一下，不过我不愿意说出自己的身份来。据说，你是一位非常卓越的侦探，手段极其高明……"这个男子郑重其事地说着，仿佛是别有用意似地瞟了N先生一眼。

可是，由于受到了称赞，N先生高兴得眉飞色舞，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对方脸上表情的细微变化。

"不，你过奖了。不过，不是我自吹自擂，直到目前为止，本所还没有辜负过顾客们的期望。"

"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那还用说，当然会使你满意的。那么，你要委托我办的是什么事情呢？"

N先生拿过一把椅子来给对方让坐。这个男子坐了下来以后便开始说道："老实说，我是想请你对一个人进行盯梢。希望你紧紧地盯住这个人，一刻也不要放松，仔细地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并且别让对方发觉你在后面盯梢。"

"这太容易了。要说盯梢的话，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已经不知干过多少次了，没有一次是失败的。请放心好了。包在我的身上。"

"这可太好了。"

"那么，你调查的侧重点是在哪一方面呢？"

"不，并不是那种寻找证据，查访品行之类的简单的事情。必须严密地监视对方的一切行动，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最后把调查到的全部情况向我报告。"这个男子说话的口气显得越来越郑重其事，也越来越神秘莫测，叫人迷惑不解了。

在这种气氛感染下，N先生也不觉压低了声音悄悄地问道："看来对方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吧。可是，盯梢这活儿是不能在中途休息的，你打算叫我盯梢多久呢？时间过长的话可就麻烦了，要知道整个事务所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什人么来接应我的……"

"只要一个星期就行了。八天以后，我将到这儿来取报告书。"

"那样的话，我一个人还可以对付。"

"那么，这事就拜托你了。"

"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的，不过，……"N先生吞吞吐吐地答道，不肯立刻就答应下来。

于是这个男子便问道："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吗……"

“你既不愿意说出自己的身份，又不肯报出姓名，到时候叫我上哪儿去收取调查费呢？”

“啊，对不起。我先预付这一笔调查费给你。其余部分和谢礼待到事成之后一并奉上。你是打算替我保守秘密呢，还是打算放弃这笔生意……”

对方拿出一迭相当厚的钞票来。如果只要工作一星期就能赚到这么一大笔钱的话，那可是太好了。N先生贪婪地盯着这笔钱，不住地点着头：“好吧，我就接受你的这一次委托吧。可是，被盯梢的人是谁呢？”

N先生的话音还没落，这个男子就赶紧拿出一张照片来，放在钞票上面。照片上是一位年轻姑娘。

“她的地址写在照片的反面。如果可能的话，从明天就开始吧。”

“明白了。我一定会使你满意的。”

这个男子听到N先生的这句话以后，便兴高采烈地回去了。

从第二天开始，N先生立刻就着手干了起来。他悄悄地潜伏在盯梢对象住址的附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门口。过了一会儿，从门里走出来一位姑娘，他赶紧掏出照片来一对，不错，正是她！可是，这幢房子并不十分豪华富贵，并且这位姑娘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美丽动人之处。真是令人难以想象，那个男子为什么要花这么一大笔钱来盯这个普通姑娘的梢。可是，这是N先生的工作，何况这一大笔钱已经到手了。

那位姑娘并不知道后面有人盯梢，嘴里轻轻地哼着歌曲，轻松愉快地走着。N先生悄悄地跟在后面。不一会儿，

来到了火车站。姑娘买了一张车票，乘上了火车，看来她是属于那种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姑娘。这种盯梢实在是太容易了，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事情渐渐地变得困难起来了。她在一个火车站下了火车，朝着一大片开阔的高原地带走去。靠近的话会被对方发觉，可离远些的话又会失去目标。可是，N先生不愧为盯梢的老手，他巧妙地寻找着对方的脚印，并且详详细细地记在本子上。

这位姑娘在山上的一家小旅店里住下来，看样子是要在这儿好好地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她也不跟什么人约会，独自一个人十分悠闲地散着步，时常拿出纸和笔来，对着优美的风景画上几幅小小的写生画。N先生拿着望远镜站在远处进行观察，只见她老是在那儿画写生画。时间已过去了三四天，可是N先生的报告纸上却是空空如也，一个字也没记。因为对方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N先生绞尽脑汁地思索着，这位姑娘既不象是外国间谍手下的爪牙，又不象是在寻找什么矿藏。到底为什么必须对她进行监视和盯梢呢？也许对方已经觉察到有人盯梢，从而提高了警惕，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吧。N先生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但左看右看总觉得不太象。要知道，我N先生毕竟是一名见多识广、手段高明的私人侦探，如果自己的行动被对方发觉的话，自己早就应该知道了。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规定的调查期间结束了。可是，这位姑娘却依然如故，还是无忧无虑地在画着她的写生画，没有做出任何值得怀疑的举动。

虽然工作已经结束了，但N先生抑制不住强烈的好奇

心，不动声色地走到这位姑娘的身边，向她招呼道："看来你的旅行相当悠闲自在呀。"

姑娘镇定自若地答道："是啊，多亏了你，我才能够痛痛快快地玩得这么久呢。"

"什么'多亏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漫无目的的旅行吗？"

"对呀，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由于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不能随心所欲地到自己所向往的地方去旅游。可是，有一天我非常幸运地在一家咖啡馆里结识了一位男人，他十分慷慨大方地对我说，在这种蹩脚的地方度假太没意思了，我可以送给你一笔旅游费，请到你所喜欢的地方去痛痛快快地玩上一趟吧。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到这儿来了。"

"这可是件奇怪的事情。"N先生迷惑不解地歪着脑袋说道。

姑娘也象做了一场游仙好梦似地感叹万分地说道："是呀，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呢。这是一位多么善良亲切的好人啊！"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他也没说。要说特征的话，那就是脸上架着一副墨镜。因此，我连他的脸也没认出来。哦，对了，接着他就向我要一张照片，由于我刚收下了他给的那笔旅游费，不好意思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于是就把自己最近刚拍的一张照片给了他。也许他要把我的照片拿去给某家杂志做广告吧，这报酬可真不少……"

"墨镜……"N先生不禁失声叫了起来。说不定这家伙就是一个星期以前到我这儿来要求代为盯梢的那个男子。可

是，这件事情太离奇了。看来这家伙钱太多了没处使，想做几件好事积点阴德吧。这位姑娘愉快地享受了游山玩水的乐趣，而我则做了一笔好生意，真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啊！也许这家伙是想通过这次奇遇让我和这位姑娘结为良缘……

可是在这充满了欺诈拐骗和阴谋暴力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这么善良的好心人的。N先生就象堕入了五里雾中，百思不得其解。他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没回过自己的事务所了。他回到事务所推开门一看，不禁失声惊叫了起来，抱着脑袋呆呆地站在门口，就象一段木头似的，连一动也不动。

只见房间里翻箱倒柜的，已经被人抢劫一空。连那只一向以牢固而自豪的保险箱也被撬开了铁门，里面空空如也，一无所有。如果事先确定这儿将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人的话，那完全可以从容不迫，丝毫也不惊动别人而把这个保险箱撬开来的。

这一定是那个脸上架着墨镜的家伙干的好事。看来社会上确实没有什么慷慨大方、特别善良的好心人。

本　钱

郊外的路边，稀稀落落地有几户已熄了灯的人家，四周一片漆黑，寂静得如同墓地一般。只有那几盏朦胧昏黄的路灯在浓重的夜幕中挣扎着，透出几缕惨淡微弱的灯光。从末班电车上下来的一个年轻女子迈着急匆匆的步子，独自一人向家里走去。

“唉，真想早点结束这种生活啊！”她一边听着在黑暗中向四面扩散的自己的脚步声，一边自言自语道。

她盼望着早日从那脱衣酒吧中解放出来。强作笑颜，故作媚态地取悦于那些喝得醉熏熏的男人们——这种工作实在是叫人难以忍受。可是，她为了逐步还清那笔因生病而欠下的债，不得不忍辱负屈地干上了这一行。只有把债还清之后，才能扬眉吐气地在白天从事健康正派的工作。

“哎哟……”她发出一声轻微的喊叫，不安地回过头去看了看。她感到附近好象有什么人潜伏在暗处窥伺着。可是，在黑暗的夜幕笼罩下什么也看不清。

“也许是神经过敏吧。”说着，她加快了脚步，下意识地把手提包抓得更紧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比平时稍微重一些的手提包丢失掉。

刚才在酒吧间门口，几位好朋友郑重其事地叮嘱道：“即使借给你用一段时间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作为本钱，

赚取利润，以便尽快地从眼下这个不太光彩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不过，你要妥善保管，千万别失落了。”

她再三保证后，朋友们才把这只装有什么珍贵物品的手提包递给了她。

背后传来了脚步声，并且这声音越来越近了。从逐渐逼近的脚步声已经可以判断出——这显然是个青年男子无疑。

“唉呀，多吓人，万一……”

万一后面的男子是个惯于行凶抢劫的歹徒的话，恐怕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手提包里是好容易才借来的本钱。一旦被抢走，为了赔偿损失，就不得不把这难熬的生活加倍地延长下去。

脚步声更近了。终于，不祥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后面传来了喊声：“喂，阿姐。”

她连忙把手提包紧紧地抱在胸前，仿佛在说：“这决不能给你。”可是，对方贪婪地说道：“看来这手提包里有什么挺贵重的东西呢。快点老老实实地交给我！告诉你，抵抗是徒劳的！”

已经毫无办法了。即使赶忙奔跑也没用，马上就会被追上的吧。高声喊叫也无济于事，附近不会有什么人能听到的。要挣扎反抗的话，姑娘家如何敌得过小伙子呢？再说，哭泣求饶也未必有效，对方既然看到了这只手提包，决不会轻易放过的。

在这特殊情况下，她只好横下心来，自认倒霉。她打开手提包，面对着垂涎欲滴的青年男子，拿出了刚才好容易才借来的本钱。

“没想到，竟然这么简单呀。要是这个玩意儿的话，连我都会使用呢！”说着，她把一枝小巧玲珑的手枪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手提包里。

柔软的手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夜间十点左右。这儿是某幢高级公寓三层楼的一个房间，房租也相当昂贵。室内很宽敞，并且摆设也颇为豪华。各种上等的家具一应俱全，排列得井井有条，屋角里放着一只保险箱。立体声收音机正在播放着音乐。

住在这房间里的是一位名叫驹泽的精力充沛的男子，大约有四十岁。他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与中年人的老成持重于一身。

驹泽经营一家小小的杂志社。当然，这不是什么第一流的杂志，简而言之，是专门刊登各种丑闻的杂志。——挖空心思地捕风捉影，把那些低级庸俗、富有刺激性的消息添枝加叶地着意渲染一番，再配上照片刊载出来。虽然名声不那么好听，但销路却很好。并且还有种种吸引人的妙趣。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能过着如此优裕的生活。

现在他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正要往酒杯里斟白兰地。

敲门声持续了一会儿之后，蜂鸣器响了起来。驹泽一边自言自语着一边站起身来："嘿，看来这位来客还挺有心计呢。蜂鸣器的电钮装在不容易发现的地方呀。"

他提高了警惕，从门上那个很小的窥视孔向外观察了一会儿。接着，他脸上的紧张神情很快就消除了，并且还微笑

着点了点头。

门外站着一位约莫二十岁刚出头的姑娘，是个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的美人。她穿着雅致的服装，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紧张。

既然是办丑闻杂志的，也就免不了要经常接待这种夜间的访问者。不外乎是希望出名的歌手，想在报道上得到暗中照顾的女演员。这可以说是在兴趣爱好和实际利益两方面都能得到满足的好买卖。

驹泽看准了门外只有这一位姑娘之后，便打开门锁，把对方迎了进来："啊，请，请进。我一个人独斟独饮，正觉得寂寞无聊呢。来吧，让我们一起边喝边谈吧。"

姑娘走进房间，环视着室内说："那位主编杂志的驹泽先生是住在这儿吗？"

"是的，我就是。来吧，别客气，请坐。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今天晚上也不会有谁来了。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交谈。"

"我不是来跟你谈话的呀。"

"别那么急着先下结论呀。不过，从我这方面来说，无论你是来干什么的都没关系。"

驹泽露出牙齿笑了起来。这位姑娘大概是来提供自己的肉体的吧。再不然就是送钱来的吧。反正都不坏。从她那只大型的手提包和毫无媚态的神情来看，也许是特意来送钱的。

"我正急着呢。"姑娘说着就把手伸进了手提包里。等到她从包里抽出手来时，只见手里握着一把小型的手枪。她那白皙纤细、柔软可爱的手指与冰凉乌黑、沉甸甸的手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仿佛散发出一种异样的气氛。看到这情

形，驹泽慌忙说道：“好啦，别恶作剧吓唬我了。”

“这并不是什么开玩笑，是真的。”

“可是，只要好好商量，事情总能解决的呀。让我关掉收音机，咱们心平气和地谈谈吧。”他说着就朝立体声收音机走去。

姑娘紧握手枪，发出了警告：“特别警铃什么的，还是别按为妙。你胆敢玩花招的话，那就死得更快！”

驹泽只是轻轻地触了一下立体声收音机的开关。于是，音乐消失了，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整个房间。他开始辩解道：“如果你是为了报道的事的话，那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我只是应读者们的需要，提供一些消息而已。”

“也许是那样吧。”姑娘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如果对报道不满的话，可以提出要求，我一定尽量照办。请别急着动枪什么的。可是，你到底是谁呀？”

“我的名字叫犬塚信子。”

驹泽歪着脑袋努力回忆了一会儿，然后说：“这名字没听说过。关于你的情况，我的杂志至今未报道过，也没有什么准备采用的稿件。这是什么误会吧。”

“我并没有弄错。”

“可是，你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呢？是歌手，还是演员？啊，不，从你那富有艺术性的手指看来，大概是演奏小提琴的吧……”驹泽竭力猜测着，逐一列举道。

可是，姑娘却摇了摇头，冷静地说：“我不是干那些的。我是死神。”

“什么？……”

“就是说，我是职业杀人犯。”

骑泽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万万没想到……"

"大概你想说，从外表上看来并不象是杀人犯吧。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能取得成功呀。假如是个浑身穿着黑衣服、身强力壮的男子的话，恐怕就不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进来吧。"

"没想到，居然真的会有这种职业……"

"刚才不是你自己也说过的吗？既然有人需要，那就有人提供呀。那些希望得到帮助的主顾都千方百计地要和我取得联系，而我也处处留神寻找顾客。一旦联系上，很快就能达成协议。"

"咱们变通一下，你这笔生意就别做了吧。我愿意加倍付给你钱，就是三倍也行。怎么样，同意吗？"

驹泽多少恢复了一点镇静。随着交涉，事情将会朝着有利的一面进展的吧。他对此是抱有信心的。

"那可不行哟。买卖是建立在讲究信用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失信，今后主顾就会日益减少的呀。"

"既然如此，我付给你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即使从此不干这一行也不致于生活困难。为了你这样美丽的姑娘，哪怕把所有的财产都倾囊而出也在所不惜。"驹泽故作慷慨之态，甚至说出了几乎无人相信的空口大话。

可是，姑娘依然冷静如故："那可不行哟。要是我就这样拿了钱离开这儿的话，你恐怕不会保持沉默吧。我的脸已经被你认住了，并且名字也说了出来。今天饶了你，以后你一定会无休无止地对我进行威胁恫吓，诈取钱财的。因此，我不能答应你。"

"无论怎样都不行吗？"

"不行。不过，让你喝一杯白兰地这点时间还是可以等

候的。我也是有同情心的。”

驹泽斟了一杯酒，手并不怎么颤抖。姑娘注视着白兰地酒杯惊讶地说道：“哟，你又斟了不少啦。好了，够啦。快点喝吧。”

他啜了一小口，接着说道：“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委托你来除掉我的？这疑团不解开，就是死了也不瞑目呀。”

“反正你活不了多久了，告诉你也没关系。是歌手香木町子小姐。我总是习惯于在主顾的名字后面加上尊称。”姑娘说着略微笑了笑。

驹泽挠着头皮，自言自语似地说：“确实如此，原来是这么回事。关于香木町子，也许是写得太过分一点了吧。”

“对于她本人来说，就不是什么一点不一点的问题了。再这样不负责任地报道下去的话，她作为一个歌手的生命就完结了。与其那样，还不如……”

“所以要设法除掉我，是吗？”

“是呀，这是正当防卫。我是受人之托，尽力相助。”

“这实在是荒唐透顶！有什么意见的话，只要向法庭申诉就行了。”

“想必你也知道，等候法庭审判的话，受害者是不会得到什么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并且，支付给律师的辩护费也贵得叫人负担不起呀。”

“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我吗？”

“无论如何也不行。”姑娘斩钉截铁地答道。

驹泽又啜了一口酒，稍微考虑了一会儿。他并没有显得张皇失措的样子。接着，他继续说道：“既然这样，我就把

希望知道的事情全都问一下吧。归根结底，象你这样的女子，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

“原因之一就是我父亲的死。我父亲明明是清白无辜的，却被判成有罪，含冤病死在监狱里。假如果真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那也只好低头认罪了。可这是冤案啊。所以，我就把所谓有干坏事的权利这份遗产继承下来了。”

“真是奇特的理由，但倒也令人同情。怎么样，把这件事在我的杂志上给你报道一下如何？一定会得到许多人同情的吧。”驹泽提议道。

但姑娘一口拒绝：“我最讨厌别人的同情。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才有快乐，即使干点坏事也不要紧。”

“因此，你就开始当起职业杀人犯来了吗？”

“并不是这样。刚开始时，我和哥哥合作，干了一段时间的小偷小摸之类的犯罪活动。可是，不久之后哥哥就被人抓住了，而我也渐渐地不满足于一般的小偷小摸，希望干更加富有刺激性的行当。于是，我终于成了死神。”

“一直干得很顺利吗？”

“是的。我始终是生意兴隆，一帆风顺。不久以前，我受人之托，打算干掉高利贷者芝原。可是，正当我即将扣动枪机时，他竟然由于对死亡的极度恐怖而发疯了。变成了行尸走肉。确认了这一点之后，我就停止执行任务了。”

“关于芝原发疯的传说我也听到过，但没想到这居然是你的工作成绩。”驹泽钦佩地说。

姑娘在优美白皙的手中一边玩弄着手枪一边说：“假如你也真的发疯的话，我也不是不能放你一条命。但这对你好象不适合。你不是镇定自若、神情坦然吗？看来你对自己将会

得到什么报应，在思想上已经有所准备了吧。不错，好样的。"

"不，别夸奖我了。因为我坚信，我用不着死就能解决好这件事。"

"嗳哟，你该不是真的发疯了吧？我的主意已定，决不更改。你要逃跑是不可能的，酒杯里的白兰地也剩下不多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扣动扳机了……"

可是，驹泽非但不害怕，反而愉快地笑了起来："那有什么要紧呢。"

"怎么搞的……"姑娘不禁有些奇怪了，她向四周打量了一下问道。

"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们刚才的谈话一句不漏地全被录了下来。只要我一死，那盒录音磁带就将成为证据，你和那位主顾都得被捕。"

"这种恫吓是无济于事的。别进行徒劳的挣扎了吧。"

"这可不是信口胡诌的。我事先在房间里安装了录音设备，能把谈话内容悄悄地录下来。这是我的职业习惯。喏，就是那台立体声收音机。那里面有个附加装置，只要一关掉收音机的开关，暗藏着的录音磁带就会自动地旋转起来。要是连这点手段都不具备，怎么还能经营丑闻杂志呢？"

"你这家伙果然是老奸巨滑，什么都干得出来。也许这是真的吧。那么，请告诉我，磁带在什么地方？我想把磁带拿下来带回去作个纪念。"

"那可不能随便交给你。你认为录音机在什么地方工作呢？"驹泽得意洋洋地伸手指着。

姑娘的目光随着他的手指移动着。只见一根电线从立体

声收音机上延伸出来，一直通到屋角那只装有密码锁的保险箱底下。

姑娘失声叫道："在保险箱里面呀"

"完全正确。我特意叫人制作了这只保险箱，现在终于派了大用场啦。如果怀疑的话，把耳朵贴在外面听一下就明白了。轻微的马达旋转声总是可以听到的。不，还有一个办法也可以弄清事实真相。只要对准我扣动扳机就行了。这样一来，一切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但那时你也已经被警察逮捕了。"

形势发生了逆转，驹泽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

而姑娘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好象不是谎言。这种录音设备实在是可怕的装置啊。"

"怎么样？你已经不想再扣动扳机了吧？好了，还是开始进行谈判吧。不过，我也并不打算把你扭送到警察局去。要是把你逼得太过分，你一时气愤扣动了扳机的话，我也要吃亏的。"

"你准备把我怎么样……"

"你只要跟我交个好朋友就行了。你是个难得的美人。今后就留在这儿和我一起生活吧。我的艳福还不算浅吧。不过，你的那位主顾香木町子嘛，我会给她苦头吃的。至于报复的方法，以后再慢慢考虑也不晚。"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没有任何同情的余地。早知道这样，还是刚才就杀死你为妙。"

"现在已经来不及啦。我决定把这录音磁带再复制一盒，寄存到银行的保险箱里去。好啦，别站在那儿发呆了，还是重新打开立体声收音机，听听音乐，一边喝酒，一边听

我的要求吧。或者，你还有什么话要录到那盒纪念用的磁带里去吗？”

驹泽嬉皮笑脸地笑着，频频伸出舌头舐着嘴唇，连口水都淌了下来。

姑娘考虑了片刻便答道：“有啊。刚才我说过，以前曾干过一些小偷小摸的犯罪活动，但还没有对你说明，那究竟是什么犯罪活动呢。”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心情又发生变化了吗？是想对以前干过的所有坏事进行忏悔吗？好吧，你那所谓小偷小摸指的究竟是什么呢？”

驹泽愉快地笑着，举起酒杯，把剩下的白兰地一饮而尽。

姑娘抬起自己那只握着手枪的白皙柔软的手，稍微看了一眼，然后从容不迫地说道：“不瞒你说，以前我是专门撬窃各种保险箱的，无论哪种密码锁都能毫不费力地打开来……”

自称是刑侦人员的人

将近傍晚的时候，在繁华的大街上，我朝着在我面前走过的一个小伙子喊道："喂，稍微停一下！"

这个小伙子身上穿的衣服看上去不大干净，稀稀拉拉地沾有几点油污，走起路来东张西望，脚步也好象很慌张。他回过头来，用带有警戒性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就急匆匆地转过身去，拔腿就跑。我当机立断，先发制人，赶紧高声喝道："不许逃！我是刑侦人员。站住！"

这个小伙子停住脚步，不服气似地说道："什么？你竟然用这样没有礼貌的口气叫我站住，未免太不象话了。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也该客客气气地说呀。"

"少废话！我只不过是发现你有可疑之处，要盘问一下罢了。"

我们刚争吵了没几句，周围很快就围上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看来社会上整天无所事事的闲人多得很。不，也许这些好事的人好奇心特别强烈，即使为此而耽误一些时间也在所不惜吧。这个小伙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耸耸肩膀说道："我不懂什么刑侦人员不刑侦人员的，可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受人盘问，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如果我是犯人的话，那倒还情有可原。可是我并没有做过任何违反法律的亏心事呀。"

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人乘机起哄起来，有一个家伙竟然挺

身而出，为这个小伙子辩护。我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那家伙立刻做贼心虚似地躲进了人群里。可是，我总不能老是盯着他呀。我推开附近一家西餐馆的门，向店老板请求道："老实说，我是一名刑侦人员。我想对这个令人可疑的男人进行盘问，可你看，街上乱哄哄地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简直没法说话。如果有空房间的话，请让我用一会儿吧。"

"请进，请进。协助警察进行工作，维护社会治安，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请到这儿来。"

店老板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把我俩带进了一间小小的房间里。我又重新板起脸来向这个小伙子说道："这里总可以了吧。先让我看看你口袋里有些什么东西！"

"你究竟有什么根据……"

"如果你确实是没做过什么亏心事的话，那就老老实实地让我搜查一下，早点解决问题有什么不好呢？"

尽管对方挺不愿意似地扭着身体，但我还是采取强硬手段对他进行了搜身，从他口袋里搜出了一大叠数量可观的钞票。我把这叠钞票摆在他的面前说道："果然不出所料。这是什么？"

"难道这还不知道吗？是钱呀。一叠纸币。"

"这当然知道。我问的是，这钱从哪儿来的？"

"这个……"

"看，这下可无言以对了吧。"

"这是我干活赚来的钱。"

"是干什么活赚的呢？"

"有各种各样的活儿。"

"你举一样出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活儿？"

"这个么……"

"看，吞吞吐吐的，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啦。这显然是一笔来路不正的钱。把这笔钱作为证据，暂时保存在我这里。哦，对了，你的职业是什么？要老老实实地回答。如果说假话的话，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客气！"

我翻开刑侦记事手册，拿起铅笔准备记录口供。于是，这个小伙子便答道："没有办法，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刑侦人员。"

"什么？别开玩笑！哪里有象你这样的刑侦人员。刚才已经搜过你的口袋了，不是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为了慎重起见，我再问了他一遍。只见这个小伙子跟刚才判若两人，镇定自若地说道："其中自有道理。老实说，我担负着一项特殊任务。"

"什么任务呀？"

"老实告诉你吧，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冒充刑侦人员的歹徒，受害者日益增多。那些善良老实的市民们只会仗着人多势众，象刚才那样乱起哄，七嘴八舌地叫嚷什么警察蛮不讲理之类的话；可是一旦单身一人面对警察时，却又胆小如鼠，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而那些冒充刑侦人员的歹徒，却肆无忌惮地把善良的市民带到冷僻处进行威胁；并把对方身上所带的钱搜刮一空，谎称什么作为证据，实际上却是中饱私囊。决不能听任这些家伙到处招摇撞骗，胡作非为！"

"难道有这种事情吗？……"

"怎么啦？怎么突然惊慌起来啦？嘿，这一下我可明白

了。你的刑侦记事手册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刚才我看得很清楚，你的那本手册虽然伪造得十分巧妙，几乎能够以假乱真，但毕竟还是露了破绽。你那本手册封皮上的光泽好象有点儿不对劲……”对方渐渐地在话里加重了份量。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无力地垂下了脑袋。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我就老老实实地坦白吧。请原谅我，这只不过是和你开个小小的玩笑，所以……”

“怎么能够这样轻而易举地饶了你呢？快说，你怎么会干出这种无法无天的荒唐事来的？”对方声色俱厉、咄咄逼人地问道。

我结结巴巴地答道：“老实说，那个，我是想写，写推理小说，所以打算亲自体验一下犯罪活动……”

“别挖空心思地寻找借口了。你刚才冒充刑侦人员时说的那些话，倒是装得很象呀，看来你是个老手了。这种事情不是外行所能干得出来的。你一定是个惯犯吧。”

“不，不，以前只干过一两次……”

“别瞒我！你这狡猾的家伙，至少也干过几十次了。喂，怎么样？”

尽管我低声下气地认着错，但对方好象根本就没听进耳朵里去，毫不客气地伸过手来搜查我的口袋，结果发现了一只装着嵌有钻石别针的盒子。

“这是什么？是用诈骗来的钱买的吧。”

“是的。我想把这枚钻石别针送给一位要好的年轻姑娘……”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真是狗胆包天，决不能轻饶了你！”

“请高抬贵手，通融一下，救救我吧。以后坚决洗手不

干了。这枚钻石别针就送给你吧。我求求你，快把我放了吧。如果你这次救了我的话，事后一定重金酬谢。倘若这一丑闻传扬出去的话，我的名誉、地位甚至家庭全都完蛋了。剩下的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自杀……”我泣不成声地苦苦哀求着。

对方一边说着想想办法看，一边玩弄着手里的钻石别针，随后把别针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慢条斯理地说道：“我虽说是一名刑侦人员，但也不是什么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饶恕你的事情么，也不是不能考虑。不过，这枚钻石别针还是暂时保存在我这里吧。”

“谢谢，谢谢。你简直就是大慈大悲的菩萨。从今以后，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捶胸顿足地发着誓。

对方微微点头问道：“你口口声声地说什么名誉、地位的，那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非常抱歉，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告诉你……”

“不，我必须问清楚。如果你不肯说的话，我立刻就把你带到警察局去！”

“这可不能告诉你。如果我把这说出来的话，以后你将会死死地缠住我不放，三番五次地来敲竹杠的……”

“你罗罗嗦嗦地唠叨些什么呀。快点说实话！”对方用严厉的口吻说着。

于是，我只好答道：“是刑侦人员。”

“别胡说八道！既然是刑侦人员，那为什么刚才要低头认错，苦苦哀求呢？”

“因为我正在执行一项绝密任务。据报告，最近有许多

品德恶劣的刑侦人员滥用职权，到处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有时候明明可以将犯人捉拿归案的，但这些渎职的刑侦人员，却偷偷地在私下和犯人做交易，从中获利，把事情遮掩过去，并不向上级报告。这样长此以往的话，将会助长邪恶的不正之风，使保安人员的威信大大地降低。为了煞住这股歪风邪气，狠狠打击一小撮为首分子，我是在警察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因此，我特意不携带真正的刑侦记事手册。”

“这显然是谎言。难道会有这种事情吗？你是个冒充的刑侦人员！”对方高声叫喊了起来。

但我用更高的嗓门压住了对方：“冒充刑侦人员的正是你！纵然不是冒充的，也是品德恶劣的不称职的刑侦人员！如果这两者都不是的话，那一定是盗窃巨款的犯罪分子！”

我们两个人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正在这时候，西餐馆的店老板露了面，并对我们说道：“从你们一进来起，我就一直在隔壁听你们说话。看来事情还相当复杂呢。怎么样？这儿有一架电话机。只要给警察局打个电话，叫他们派个人来，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可是，我却说道：“既然你已经听到了我们所说的话，那想必也是明白的吧。我是直属警察局领导的特工人员。调查那些道德败坏的、不称职的刑侦人员的恶劣行径，公开地干显然是不行的。因此，除了警察局长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我所担负的特别任务。所以，即使是跟警察局取得了联系，也还是不能帮我的忙。”

站在旁边的那个家伙也振振有词地说道：“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带任何证件和记事手册的。无论是我的上司还是同僚，在外面见到我都装做从不认识的样子。如果向局

里求援的话，将会暴露我的特工人员身份……”

然而，西餐馆的店老板却微微地冷笑着对我说道：“也许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刑侦人员吧。”

西餐馆店老板的话里隐含着一种颇有份量的压力。我不禁哑口无言，慢慢地垂下了眼帘。店老板又对旁边的那个家伙说道：“你也是个冒牌货吧。一般来说，警察局是不会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的。”

旁边那个家伙的脸上也露出了异常的表情。于是店老板又说道：“老实说，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刑侦人员……”

“什么？……”我惊奇万分地问道。

店老板放声大笑起来：“哈哈！你们找错说话的地方了。不过，你们两个人也很了不起。我偷听了你们的话以后感到非常佩服。你们的胆略和才干都是出类拔萃的！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胆大心细、临危不惧的犯罪分子呢。连最后的希望都不肯放弃，坚决抵抗到底，并且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的身份，一旦发现了对方的薄弱环节，立刻就以攻为守，展开反击。太出色了。怎么样？让我来办一桌酒席，聊表敬意吧！”

我们两个人面面相觑，惊得目瞪口呆。于是店老板便解释道：“我信得过你们，干脆摊牌，让我们交个朋友吧。在这个错综复杂、混乱不堪的现代社会里，只有象你们这样智勇双全的人，才能大显身手。我经营这家西餐馆，只是为了装璜门面，掩人耳目，实际上是在干着一种一本万利的大买卖。如果你们肯和我一块儿干的话，那利润就更为可观了。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取得了颇为辉煌的战果。首先是设法买通海关关税人员，大量走私珠宝首饰；其次是摹仿别人的笔

迹伪造支票；此外还用匿名信对银行经理进行恫吓，敲诈巨款……”

店老板得意洋洋地罗列着他的成就。我看准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猛地扑了上去。店老板大惊失色，拼命地挣扎着，但旁边的那个小伙子也毫不客气地猛扑了上来。于是店老板束手就擒，动弹不得，老实了下来。

我们两个人会心地互相看了一眼。我对店老板说道：“你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到底还是上了我们的圈套。虽然我们早就判断出那一系列案件的主犯，似乎就在这一带，但一时难以确定究竟是谁，无法下手。我们煞费苦心制定出来的这套作战方案，现在终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是呀，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家伙胡说什么警察局不会演这么复杂的戏，可是到底还是估计错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开始互相拍着肩膀，轻松地笑了起来。

圈　套

欲盖弥彰——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句成语。越是要掩饰内心的慌张，从外表上看来就越引人注目。

因此，那些使用作废的车票或者月票，企图混过检票口的人十有八九会被发现而抓住的。虽然这似乎是一种奇迹，但火车站里的检票人员并不是用眼睛逐个逐个地察看那些印得密密麻麻的小铅字的。如果这样检票的话，眼睛和精神上都会受不了的。他们是观察乘客们的神态和动作的。只要留神那些东张西望，前顾后盼，仿佛慌慌张张的人，对这种人手里的车票进行特别仔细的检查就行了。当然，大多数的逃票者都被不光彩地查了出来，处以罚款。这可以说是一种职业上的第六感觉吧。

警察也同样如此。所谓犯罪分子，总是举止反常，行动可疑，鬼鬼祟祟地走路的。只要发现这种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人，立刻就可以将其逮捕，一般是不会抓错的。

如果从相反的角度进行考虑，只要能够不怀任何歹念地犯罪的话，被捕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可以说接近于不被判刑的理想犯罪了。可是，这是正常的人所无法做到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这句成语。

我十分幸运，天生就具备了这种能力，就是说，能够十分敏锐地发现任何一个心怀鬼胎的人。虽说如此，但我既不

是刑侦人员，也不是大商场里防止偷窃的监察人员。

我现在没有什么工作可干，但以前曾经做过学校里的老师。虽然算不上是一名称职的优秀教师，可我也是校内屈指可数的名人之一——以善于在考试时发现学生的作弊行为而著称。也许是天生就有这种素质的吧。

我站在讲台上看下去，只要感觉到谁的神态稍微有点儿不正常，立刻就悄悄地走到这个学生的座位旁边，毫无例外，几乎每次都可以抓住正在作弊的学生。并且，即使不能当场拿到证据，但只要命令该生留下来，转弯抹角地进行盘问，必然会全部坦白出来的，从未落空过一次。

可是，有时候学生痛哭流涕地苦苦哀求着说："请饶了我这一回吧。"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钱来。于是，我就眉开眼笑地把钱收了下来，美美地捞了一笔外快。一切都非常顺利，过了一段时间，我赚了不少钱。可是，这件事情被从未作过弊的学生发觉了，也许是出于妒忌吧，于是就向校方告发了我的受贿行为。这样一来，校方就毫不客气地把我开除出了教师的队伍。

由于这个原因，我无法找到一个比较正经的职业。虽说警察局雇用象我这种有一技之长的人也许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人家一听说是因为道德败坏而被开除出来的，立刻就失去了兴趣。于是，从那以后我就不得不在歪门邪道上动脑筋了。

我进一步发挥这种能力，尽量使其精益求精，并且加以灵活运用。例如……

每逢傍晚时分，我就来到街上，走进酒吧间里。我一边慢慢地喝着酒，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过了一

会儿，如果没有发现合适的对象的话，就两手空空地离开酒吧间回去。

可是，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对象。就象不合规格的次品休想从熟练的检验员眼皮底下溜过去一样。

这是一个靠在柜台边上、拿着酒杯独斟独饮的年轻人。他闷闷不乐，局促不安，忧心忡忡地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只见他急匆匆地喝了一杯又一杯，也许是要借此来掩饰内心的慌乱吧。可是，醉意并不能帮助他消除脸上那种惶恐不安的神情。不用说，这正是他担心自己所犯的罪行将被别人发觉而又无法掩饰的不安。尽管如此，但这个年轻人还是接连不断地喝着酒。

我就象逼近了猎获物的猎犬那样，一边伸出舌头来舔着嘴唇，一边向这个年轻人走过去。

"喂！"我大声地叫着，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

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年轻人顿时吓了一大跳。他就象被人拍了一下的皮球似地猛然跳了起来，不知不觉地发出了短促而又含意不明的惊叫声，慌慌张张地睁大着眼睛，醉意被吓得荡然无存，脸色变得苍白。

——反应相当强烈。毫无疑问，对方一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一眼就看穿了，在这种目瞪口呆的表情后面必然隐藏着心虚和恐惧。我不让对方有丝毫喘息的机会，立刻就命令道："快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我朝着角落里那张空着的桌子走了过去，这个年轻人就象被绳子牵着似的，老老实实地跟在我的后面。如果是问心无愧，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的话，决不会这样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我深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坐到椅子上之后就

向这个年轻人开门见山地说道："怎么样啊？还不应该把你干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全部坦白出来吗？"

年轻人象触了电似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起来，并且说话声也颤抖不已。

"也、也许是那样吧。事情正象您说的那样。可是，我实在是难以从命。只要一想到将要锒铛入狱的悲惨结局，我就冷汗遍体，毛骨悚然。如果从此以后一生就这样陷入穷途，颓废潦倒的话，那我宁可去死的。"

看上去对方确实是犯了足以被判刑而入狱的罪行，并且自己也对此供认不讳。我使劲地点着头说道："虽然如此，但你未必真的想死吧。"

"是，是那样。那么，照这样说来，您是警察局的刑侦人员吗……"年轻人压低了声音，提心吊胆地问道。

我从容不迫地摇着头答道："不，并不是什么刑侦人员。"

"如果不是刑侦人员的话，那就请您高抬贵手，饶了我这一回吧。无论什么事情我都愿意替您效劳……"年轻人不顾一切地苦苦哀求着，显得十分可怜。

我心里不由得暗暗地得意了起来。看来这一回可以捞上一笔外快了。想必对方犯的罪一定不轻吧。也许是开车撞死人后畏罪潜逃吧。也许是十分野蛮地强奸了妇女吧。或许是什么更为复杂的罪行吧。究竟是犯了什么罪，我一无所知。可是，我装出一副对任何事情都了如指掌的样子说道："如果你没有勇气坦白自首的话，我可以代你去向警察局报告呀。"

"啊，求求您，千万别去报告。我不愿意失去自由。为

了您，我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年轻人痉挛似地抽搐着哭喊道，连眼泪都流了下来。

对方似乎不是在演戏，我的话明显地奏效了。看出了这一点以后，我就慢条斯理地说道：“既然是那样，我就考虑一下吧。”

年轻人如释重负似地松了一口气，向我说道：“谢、谢谢您了。是您救了我的命啊！可是，您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关于这一点，我决定在今天晚上慢慢地进行考虑。明天晚上再到这儿来碰头吧。”

“是，遵命。请多多关照。”年轻人感恩不尽地向我连连鞠躬，差一点儿就要跪下来磕头了。虽然他的脸上多少还有些忐忑不安的表情，但不管怎么说，由于避免了逮捕法办的厄运，精神比先前要振作得多了。

年轻人起身告辞以后不久，我便出了酒吧间，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这是为了查明他说的姓名和住址是否确实可靠。并且，第二天早晨我又提前起床，来到这个年轻人的家门口附近等待着。在对方出门去上班的时候，我就悄悄地跟在后面。这是为了弄清楚他在哪个公司上班。于是，到此为止，整个计划的第一阶段便结束了。

到了傍晚时分，我在事先约好的那家酒吧间里等了一会儿，那个年轻人果然准时来到了这儿。他的脸上显示出一种提心吊胆的神情，不知道我将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他用细弱的声音战战兢兢地向我问道：“您所考虑的事情已经确定好了吗？”

“你可是确确实实地说过，无论什么事情都愿意干的

呀。”

“是。无论什么样的命令都可以服从。可是，您要钱的话，我可拿不出呀。要是有钱的话，也不会去干那种事情了……”

虽说不知道对方干的到底是什么事情，但我装着体谅对方的为难之处的样子说道：“知道了。我并不是要故意刁难你。我很同情你，决不会抓住你的短处进行恫吓讹诈的。我是想帮助你摆脱目前的困境呀。”

“非常感谢。那么，该干些什么事情才好呢？”

“这就告诉你。不过，请注意，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的话，你的事情也会传出去的。”

“明白了。”年轻人恭恭敬敬地点着头答道。

——使人心甘情愿地卖命的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品德、威严或报酬之类，而是抓住短处并施加压力。我用十分严肃的口气说道：“老实说，我是打算到你的那家公司里去进行抢劫。希望你为我作内应。”

“什么？……”

“用不着这样惊慌失措。也不是让你白白地为我效劳的呀。如果成功的话，将分一笔钱给你。只要你有了这一笔钱的话……”我微笑着说道，竭力使对方明白这是有利可图的好事情，答应下来是绝不会吃亏的。

——金钱可是一样万能的宝贝。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即使遇上了用钱不能直接解决的事情，只要花上一笔钱，照样可以溜之大吉或者暂时找个安全可靠的地方避避风头。

“确实如此……”年轻人点着头说道。“如果拒绝的

话，那将成为不光彩的犯罪分子，接下来就是判刑和进监狱。”

“怎么样？这个计划。好好地考虑一下吧。这件事情决不会牵连你的。只要勤勤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装出一副被害者的样子来就行了。当然，不愿意干的话也可以，并且向公司里汇报也没关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可就要……”

“明白了。好吧，就横下心来帮您一次忙吧。”

于是，对方答应之后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到此为止，整个计划的第二阶段也已经结束了。

几天以后，我等候在酒吧间里，那个年轻人便来跟我进行联系了。他特地来通知我，后天夜晚，在公司里有一笔现款，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并且他还补充着说道：“到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和另一位同事留在公司里值夜班。您进来的时候，我将设法说服这位同事，叫他不要进行抵抗。”

看来这个年轻人是下定了决心，准备尽一切力量协助我的行动。当然，他不这样做的话也不行。

“好吧，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将出动两个人。想必不会失败的吧。”

“如果事后别人对我产生怀疑的话，那可就糟了。因此，请您适当地揍我几下吧。”

“当然可以。事情结束以后的第三天在这家酒吧间里付给你报酬。”

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商定了整个行动计划中的每一个细小的具体步骤。

这样一来，最后一个阶段也快完成了。

到了这天晚上，我带着一个伙伴，径直闯进了这个年轻人的公司里。由于我事先已经向这个年轻人打听清楚了该公司内部的情况，因此很快就找到了那间有保险箱的房间。推开房门一看，果然只有这个年轻人跟一位同事在房间里。

“喂，给我放老实点！”我高声威胁道。

立刻，这两个人都剧烈地颤抖了起来——这个年轻人是装出来的，而他的同事却是真的恐慌不已。年轻人向他的同事劝道：“抵抗的话未免太危险了，并且看来也不可能取胜。还是服从对方的命令，把保险箱打开吧。”

为了保护公司里的财产而丧命似乎是犯不着的。也许是想到了这一点吧，他的同事打开了保险箱。

我命令道：“好了，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

“这儿只有这些。”年轻人哭丧着脸说道。

我毫不客气地把钱拿过来，塞进了事先准备好的皮包里。并且警告道：“听着！如果胆敢跟踪盯梢，企图报案的话，到时候决不会轻饶你们的！”

临走时，我想起来了，于是就把这个年轻人狠狠地揍了几下。如果不为这个年轻人解除做内应的嫌疑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怜了。到此为止，一切都干得十分顺利。我跟伙伴拿着钱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里。

第三天，我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了酒吧间里，准备付给年轻人应得的那笔报酬。可是，我等了好久，总不见那个年轻人出现。难道他不想要这笔钱吗？不，这不可能呀……

过了一会儿，终于出现了一个人。可是，这并不是那个

年轻人，而是一名警察。我立刻就被逮捕了，并且被带到警察局里。

我不禁惊愕万分，手足无措——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的呢？

进了警察局以后，这个警察便对我说道：“多亏了那家公司里一位年轻人的大力协助，我们才能够把你逮捕归案。自从那次公司里遭到抢劫之后，这位当时在场的年轻人凭着对作案者相貌的记忆，一直在街上到处寻找。他发现了你在这间酒吧间里，于是立刻就向我们警察局报告了这一情况。”

看来这就是做内线接应的那个年轻人吧。可是，我并没有发现他在这儿露过面呀。因为这里是事先约好碰头的地点。事到如今，即使我说出对方是内线接应的真情，警察也不会相信的。如果这个年轻人是内线接应者的话，事情成功之后决不会不要报酬，并且不怕牵连，亲自出面进行告发的。这是十分简单的常识。

那么，也许是什么地方出了纰漏了吧。那个年轻人分明是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的，如果把一切都公布出来的话，对他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对我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他怎么会下这么大的决心——居然不怕别人揭短的呢？也许是由于良心上的谴责吧。

可是，过了几天以后，事情就弄清楚了。随着调查工作的进展，我渐渐地明白了，我所抢劫的那笔钱要比该公司所上报的被劫款额少得多。

原来那个年轻人唯恐被人发觉，整天提心吊胆的秘密犯罪活动就是盗用公司里的公款呀。这家伙巧妙地布置了一个圈套，把全部罪名都转嫁到了我的头上。想必这家伙现在一

定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正在埋头努力工作吧。可是，不管我怎样竭力分辩，无论是谁也不会相信这种荒诞离奇的故事的。

唯一的证人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这里是病房，是只住一个人的特别病房。这家医院地处市中心，规模相当大，并且设备齐全，拥有许多第一流的医生，在社会上颇受好评。

病床上躺着一位患者，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头上包着绷带，就象是印度人缠着的头巾。除他之外，病房里没有任何人。

听到敲门声，这位患者放下看了一半的杂志，喊道："请进来。"

一位年轻的护士推开房门走了进来。她穿着浆洗得整洁挺括的白大褂，端着盛有午餐的盘子，她和颜悦色地说道："该用午餐了。"

"啊，已经到吃午餐的时间了吗？什么事也不干，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连时间也弄不清楚了。"

患者起身下床，朝窗外远眺着。由于这间病房在六层楼，所以视野相当开阔。某公司的办公大楼矗立在不远处，清晰可见。公司职员们正在房顶上休息和活动着。有的人在打排球，有的人在悠闲地交谈着。看来正是午休时间。

他突然想起，要是有个人陪着聊天解闷那多好啊。无论谈些什么都行。于是他试着问道："进入病房时难道还要敲

门吗？”

“那倒不一定。但不允许因敲门而惊醒病情严重的患者或需要安静的患者。”

“这么说，我是病情比较轻的患者啦？”患者脸上露出了笑容。

护士点了点头：“是的，不能说是病情严重。你不是精神很好吗？现在感觉怎么样？”

“头还是痛得厉害啊。”

患者隔着绷带用手按住头皱起了眉头。尽管这颦眉裂嘴的神态多少有些做作，但护士还是以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安慰道：“你的遭遇太不幸了，实在令人同情。不过，我对你的勇敢非常钦佩。”

患者顿时有些紧张起来，用担心的语气问道：“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一位警官在这间病房的门外不动声色地看守着，凡是进出的人都要受到严格的盘问搜查。我对警官说，我是这间病房的值班护士，有必要知道情况。于是他就破例悄悄地告诉了我。”

“是那样吗？”

“据说你是亲眼看到了行凶罪犯们的脸的唯一的证人。”她的说话声里和眼神里都充满了敬意。

患者似乎有些得意起来，一边用餐一边说：“既然有警官看守，那我就放心了。这也不是什么极端保密的事情，即使对你说得再详细一点也没关系。”

“那太好了。请说吧。”

“那是四天以前夜里的事情。凌晨两点左右，我从朋友

家回来，一个人在路上走着。突然看到从一幢高大的房子里鬼鬼祟祟地溜出来三个男人。我觉得好象不对劲，其中定有蹊跷。当时要是就近在谁家借用个电话，立刻向警察局报告就好了。可我竟不顾一切地喊叫了起来。谁知，那帮家伙非但不逃跑，反而穷凶极恶地向我扑了过来。”

“哎呀……”

“我虽然奋力搏斗，但毕竟是一人难敌三人。只觉得头部被什么东西猛烈地砸了一下，随后便失去了知觉。至于过路的行人发现后把我护送到医院来，那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你当时一定很害怕吧？”

“不，当时我只顾搏斗，一点也没想到害怕。可是，事后一问，才知道那幢房子里的主人被杀死，并且被抢走了一大笔钱。直到这时，恐怖感才从胸底涌了上来。”

“是那样呀。那么，当时你看到了罪犯们的脸吗？”

“是呀，借着不远处路灯的光，在慌乱中略微看了几眼。可是，这些恶棍竟然对我下此毒手，我决不会忘记他们的脸！只要下次再见到，我马上就能准确无误地认出来。”

“据说除你之外，没有任何目击者。”

“虽说受到袭击的那幢房子的主人看到了罪犯的脸，但他已被杀害了。这样一来，能作为证人的，只有我一个人了。”

“是吗？”

“是的。”

“为了主持正义，请安心休养，争取早日康复……”

在闲聊之中，患者用完了午餐。护士端起餐具，走出了

病房。

在雪白清洁、宁静寂寞的病房里，时间悄悄地流逝着。病房里躺在床上的患者无事可干，显得很无聊。由于睡眠十分充足，所以即使要睡也睡不着。没办法，他只好重新拿起杂志，漫不经心地翻阅了起来。

外面又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接着一位医生推开房门走了进来。这是个中年男子，从白大褂的衣领中间可以看到系得很端正的领带。可是，患者打量着对方的脸，迷惑不解似的问道："已经到了下午查病房的时间了吗？怎么不是以往的那位医生了？"

"哦，原来的那位医生是负责进行治疗的，而我是专门作精密检查的，分工不一样。"

"是那样吗？那么，接下来就要作特殊的检查了吗？"

"不，也算不上是什么检查，只不过是作为参考，顺便来问问罢了。"

"我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已经对头部爱克斯光透视片、脑电波以及送到我这儿来的其他资料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诊断结论是什么呢？"患者用不安的声调提心吊胆地问道。

医生点了点头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症状。"

"那就好了。想必你也知道吧，我是唯一的证人。一旦大脑出了毛病，提供证词的能力就成问题了。只要知道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也就放心了。"

"那么，你现在心情如何？"医生瞧着患者的脸问道。

患者又一次把手按在头上说："还是头痛。也许是心理作用吧。"

"可能是那样，但恐怕有必要作一次仔细的检查。请把双手向前伸出。"

"是……"患者把两手伸出，等着下面的吩咐。

"请把两手合拢，垫在头部下面。"

"是这样吗……"虽说有些迷惑不解，但患者还是照办了。他把两手的手指交叉合拢起来，然后塞入了头部和枕头之间，这到底是要做什么检查呢？

"好，这就行了。"

医生点了点头，接着用左手使劲地按住了患者的前额，用右手从衣兜里拿出了什么东西。患者还以为是要用袖珍电筒检查眼睛。但仔细一看，却发觉不对。这好象是个小型的喷雾器。他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呀？"

"我希望你不要大声地说话。这是烈性麻醉药，只要吸入一点儿，立刻就会失去知觉。"

"到底……"面对这出乎意料、莫名其妙的突然情况，患者不禁惊叫了起来。但他马上又打消了呼喊的念头。这病房的墙壁相当厚，喊声恐怕传不出去。再说，使劲一叫，接下去就不得不吸入空气。对方也许会趁此机会喷出麻醉剂药雾来的。

他试图进行反抗，但这也办不到。两手重叠着被脑袋压在枕头上，而头又被按得死死的，丝毫也动弹不得。这显然是中了圈套。医生以冷静的语气说："叫也无济于事。我已经预先对在走廊里看守的那位警官说明过，将要注射一种很痛的针剂。因此，他一定认为你是痛得忍不住才叫喊的。"

“这就是检查吗？为什么要进行麻醉呢？请解释一下。”

“这不是什么检查。”

“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不会不明白吧。你好好考虑一下，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我是极其重要的、唯一的目击者。可是，决不可能发生那种……”患者突然变得惶恐不安，惊慌地说道。他脸上露出了对此实在是难以相信的神情。

但医生却使劲地点着头说：“不错，正是为了这个。”

“这么说，你果真是职业杀人犯了。是化装成医生混进来的吧。”

“别说什么化装不化装了。我就是这家医院里的正式医生。”

“原来那个医生为什么……”

“只要一见到厚厚的成叠的钞票，无论什么人都会为之动心的。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你是打算消灭我吗？”

“最初我曾考虑用药物使你双目失明。但如果被人发觉是我干的，那就麻烦了。因此，我决定采用更加安全简便的方法。”

“可是，你这样做就犯了杀人罪啦。”

“你用不着替我担心，请别忘了，我是医生。无论怎样都能对付过去的。例如，先使你失去知觉，然后再把你从窗口扔下去就解决问题了。我只要对脑电图上的曲线作一些修改，就足以证明你是自杀了。算啦，事到如今，还是自认倒霉吧……”医生沉着冷静地把喷雾器进一步靠近了患者的

脸。

由于恐怖和绝望，患者瞪大两眼，顿时冷汗遍体。但他定了定神，象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似地挣扎着诉说道："请等一下。没有那种道理。一定是什么误会。你听我说，这是误解。"

"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假如是遗言的话，也不是不能稍微听一下。不过，也只是听听罢了。别指望我会替你去转告给谁。"

"那也行。好啦，不瞒你说。我虽然是证人，但并不是真正的证人。"

"你说什么？我有点听不懂。"

"简而言之，我跟他们是一伙的。就是说，犯罪后撤退时，为了预防万一，我轻轻地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跌倒在路边。这一切都是事先计划好的。"

"为什么你要接受这样的任务呢？"

"这样一来，即使同伴们被逮捕也不要紧，我是唯一的证人。只要我出面证明说，他们跟我所看到的罪犯不一样，那就会全体无罪释放。这是谨慎加谨慎，万无一失、安全第一的作战方案。"

"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有人委托我把你消灭掉。"

"所以说，这是误会。先让我把事情问清楚，然后你再动手也不迟呀。"

"岂有此理！象这种事情又不能以后重新再干一次的。"医生冷冷地拒绝道。

患者自言自语似的说："也许他们不信任我，担心我叛变吧。再不然就是想吞掉该分给我的那份钱吧。"

“反正是那么回事，都差不多。”医生以同情的口吻表示同意。

这时，患者好象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拼命地说了起来：“一定是这样。怎么样，你仔细地想想吧。那些家伙连我这样的同伴都不信任，实在是太冷酷无情了。不管是谁，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他们立刻就会毫不惋惜地抛弃掉。只要他们知道你掌握了内情，这帮心狠手辣的家伙迟早要设法干掉你的。”

“确实如此。这样说来，他们果然是些凶恶残暴的家伙。”医生的态度稍许缓和了一些。

患者趁势进一步说道：“求求你，还是打消原来的念头，别白白被人利用了。跟我一起到警察局去坦白自首，把所有的事情都源源本本地说出来吧。”

“好吧，那样也行。”医生终于答应了。

患者总算松了口气，开始说起感激的话来：“谢谢你了。救命大恩，永世不忘。可是，你怎么这么快就相信了我说的这些话呀。大概你一做医生，看人的目光就变得日益敏锐起来了吧？”

“正是这样。不瞒你说，我原来就怀疑你不象是靠得住的证人，所以特意演了这出戏。不错，你坦白得相当彻底；或者可以说，你中了我设下的圈套。”

听了这话，患者气得牙齿“格格”直响，懊悔莫及地叫道：“竟然上了这种当……”

他真想从床上跳起来向对方猛扑过去。由于医生已经松了手，也许能使出劲来的吧，但现在为时已晚了。在这里杀害医生的话，必然会被判杀人罪，头上扎着绷带，身上穿着

病号衣服，要逃跑显然是不行的。何况门外还有警官看守着，竭力不让唯一的证人发生什么不测的意外事故……

藏身之处

这位神经科医生听完N先生的话之后说道："确实是这样啊。你老是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因此，你才诉说自己感到胆战心惊，心慌意乱吧。"

"是那样。"

"并且，还不断地感到似乎被谁监视着，紧紧地追赶着……"

"是那样。"

"无法挺胸昂首地走上街头。面对社会，心里有一种自卑感……"

"是那样。医生，求求你，无论如何请给我治好……"N先生象抓住救命稻草似地苦苦哀求着。

但医生却冷冰冰地说："要治好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知道，病毕竟是病啊。"

"那个，病因知道吗？"N先生不禁紧张了起来。在被告知病名的瞬间，谁都是这样的。

"早就知道啦。你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就意味着你犯了什么罪行。怎么样，一语道破了吧？"

被对方这么一针见血地指出隐情，N先生不禁大吃一惊，顿时脸色苍白。

"我对你完全服了。你知道得太详细了。不瞒你说，是

有那回事。”

“你干过什么坏事？”

“做过强盗。我闯入一家刚关门打烊的超级商场，用匕首逼住店员，抢了售货款逃了出来。从那以后，我一直提心吊胆的，老是担心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会不会被人认出面孔来。就是晚上睡觉时只要门外一响起脚步声，就疑心是警察来逮捕我了，立刻吓得毛骨悚然，从床上跳了起来。”N先生絮絮叨叨地诉说着。

医生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干这种事可不行哪。这样说来，那件事好象是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我记得读到过那则报道。”

“那个犯人就是我。医生要把这件事情报告警察局吗？”

“不，作为医生来说，决不能把由于职务上的原因而得到的患者的秘密泄漏出去。如果做这种缺德事的话，必将失去信用，再也不会有人来看病了。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可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自首。心情也会开朗起来的。”

“医生把这当作旁人的事，因此说起话来毫不费力。如果社会上的人都那么通情达理的话，所有的犯人都会去自首了。我实在是不愿意自首。我最讨厌的就是警察局、法院和监狱之类的地方。只要一想起这些，就会不寒而栗，冷汗遍体。医生认为怎么样？”N先生对医生的提议表示反对。

医生点着头说道：“连我也很讨厌那些地方呀。”

“就是呀。监狱里乱糟糟的，尽是些面目狰狞的家伙吧。要是被押进那种鬼地方的话，那还不如去死呢。”

“虽说这样，但也下不了自杀的决心。”

“是那样。”

“如意算盘打得未免有些太妙了吧。”

“医生有什么好办法吗？我到医生这里来也是有某种缘份的。是天生的巧合，神的旨意。就象是被追赶得走投无路的小鸟飞进了密林中的安全窝。请救救我吧。作为医生，把患者扔在一边甩手不管是违背人道主义的吧。”N先生不顾一切地恳求着，连语无伦次，逻辑混乱也不管了。

医生双臂抱肩，考虑了一会儿之后说：“也不是没有办法。不过，这不属于我的业务领域。我给你介绍一个合适的人，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的吧。决不会害你的。”

听了这话，N先生不禁喜出望外，脸上浮现出感激和喜悦、期待和希望混合在一起的表情。

“务、务必请你多多关照。请让我跟那个人会见一下吧……”

N先生按照医生所指点的道路，来到了一家地处郊外的酒吧。这是一间不引人注意的小小的酒吧，店堂里也没有什么顾客。N先生小声地向老板要求道：“给我来一份叫做蓝色鼹鼠的鸡尾酒。”

这是暗号。于是，对方点了点头，微笑着答道：“那位医生已经打电话告诉我了。事情我都知道了。我来帮助你吧。”

“啊，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啊。我一时心血来潮，干出了那种荒唐事，但你们并不嫌弃，而是热情地给予帮助，真叫人感动。可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稍微改善一下我目前的状况？”

“就是说呀。在这一事件的风波平息下来之前，你只要不引人注目地隐藏起来就行了。”

"要隐藏多长时间才行呢？"

"象你犯的这种罪嘛，大约得躲上三年吧。我对警察局的内情了解得很详细。如果你三年内一直不露面的话，警察局将会因长期找不到线索而懒得追究，停止搜查。于是，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社会上的人们也会把这件事忘却的。如果是杀人案之类的重大事件的话，那还得用更多的岁月。三年以后，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了。"

听了对方的解释，N先生不禁又有些失望了。这办法实在是太平常了。

"从道理上来说，也许是那样。但是既没有合适的藏身之处，又没有那么一大笔钱……"

"至于费用么，多少不论，只要你尽力而为就行了。除此以外，藏身之处等等，一切都由我来办理。可是，不能有更高的奢望。必须干点什么活，并且，烟酒女色之类都是严禁接触的。"

"真的吗？关于行动不自由，我是有精神准备的。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就太理想了。务请多多关照。我这就拜托你了。我所有的钱都在这儿。这是抢来的那笔钱用过后剩下的。"

"好吧……"

老板走到房间角落里，俯身在地板上拉开了一扇隐蔽得极其巧妙的暗门。这下面有一条地道。N先生跟着老板，弯着腰在狭窄的地道里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等到再一次爬上阶梯，钻出洞门一看，已经来到了一间房间的里面。

在这儿，老板把N先生介绍给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N先生向对方招呼道："麻烦你了。请多关照。"

“啊，请尽管放心。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为了不让任何可疑的人从外面闯进来，四面都筑有很高的围墙。”

N先生朝窗外看了看，果然是围墙高耸，森严壁垒。他一边环视着周围一边说：“这儿的人真不少啊。”

“这些人都是来投靠我的，在他们各自的事件的风波平息之前，都得呆在这儿过日子。每个人都是由我进行照看的。”

“恕我失礼——这可是一种奇妙的事业啊。你也是个与众不同的怪人。对于东逃西躲的犯罪者的心理状态，你真是了如指掌，并且还热情地伸出了援助的手。大概你从前一直是从事跟犯罪分子打交道的工作的吧……”

对方苦笑着说道：“差不多，也可以说是那样。既然有需要，就会有供给。因此，我就在这儿开张营业了。”

这样一来，N先生就开始在这儿生活了。虽说不免有些粗糙简陋，但衣食住都能得到保障。只要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就行了。尽管这种生活不太快乐，但却非常安全，因此，忍耐一下也是值得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晚上睡觉再也不会做被警官追赶的恶梦了。可是，三年的时间毕竟是漫长的。有时不禁感到有些寂寞无聊，忍不住后悔地想道，早知道会落到这个下场的话，别去干那抢劫的勾当多好啊。可是，既然犯了罪，那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呆在这儿，等那件事情的风波平息下来。

有时真想越过围墙到外面去自由自在地玩上一阵子。但一想到那样做可能会导致被逮捕的厄运，于是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由于这儿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只好热衷于劳动。渐渐地，他开始明白了，在劳动中也有着无穷的乐趣。

每天早睡早起，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因此，他的身体很健康。如果还继续过着东奔西逃、四处漂泊的生活的话，也许身体会垮掉的吧。想到这些，N先生不禁暗自庆幸：还是到这儿来的好。

三年的时间终于过去了。一天，这儿的主人，就是那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告诉N先生说："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即使到外面去也可以平安无事了。我对社会心理学和统计学等等相当精通。就是说，不管你在哪条街上散步，因被人怀疑而引起不愉快的概率等于零。"

N先生衷心感谢道："多亏了你的热情帮助，今后我可以走上安分守己的人生道路了。如此大恩，终生难忘。就象以前，有一年冬天，我得了重感冒，咳嗽不止，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之际，终于请到了一位医术高明的好医生……"

"这点区区小事，也是我应该做的。那么，请振作精神，重新做人吧。假如又犯了法，东奔西逃，无处躲藏的话，随时都可以到这儿来……"

"不，我再也不想到这儿来了。虽说生活过得还不错，但这千篇一律，寂寞无聊的滋味实在是难以忍受。"

于是，N先生再次穿过地道，回到了原来的社会上。

那件事情的风波果真是平息了吗？N先生仍然有点担心。他鼓起勇气，硬着头皮走进了以前自己抢过钱的那家超级商场，但无论哪个店员都没有投来怀疑的目光。看来，三年的岁月把一切都冲洗得干干净净。

太好啦！过去的一切都在忘却的彼岸消失了。N先生心

里的不安已不复存在，他找了个正当的工作，开始过起了安分守己的生活。

过了大约一年，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要给当时为自己提供藏身之处的那个好心人送礼致谢。多亏他热情照顾，在生活安定富裕的今天，总该拿点礼物去登门道谢吧。

可是，他来到原先的那家酒吧一看，老板已经认不出自己了。也许是暗号变了吧。虽说地板上好象有一扇暗门，但又不能自作主张地拉开来钻进去。

可是，N先生并不泄气。他凭着以前穿地道时的记忆，在地面上慢慢地走着，终于准确无误地找到了那个地方。

这是一幢被围墙环绕着的庭院宽畅的建筑物。他使劲地跳起来向里面看了一眼，只见那些房子都是自己以前朝夕相处，非常熟悉的。他很快就找到了入口处，但这儿站着一个男子。N先生说道："能让我进去吗？"

"不行啊。上面有规定，普通人谁都不准入内。所以派我在这里守卫。"

原来如此。N先生感到很佩服。这里毕竟是戒备森严啊。怪不得可疑的家伙从未混进去过，原来是有人在站岗。N先生装着一无所知的样子问道："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上面规定，不准泄漏秘密。这里跟你这样的普通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悄悄地说总不要紧吧。请告诉我吧……"N先生絮絮叨叨地恳求着。

那个男子向四面瞧了瞧，小声地说："是监狱呀。"

"什么？万万没想到……"

"这是正在进行试验的新型监狱。究竟是根据什么方针

进行试验，我可不太清楚。我只是被雇用的看守人员。可是，真奇怪，不知为什么，我已经被雇用了很久了，但这里从未发生过越狱逃跑的事情……”

豪华的保险箱

为了制作一个极其豪华的大型保险箱，我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用光了。有些家伙说我是个干蠢事的傻瓜。可是，这帮家伙其实也跟我差不多。有的人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开着车到处兜风，花在上班路上的时间反而增加了一倍，却感到扬扬得意。还有的人每天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毫不珍惜宝贵的时间，可是却买了一块走时极其精确的高级进口表，装模作样地戴在手上。还有的人则以铺张浪费，挥金如土为嗜好，并且从不后悔。既然如此，象我这样做个高级保险箱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因为我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所以只能住在一幢公寓的房间里。不过，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小偷会打算把整个保险箱一块儿偷跑的，因此，外出的时候也用不着担什么心。

我只要一有空，就很认真地擦着这只心爱的保险箱。这只保险箱是用优质合金钢制成的，非常坚固，并且外面还镀上了一层银。一旦发现上面有一星半点的污痕，马上就用柔软的绒布抹拭干净。这只保险箱的外表越擦越亮，就象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可以清清楚楚地照出我的形象来，真是越看越欢喜。

做完这件愉快的工作之后，到了晚上，就躺在保险箱对面的床上，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我就这样自得其乐地过

着日子。

“喂，快起来！”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被人叫醒了。睁开眼睛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用黑布蒙着脸，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威胁着我。

“别碰那只保险箱！”

我不知不觉地叫了起来。无论是谁，都不愿意让那些讨厌的家伙随便玩弄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吧。可是，我突然发觉，自己的手脚已经在刚才睡着的时候被他绑了起来，动弹不得了。因此，除了高声叫喊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不许叫！再叫一声就要你的命！喂，快点老老实实地把开保险箱的方法讲出来！”

“可是，那个里面……”

“你给我太平些吧。”

那个汉子把一团破布塞进了我的嘴里，然后说道：“喂，给我把拨号盘的号码写在纸上！”

没有办法。我仍然被绳子绑着，所以只好勉强握住笔，歪歪扭扭地把那个号码写了出来。这个汉子手忙脚乱地拨着拨号盘，一边还不住地回过头来看着，生怕我挣脱捆绑。

当门打开的时候，装在里面的自动音响装置就开始播送起优美动听的音乐来。并且，保险箱内部的照明灯也亮了起来。顿时，一片金黄色的光芒从里面向外映射了出来，真是灿烂辉煌，不禁使人眼花缭乱。这是由于在保险箱的内壁镀了金的缘故。象我这样把大量的黄金都毫不吝惜地用在这个保险箱上的人，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吧。

这个汉子的眼里露出了贪婪的目光，在这些闪闪发光的黄金的诱惑下，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只大型保险箱。紧接着，保险箱的门便无声无息地关了起来。这是由于利用了一种红外线的最新装置的作用，我所引以自豪的就是这一了不起的发明。

“怎么回事？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东西也没有哇。快开门！”

从保险箱里传出了很微弱的声音。可是，我的手脚都被绑着，没法开门。于是，他就在保险箱里拳打脚踢大闹起来了。这可是好事情。只要你在里面一折腾，事先安装好的自动报警装置马上就会鸣响警笛，立刻通知警察局将这个家伙逮捕归案。

这样一来，又可以得到一笔协助捉拿罪犯有功的奖金了。于是，保险箱内壁镀的金又可以加厚一层了。这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情吗？

眨眼之间的命运

在监狱的一间牢房里关着三个囚犯。其中有一个人说道：“唉，我的命运实在太糟糕了。只要沉住气再躲藏一个星期的话，就能避过这阵风头了。真倒霉！”

另外一个人接着说道：“我的命运更糟糕。只要那辆该死的汽车能够提早五分钟开出的话，我早就逃之夭夭，远走高飞了。”

于是，第三个囚犯便自言自语的说道：“你们两个还算是好呢。我的命运更为悲惨，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巧妙的行动计划都一帆风顺地完成了，可是仅仅由于一眨眼的时间，就被逮捕了。”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另外两个人都疑惑不解地问道。

于是，他便一五一十地开始从头说了起来。

我住在一幢公寓二层楼的一间房间里。有一天晚上，我很想出去逛逛夜市，但是却两手空空，口袋里掏不出一点儿钱来。

虽然我手头如此拮据，但也不是没有收入。我白天在一家手表厂里工作。可是，我借了一笔钱买来的股票最近开始大幅度地跌价了，为了尽快地摆脱这一危机，我必须把工资

的大部份都用来还债，以便趁早抛出这些股票。

我老是绞尽脑汁地苦苦思索，希望能够想出一个好办法来搞到一笔钱。想来想去，只有去做小偷才能搞到这笔钱。可是，小偷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究竟潜入到哪一家去最合适？什么地方有现金？该怎样下手？所有这些我心中一点儿数都没有。

我只知道在自己工作的那家手表厂里什么地方有现金。可是，潜入厂里去作案却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有关方面首先会推测这是熟知内情的人干的，并会把我列为怀疑对象而由警方逮捕的。

要想表明自己与此案无关的话，必须设法证明当时自己不在作案现场。就是说，必须找到充分的证据，有力地证明，在犯罪活动进行的时间之内，自己并不在现场。最好能够找到一位证人，可以出场证明，当时自己是呆在公寓里自己的那间房间里。可是，一时却找不到能够出面为我作证的合适对象。即使有人愿意出面为我作证，也不能过于信任别人，毕竟是人心隔肚皮呀。可以想象，这家伙一定会以此要挟，毫不客气地把钱分去一半，并且以后还会三番五次地跑来敲竹杠的。而且，这种家伙在受到警察盘问时，也许马上就会吐露真情，把一切都和盘托出的。看来请求别人出面作证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好办法。

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可以利用照相机。如果当时我正在这个窗户边上向外面拍照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呢？窗户下面是一条街，对面是一家大药房，这家药房每天晚上直到深夜还是灯火通明，忙忙碌碌地接待着顾客。如果我把拍好的照片拿给警察看，并且镇定自若地说："请看，当时我正

在这儿向外拍照呢。”那毫无疑问，警察经过核实以后，一定会消除对我的怀疑的。因为一个在这儿摆弄照相机的人不可能同时在另一个地方进行犯罪活动。

一旦解决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剩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只要给照相机装上一个定时装置就行了。当然，由于作案时间较长，那些以秒计算的普通的自拍装置是无法使用的。可是，由于我对钟表技术十分精通，因此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可以把手表与照相机快门巧妙地结合起来。

从这以后，我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关起门来废寝忘食地研制着这种自动快门。最后终于试制成功了。我一试验，效果非常理想。只要打开定时开关，三十分钟后，快门就会“咔嚓”一声自动地按下的。

看来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我决定着手进行准备，将其付诸实行。从厂里下班回到公寓之后，等到天黑，我就把照相机对着窗外按了两、三次快门，以便确定方位角。接着，我就把照相机对准那家大药房并固定好，然后装上了自动定时装置。房间里的电灯就让它照原样开着，如果关掉的话，人家会认为我不在房间里的。一切都布置好以后，我便蹑手蹑脚，尽量不让人发觉地悄悄出了门，向着那家手表厂走去。

潜入厂内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我每天在这家厂里上班，对于哪一段倒塌的围墙还没修好，夜间值班人员什么时候出来巡逻之类的事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接着，我挺顺利地撬开了会计室办公桌的抽屉。当然，为了不留下指纹，我是戴着手套干的。抽屉里有着一迭厚厚的钞票，虽然这笔钱称不上是什么惊人的巨款，但对我来说

却是绰绰有余，足以解燃眉之急。也许装在公寓里的那架照相机上的自动装置现在正在按快门吧。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把钞票塞进了皮包里。

最后，我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直到确信自己并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证据之后，才悄悄地溜出工厂，急匆匆地回到了公寓里。一进房间，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照相机。我一看，照相机的快门已经正确无误地被按下了。我放心地松了一口气，拿起照相机对着窗外又按了一下快门。这样一来，就可以有力地证明我一直是在这间房间里了。

可是，还有一些剩下来的事情必须赶快做好。我把自己制作的自动定时装置从照相机上拆下来，悄悄地扔进了附近的一条河里，接着又把那迭钞票放进一个铁皮罐头里，埋藏在河边的一堆乱石头下面，并做了暗号。

重新回到房间里以后，我暗自庆幸，看来事情干得神不知鬼不觉，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

第二天，工厂里果然沸沸扬扬，闹得不可开交。原来夜间值班人员在巡逻时看到会计室的门开着，感到很可疑，朝里一看便发现有人盗窃了现款。可是我若无其事地站在人群里，一点儿也不慌。因为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

警察局派来的破案人员查看了现场之后认为，作案者肯定是熟知内情的本厂职工，于是便逐个地开始对每一个职工进行盘问，但是我却胸有成竹，镇定自若。一位警察向我问道："昨天晚上发案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在公寓里自己的房间里。"

"跟谁在一起的？"

“不，一个人在房间里。”

“没有证人可不行呀。”

“虽然没有证人，但是我有证据。”

“是什么证据呢？”

“当时我正在窗户边上向外拍照，你只要调查一下就会明白的。”

“那么，请把照相机拿来给我看一下。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那就可以消除对你的怀疑，宣布你与此案无关。”

我在心里暗自得意地笑了起来，可是脸上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跑回公寓里，把照相机拿来，交给了一位精通照相技术的警察。只要照相机里的胶卷显影之后，他就会明白，昨天晚上我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即使暂时离开一会儿，也绝不会超过三十分钟的。而从公寓到工厂往返一次至少也得花一小时，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警察都会据此而得出结论：昨天晚上这架照相机的主人确实没有到工厂去过……

他说到这儿时，另外的两个囚犯忍不住疑惑不解地插嘴说道：“这样说来，不是一切都按原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吗？”

“不，如果事情干得顺利的话，现在就不会呆在这种倒霉的地方了。”

“也许是那个按快门的自动装置出了什么故障吧。”

“不，那位警察把胶卷冲出来以后，发现拍得很清晰。可是，胶卷上拍出来的并不是我所预想的那家大药房，而是一辆卡车。这是家具店一辆送货用的卡车，当时正好停在路边。”

“这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只要对这辆卡车调查一下，不是仍然可以证明你当时确实在自己的房间里吗？”

“如果仅仅是卡车的话，那倒好了。可恨的是那辆卡车上装着该死的东西呀。”

“那到底是什么呢？总不见得卡车上会有什么东西给你带来麻烦吧。”

“可惜偏偏是有的呀。卡车上装着该死的大镜子。那面大镜子正好不偏不倚地对着我的房间的窗口。由于警察对照片进行了放大，所以我的计划全部破产了。在被放大的照片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我的房间里空空如也，连人影都没有一个。不仅如此，警察还据此进行推理，很快就得出了结论：这架照相机当时是装有某种自动定时快门装置的。”

“是呀，你的命运实在是太悲惨了。”

“这是因为照相机在最糟糕的时候眨了眼睛。仅仅是由于那么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一眨眼的时间，我就被逮捕了，成了犯人。命运啊，你是多么不公平啊！”

成问题的装置

法庭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的气氛。规定的时间一到，威严的法官便来到了法庭上，顿时全场起立，无一人敢喧哗。法官宣布开庭。

被告席上站着一名中年男子。他的脸上明显地露出愤愤不平的表情，不停地微微摇晃着身体，焦躁不安地使劲绞着双手，并且嘴角剧烈地痉挛抽搐着，眼神也十分呆滞干涩。也不知道他是对这次审判大为不满，怨气冲天呢，还是天生就是这种古怪的性格。

检察官开始提出起诉："被告确实是制造出了一种可怕的装置。如果对此不加干涉，放任自流下去的话，很可能会从根本上把整个社会秩序颠倒过来，从而引起一场空前的大混乱。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必须严加惩罚。可以说，这是一桩在审判史上从未有过的、极其危险的特大案件……"

检察官歇了一口气，继续庄严地往下宣读："……发现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独自一人钻在地下室里，鬼鬼祟祟地在研制某种奇怪的装置。警察局接到了从某位市民那儿打来的电话之后，极为重视，立刻派出警车前往现场进行调查。这样一来，事情就被发觉了。因此，立刻就将当事人逮捕，并没收其装置。虽说这尚未对社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危害，

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可怕的恐怖行为。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成问题的装置作为物证被搬到了法庭上。其外形如同一个大型的保险箱，外壳闪耀着银白色的金属光泽，并且还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许多按钮和小型的指示灯，此外还有一条细长的槽，好象是专供卡片输入输出用的。总之，这台装置给人以一种极其精巧的印象。

被告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连说话的声音都走了调：“这是我的东西！是耗费了大量的资金，经过了长年累月的苦心研究，好不容易才制作成功的。那些可恶的警察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蛮不讲理地将此强行夺走。什么警察，简直跟强盗一样……”

法官神情严肃地制止了被告未经准许的发言：“这里是法庭。不许随随便便地胡说八道！另外，被告不许破坏法庭秩序。有话要说，可以委托律师代为申诉。”

一位律师安慰着被告说：“你这种愤愤不平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高声叫嚷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把事情弄糟。只有我才是你的辩护人。希望你对这一点有所理解。所有的律师都对此案感到非常棘手，不愿出庭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出于同情心出庭为你辩护……”

这位律师喋喋不休地讲了好久，总算说服了被告。

法官瞥了一眼安静下来的被告，慢条斯理地说：“据被告声称，该装置对社会大有益处，没有丝毫危险和害处。为此，有人提出，被告必须当场将这一点解释清楚……”

律师只觉得背后让被告推了一把，于是又进一步补充道：“……假如这个装置的性能为人们所知道，一定会得到

广泛的支持。我请求法官先生把有关方面的各位专家学者召集到法庭上来，对这个装置进行鉴定。”

可是，检察官却对此提出了异议：“这可不行。若这样做，关于这个可怕的装置的新闻将会在社会上传播开来的。我要求法官先生驳回关于对这个装置进行鉴定的申请。并且请求在非公开的情况下审理这一案件。并非我喜欢秘密审讯，而是情况特殊，不得不如此。举例说吧；假如有人发明了一种使用简便而又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是否应该将这种武器公诸于世呢？不用说，当然不宜公开了。本案件也同样如此。”

法官点头道：“我批准检察官提出的请求。据此，本案将进行非公开审讯。”

法庭上的几位工作人员立即将所有的旁听者赶了出去，并且紧紧地关闭了大门。

被告见状又大嚷大叫起来：“岂有此理！秘密审判是荒谬绝伦的非法行为，这跟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有什么两样？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难道还允许有这种荒唐事吗？我对此表示最强烈的抗议！这么多律师竟然都无视法律，听任法官先生作出如此无理的决定。据我所知，受委托的律师有义务尽力为被告辩护。请给我想个好办法吧！”

“但是，法官先生已经对此作出决定了呀。这是不能违抗的。要是不顾一切地无理取闹，反而对你不利。”

这位律师面有难色，仿佛已对此失去了兴趣。可被告却怒气冲天，暴跳如雷，一把扼住律师的颈脖，另一只手抓起一把椅子使劲地挥舞了起来。法庭工作人员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他扭住，使他老实下来。

但是被告仍然声嘶力竭地叫道："你们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竟敢联合起来陷害我！整个社会都失常了，一切都乱成了一团糟！这儿的一群蠢驴全是些失去理智的精神病患者……"

法庭工作人员赶紧用毛巾堵住了被告的嘴，好容易才使他安静了下来。一位律师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提交给法官，然后说："从被告刚才的举动来看，可以作出如下判断：被告精神失常。被告居然一口咬定法官先生、检察官先生、法庭工作人员，甚至所有的律师全是精神病患者。显然，除了被告本人大脑失常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解释。这是医生开具的精神分析鉴定书。被告是一名病情相当严重的妄想症患者。考虑到这一点，我请求免除对被告的刑事处分。"

法官开始宣读判决书："由于被告精神失常，所以不拟判刑。本庭决定，将被告送入指定的医院，在痊愈之前不得重返社会。同时，立即没收这个成问题的装置，由法院负责将其销毁。绝对不能让社会上的人们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种可怕的装置。这是我们司法部门的神圣职责。"

可是被告又大吵大闹起来："岂有此理！凭什么硬把我当成精神病患者呢？这完全是你们歪曲事实，单方面作出的结论……"

律师对被告安慰道："算了，别胡搅蛮缠啦。现在最要紧的是抱达观的态度，应该想开一些。要知道，判决书已宣读过，按照社会上的惯例，被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判决……"

于是，审判便到此结束了。

在一家精神病医院里有一个中年男子，老是不停地唠唠

叨叨发着牢骚："这是多么蛮不讲理的事啊！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疯狂之中啦。"

同一间病房里的一位病人向他搭讪着说："当然是这样罗。不然我们怎么会被送到这种鬼地方来呢？喂，你干了些什么呀？"

"我发明了一种绝妙的装置。这是一种最新式的电子计算机，无论多么复杂的案件，在数秒钟之内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审理完毕。转眼间就能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出判决书。一旦这种装置被普及，必定能大幅度地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并且可将公民们所必须交纳的税款降低到最少限度。什么检察官啦，法官啦，律师等等全都用不着，统统可以改行……"

那位病人听后点头说道："这实在是毫无办法的事情。要是这种装置试制成功，司法部门那些吃法律饭的先生们可就保不住饭碗了，恐怕要拖儿带女地在街头流浪乞讨吧。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要齐心协力地把你送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来啦。"

"照你这么说来，倒也不无道理。或许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可你为什么也被送到这家医院里来了呢？"

"可以说，我跟你是同病相怜哟。我经过长时期的苦心钻研，创造出了一种新式治疗法，可以通过预先诊断来发现将要干坏事的人，并对其施行大脑手术，改变其思想，使其转变成正直的好人。正当我打算将这种新式治疗法公诸于世时，突然被逮捕了。秘密审判之后不由分说就被押送到这里来了。要是社会上果真一个坏人也没有，那些司法部门的法律专家们只好去喝西北风啦！"

——不用说，他们两个人这辈子是别指望从这儿出去了。

逃跑的道路

深夜。在火车站内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潜藏着两个男人。惨淡无力的灯光静静地洒在一条条冰冷的铁轨上。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一个年轻的男人小声地问道。

于是，还有一个老成些的中年男子答道："现在就走动的话，还太危险。再稍微等一会儿。只要末班列车一开出，车站里就没有一个人影了。到那时候再逃跑就安全多了。"

刚才，他们两人悄悄地潜入了车站附近的那家首饰店，成功地窃取到了一大笔现款和许多贵重的首饰。接着，他们就在夜幕的掩护下在这儿隐藏了起来，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这样担惊受怕的可不是滋味，真想早点定下心来。"

"别那么慌张。我们干得相当利索，没有留下半点证据，只要回到家里把这些钱和首饰藏起来就没问题了。"

两个人交头接耳地小声交谈着，以此消磨时间。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人声。

"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从另一个方向传来了回答的声音：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不过，还是再仔细地检查一次吧。"

听了这说话声，他俩不禁脸色苍白，面面相觑。

"他们在干什么呢？该不是咱们的罪行已经败露了？"

"也许是那样吧。说不定警察和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已经

开始对站内进行全面搜查了。照这样看来，早晚要搜查到这儿来的。”

“怎么办呢？即使变换一下藏身之处恐怕也无济于事。迟早要被发现的。”

“好，就躲到那里面去吧。”

在不远处停着一列崭新的列车。值得庆幸的是，车门居然敞开着。于是，他俩便急匆匆地钻进了其中的一节车厢。进了车厢一看，旁边有一间厕所，他俩赶紧慌慌张张地躲了进去。年轻的男子手忙脚乱地刚要想把门锁上，那个中年男子便制止道：“那可不行。如果没开车就有人使用厕所的话，反而会引起怀疑的。别上锁。”

“可是，象这样虚掩着门太令人提心吊胆了。一旦门被人推开，那就全完了。”

“那么，就用手摁住门，不让他打开吧。也许人家会以为门坏了而死心的。万一有人硬要使劲地推开门的话，那只好眼明手快地把他拖进来，用铁器猛击头部，使其失去知觉。”

“这样干能行吗？”

“这点冒险也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的话，那当小偷的人将会成倍地增加。”

两个人神情紧张地等待着，但并没有发现门将要被人从外面打开的征候。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列车却开始缓缓地开动起来了。

“哎呀，好象是开车啦。这是开往什么地方去呀？”

“大概是调车场吧。果真那样的话，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作案现场逃脱出来啦。”

不一会儿，列车停了下来。可是，窗户上的毛玻璃却显

得格外明亮，从这一点来看，外面似乎并不是调车场，多半是火车站的月台。在这种情况下，冒冒失失地跑出去是很危险的。两个人在厕所里屏住气息，决定再稍等一会儿，以便见机行事。

可是，列车又重新开动起来了，并且速度也好象渐渐地加快了。

“又开动啦。这是末班车吧？”

中年男子看了看手表说道：“按理说，末班车已经发出了呀。也许是临时列车吧。”

“不管怎么样，等一会儿检票员总要来的。我们免不了要被怀疑的。”

“眼下只好就这样躲着，到下一站马上就下车。检票员不致于立刻就来吧。”

两个人等着下一站的到来。可是，列车却丝毫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并且，根据车轮的响声和奔驰的速度，可以判断出，这似乎是特快列车。

“照这样看来，多半是不会停车啦。还是出去稍微观察一下动静吧。”

“多加小心，千万别让人发现。”

他俩轻轻地打开了厕所的门，确定了附近没有任何人之后，便把通往旅客车厢的那扇门悄悄地推开一条缝，小心翼翼地朝里面张望着。只见车厢里的乘客稀稀落落的。由于这些乘客都面朝正前方坐着，所以并未注意到门外有人在偷看。

他俩壮着胆子，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在这节车厢最后面的座位上并排坐了下来。在窗外浓黑的夜幕之中，远远的灯

火象流萤似的一盏盏向后方闪去。

“既然这样空荡荡的，那为什么还要增发这趟临时列车呢？”

“不知道。也许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发车迟了吧。”

他俩用极其轻微的声音交谈着。

“虽说这样，但总觉得气氛好象有点异常。你没这种感觉吗？”

“是呀，我从刚才起，就对此有点担心了，并且，好容易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请快说。”

“就是过于安静呀。虽说乘客稀少，但没有任何乘客讲过一句话。并且，我观察了好久，也不见有谁动一下身体。”

年轻人用微微发抖的声音说道：“大概因为这是夜间列车，所以大家都睡着了吧。”

“可是，每个人都毫不例外，既不打鼾，也不翻一下身，纹丝不动地睡着，难道会有这种咄咄怪事么？”

“万一是幽灵列车……”年轻人不禁失声惊叫起来，但立刻就被制止了。

“别出声！还是先考虑一下更现实些的情况吧。也许是通风设备出了什么故障，由于空气不流通的缘故，乘客们都昏迷过去了吧。”

“可是，象这样少得寥寥无几的乘客不致于使车厢内缺氧吧。并且，我们不是安然无恙吗？有可能是食物中毒。大概列车上贩卖的食物有什么问题吧。要不要赶快通知列车员？马上抢救的话，恐怕还来得及。”

“也许是那样吧。这样一来，说不定我们还能趁着忙乱之际逃出去呢。可是，如果是食物中毒的话，应该有人痛苦地倒在地上才对呀。但他们一个个都坐得非常端正哪。”

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还是得不到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两个人都沉默了好一会儿。

——在半夜里风驰电掣般飞奔的特快列车。

——纹丝不动、无声无息的乘客们。

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氛弥漫在车厢内。简直叫人窒息。整节车厢里感觉不到丝毫生气。刚才被否认的“幽灵列车”这个词重新在他们脑海中浮现了出来。

“你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迈不开脚步呀。”

“没什么好害怕的。快去吧。”

于是，那个年轻的男人硬着头皮站起来，沿着过道战战兢兢地向前走去。并且，他装出一副遗忘了什么东西的神情，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

突然间，他惊奇地瞪圆了眼睛，高声叫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快来看！”

中年男子听到这不寻常的喊叫声后，连忙跑过去，凑到一位乘客的面前，仔细地观察起对方的脸来。

“啊，怪不得不会动弹。原来这全是些木偶呀！”

“为什么要弄成这副样子呢？”

“不知道。”

这是一种完全无法理解的怪现象。顿时，另一种令人惶恐不安的气氛笼罩了整节车厢。取代了先前那种超自然的恐

怖气氛。不管是谁，只要面对着某种目的不明的行为，都免不了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

“那么，到别的车厢里去看看吧。”

可是，无论到哪儿都同样如此。尽是些制作得维妙维肖的木偶们稀稀落落地占据着座位。木偶们的眼睛无神地瞪着，比活人的眼睛要可怕多了。打开列车员室的门一看，这儿也站着一个毫无表情的木偶。

他俩把放在车厢里搁板上的一只皮包拿下来看了看。包里装着普通的旅行用品和内衣等，并且都是新买的。他们又连着查看了好几个皮包，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难道说，这些木偶们包下了这趟列车，开始进行旅行吗？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真没想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呈现在眼前。走进餐车一看，只见一瓶瓶的酒陈列得整整齐齐的。餐具也不缺。他们拿起酒杯斟了一些酒，试着喝了一口。只觉到一丝轻微的醉意传遍了全身。可见，这显然不是什么虚幻的酒。

可是，心里却越发忐忑不安起来。他俩发现附近装有一架电话机，于是赶快拿起了听筒。尽管他们明白可能会因此被抓住，但仍然急于要知道这怪现象的原因。置身于这种恶梦般的环境之中，那实在是一分钟也难以忍受。可是，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列车还是照样不停地继续奔驰着。看来已经行驶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了，但还是没有丝毫要停车的样子。并且，车速好象还在加快。

“究竟要开到什么地方去呀？该不会永远象这样不停地

奔驰下去吧？”

“蠢话，不会有那样的列车的。对了，到最前面去看看吧。大概司机在那儿。只要问一下司机，事情也许就会弄清楚的。”

他俩走到了最前面的一节车厢门口。可是，无论怎样使劲敲门，大声呼叫都没人回答。

“糟糕。看来并没有什么司机。这列特快列车似乎是受某个中央控制室远距离操纵的，能够自动地向前行驶。即使司机是个木偶也不足为奇。”

“可是，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个谜仍然无法解开。

他俩声嘶力竭地叫喊道：“有人吗？求求你，快停下！”

可是，无论哪个木偶都拒不回答。他俩叫累了，便无精打采地沿着车厢里的过道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自言自语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停下来呀？”

但是，列车压根儿就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非但如此，也许是心理作用吧，他俩只觉得车速好象越来越快了。

“注意，即将进行刹车了。”在控制室内那台极其复杂的装置旁边，一位工程师对许多有关方面人士解释道：“现在，特快列车正在以最高速度飞驰着。我们将让列车进行紧急刹车。这是我们进行的一次试验，目的在于对万一发生事故的情况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会造成多大的损害。当然，由于这危险性太大，所以不能用人做试验。不然的话，说不定会由于头部受到猛烈的撞击而失去知觉，甚至有生命危险呢。所以，我们让木偶代替活人乘上了这趟特

快列车。我们将对这些木偶的损坏程度作周密的调查，并把调查结果作为今后改进车辆性能的参考资料。那么，现在就……”

失　败

N 先生过着贫穷潦倒的苦日子。但他又不肯好好地干正经的工作，一有空就钻入自己的小房间里，整天埋头鼓捣着什么。室内乱七八糟地摊着设计图纸、计算用的草稿纸和机器零件等物品。

一天，某位朋友上门造访，寒暄道："你还是这么热衷于摆弄机械什么的呀。你打算折腾到哪年哪月才罢手呢？我看，还是找个正经的行当干干的好吧。"

"不，眼下已收场了。终于大功告成啦。"N先生颇为得意地指着近旁的一个装置说道。

那是个跟学生书包差不多大小的东西，顶端伸出好几根天线，还装有开关旋钮。

朋友打量着眼前这东西说："那太好了。不过，这装置到底有什么功能呢？"

"请看我当场试验吧。"

N 先生开启了屋角里的那台电视机，映出的图象是棒球比赛的实况转播。接着，N先生把装置放在电视机旁，拧动开关后又回到了朋友的身边。

朋友立刻就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这就怪了，电视机怎么一下子没声了？屏幕上的图象还是很清楚的嘛。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装置的作用。就是说，离这装置两公尺之内，声音将消失得一干二净。也可以说是建造起了一道隔音墙，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无声区吧。”

N先生从身旁拿过一只玻璃瓶，朝着装置附近扔了过去。瓶子在地板上摔得碎片四溅，但却悄然无声。可随后他又往远离装置的地方扔了个玻璃瓶，这回传来了“喀嚓”的碎裂声。

朋友对此佩服不已：“尽管我对其中的原理一无所知，但你毕竟是发明了奇妙的东西。不过，这装置能派什么用场呢？”

“当然有用啦。转眼间，我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是出售给哪位大主顾呢？”

“这在目前还是个秘密，无可奉告。”

派什么用场不能告诉别人，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要知道，N先生研制这个装置是想用来干坏事的。

当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N先生背起装置悄悄地出了门。他潜入了觊觎已久的一幢大楼。说是潜入，其实是敲碎玻璃窗，翻窗而入的。但由于装置的作用，没发出半点响声。

片刻之后，他就开始动手撬开那只大保险箱了。因为既无钥匙，又不知道拨号盘的号码，只能用电钻打孔了。这固然莽撞粗鲁了些，可幸亏不用担心响声惊动别人。

保险箱很快就撬开了，N先生从里面抓出成叠的巨款，塞入了事先准备好的皮包。可是，他刚不慌不忙地翻窗而出，立刻就被守候在外的警官一把扭住了。

N先生大吃一惊，关上装置的开关后嘀咕道：“真叫人

费解。明明可以顺当地得手的，为什么会失败的呢？”

警官也十分纳闷，歪着头说：“我也弄不懂是什么道理。玻璃窗刚一敲碎，这幢大楼里的防盗警铃就响了起来。大楼管理人立即打来了电话，警车一路鸣笛飞驰而来。面对如此喧闹嘈杂的响声都满不在乎，也不打算逃跑的小偷，我还是第一次抓到呢。”

由于装置的作用，声音被隔断了，因此N先生什么也没听到。

罕见的慷慨者

深夜。N先生正在自己家里看书。突然，房门悄悄地打开了，不知是谁进了屋里。

“谁？”

N先生回过头去一看，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面蒙黑布、手持匕首的男子。这个男子气势汹汹地说道：

“给我放老实点！胆敢高声喊叫的话，就让你皮肉受苦！”

可是，N先生却用镇定自若的语调答道：

“干吗呀，那么盛气凌人的。是打算玩搜捕犯人的游戏吗？要是做游戏的话，请到外面去吧。这里是我的家。”

“装什么糊涂！我是到这里来搞钱的。喂，快把钱拿出来！”

“哈哈，果然是强盗呀。”

“那当然。你真是个爱管闲事的家伙。我从附近的人们那儿打听到，你家里相当富裕。并且，我还进行过调查，知道你是一个人住在这儿，那些帮忙的佣人一到晚上就回去了。因此，我才胸有成竹地闯了进来。”

“看来你在行动之前的调查也进行得非常周密细致呀。”

“你不能说是没有钱吧。喂，把那个保险箱打开！”

“不，我不愿意。”

“如果不愿意的话，那就先杀了你，然后再用电钻或炸药把保险箱搞开。可是，那样的话，你就丢了命，我也不得不多费力气。这对双方都不利。因此，我也希望尽量避免那样干。喂，你看怎么样？”强盗龇牙裂嘴地挥舞着匕首说道。

过了一会儿，N先生点着头说：

“嗯，看来你是个能说会道、善于以理服人的家伙。我原想即使被你杀死也不打开保险箱的，但我对你这雄辩的口才却极为欣赏。就给你打开吧。”

N先生转动拨号盘打开了保险箱。只见里面放着许多亮闪闪的金币。强盗乐得眯上了眼睛。

“啊，数量可真不少哇！”

“我特别喜欢收集各种古代现代和国内外的金币。一想到这些宝贝将要被你拿去，我就心痛得不得了。”

强盗把金币全都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说道：

“照这样情形看来，大概还有什么好东西吧。喂，再拿点值钱的东西出来！”

“那可不行，你怎么言而无信？”

“哼，信用值多少钱一斤？机会难得，今天不狠狠地抓一把的话，以后恐怕就会后悔的。再磨磨蹭蹭的话，就叫你尝尝匕首的滋味！”

“知道了，知道了。马上就拿出来。对于你这种一旦看准机会便决不错过、不干到底誓不罢休的性格，我是非常欣赏的。不瞒你说，这儿也藏着好东西呢。”

N先生取下了挂在墙上的一幅油画，打开了原先藏在油画背后的一只保险箱。只见这里也有整整一袋金币。强盗一

边接过金币一边说道：

“象你这样慷慨大方的人实在是罕见。真叫人难以理解。”

“如果你担心被抓住的话，从现在开始改恶从善还不算迟。我不把这事说出去。你把金币全放下，赶快回去吧。怎么样？”

“别开玩笑。我怎么会干这种蠢事？我到这儿来就是要搞钱的。我非把这儿的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不可。喂，快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

“这太叫人吃惊了。无论多少都不满足，真是贪得无厌啊。”

“不准顶嘴！要知道，我今后再也不会上你这儿来抢劫了。快拿出来！”

强盗又挥舞起了匕首。

“要是全都拿去的话，下次就不打算来了吧。嗯，好吧。拿出来给你吧。因为我对你的贪婪，不，对你这种舍身追求利益的精神非常敬佩。”

N先生拉开办公桌的抽屉，只见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银币。

“啊，这么多银币。”

“这可是最后一次了。看来你的口袋里装不下了，我给你个皮包吧。虽说式样陈旧，并且笨重了些，但却很牢靠，半路上决不会洒落什么的。”

“你太客气了。”

“如果感到内疚的话，还是趁早反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空手回去吧。怎么样？”

“岂有此理！我将拿着这些东西悄悄地出门。接着就骑上事先准备好的摩托车，趁着夜色溜之大吉。今天干得太顺利了。一帆风顺，满载而归，我所选择的不是一条很聪明的道路吗？再见啦！”

强盗提着装满了金币银币的皮包，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间。可是，他已经无法溜之大吉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房门口附近的地板一下子裂了开来，强盗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掉了下去。强盗在陷坑里目瞪口呆地怔了好一会儿才喊了起来。

“喂，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是我发明的防盗用的特殊装置。该装置与计重器相联，一旦出门时人的重量超过了进来时的份量，地板就会自动裂开，使这个超重的人落进陷坑。”

“好厉害的装置啊。你让我出来。”

“不行。必须把警察叫来。”

“等……等一下。那可不好办呀。我把金币和银币统统还给你，请高抬贵手，饶了我这一次吧。”

N先生一边从强盗手里把皮包拿回来，一边说：

“匕首也得交出来。让你拿着的话，肯定会再次挥舞起来的。”

“没法子。这是匕首，拿去吧。”

“接下来我把纸和钢笔给你，你写一份曾经闯入这儿进行抢劫的坦白书，并且按上手印。我将把这份坦白书邮寄给我一位信得过的朋友，然后才能让你出来。就是说，我抓住了你的把柄，使你今后不敢反抗。”

强盗嘴里咕哝着，实在是不太愿意就范，但这样总比被

警察抓住要好些，因此只得屈服了。

待坦白书写好以后，N先生把强盗从陷坑里拖出来说道：

“听着，今后你必须在我的手下工作了。”

“啊，真没想到。可是，如果说不干的话，就会被扭送到警察局去的。你到底要我干什么呢？”

“推销。作为商品推销员，竭尽全力地替我推销产品。”

“推销什么呢？”

“就是推销我发明的这种防盗装置。关于其优良的性能和出色的效果，你已经亲身体验到了。这说明书之类的资料就不用了。并且，从你办事的计划性，百折不回的韧劲，能说会道的口才，不轻易错过机会的性格和不顾一切地追求利益的精神来看，一定能取得优异的成绩的。”

“居然是这样一种计划吗？”

“是的。由于你的参加，我的生意将更加兴隆了。本公司历来不愿乞求别人的帮助，这回加上你，我手下的推销员就正好凑满三十人啦。”

秘药与用途

深夜。N博士独自一人在研究室里，正沉浸在思考之中。忽然，从背后传来了陌生的喝斥声。

“喂，举起手来！不许大声喊叫！”

N博士回过头去一看，只见一个脸上蒙着黑布、帽檐压得低低的男人站在面前。对方那戴着手套的手里握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好象是手枪。N博士见这情形并不怎么慌张，沉着冷静地说：“是什么人？都这么晚了，打扮成这副怪模样干吗？别搞错，这里可不是顽童们戏闹的地方，也不是电视台的播映室。”

“别说得那么轻松。我是强盗。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快拿出来！虽然我并不打算动武让你流血，但这手枪可不是小孩的玩具！”强盗说着就把枪口抵住了博士的胸膛。

——看来这不象是开玩笑。

“且慢。明眼人不必细说，你瞧，目前我还只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学者。在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呢。除了我好容易才使研究工作告一段落的那种可以赚钱的药之外……”

N博士伸手指了指放在附近桌子上的那个小玻璃瓶，但又慌忙缩回手捂住了嘴巴。可是强盗并没有听漏一个字，而且也发现了桌子上的瓶子。这好象是一个装香水的瓶子，里

面存放着一种透明的液体，看上去似乎很贵重。

“什么？能赚钱的药？你研制成功那种药了吗？喂，快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东西。”

强盗用一只手抓起玻璃瓶，另一只手握着手枪，把枪口进一步逼近了博士的胸前。

“我是从一份在阿拉伯旅行时得到的古老的文献资料中得到启发后开始进行研究的。这也许可以称之为一个划时代的最新领域吧。对关于金钱方面的脑细胞和神经系统高度集中地产生作用，并使其变得特别敏锐。这是说……”

“懂了。行了，我对这些学术性的解释毫无兴趣。总而言之，只要是贵重的东西就行。好了，让我把这东西拿回去吧。”

“那可不好办哪。”

“不行。如果你一定要索回的话，那就在三天之内准备好赎金，等候我的通知。”

“岂有此理。我无法筹集这笔款子。那是为了给我自己服用而制作的药。不能让你拿去。”

“什么？服用？唔，这样看来，没有必要在我这里存放三天了。我只要把药喝下去就行了。这样的话，即使不通过那些很麻烦的强盗式的手续也可以……”

强盗飞快地打开瓶塞，转眼间就把瓶里的液体喝了下去。N博士根本就来不及劝阻。博士见了这情形，惊慌失措地叫喊道：“啊，居然喝下去啦。你这鲁莽的家伙，干出了多么荒唐的事情哪。”

“别感到心痛，为时已晚啦。”

“虽然我并不感到心痛，但为时已晚倒是确实的。”

"这是什么意思？"

"刚才你喝的是第一液，要让效果发挥出来的话，必须接着喝第二液。如果光喝第一液的话，非但没有效果，而且还会出现不妙的症状。"

"到底会怎么样呢？"

"由于副作用，头脑将渐渐地变得愚笨迟钝，大约两年以后就会死亡。"

听了这话，强盗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连说话声都有些颤抖了。

"是那样的吗？那么，快把那个第二液给我！不然的话，我就要扣动手枪的扳机了！"

"可是，且慢，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吧。如果杀死我的话，你可就得不到第二液了。那样的话恐怕不太好办吧。"

"那倒也是。求求你，请务必把第二液分一点给我。"强盗改变了态度，苦苦哀求道。

可是，博士却冷冰冰地答道："虽说费了不少精力，但那却办不到。"

"什么？你想见死不救吗？这样的话，我也不打算活了。我先杀了你，最多同归于尽。接下来，对这间研究室进行一番彻底的搜查，说不定还能找到那第二液的吧。"

强盗的目光里带着一股杀气。但博士却慢条斯理地摆着手答道："不会有什么用的。无论怎样搜查都找不到的。"

"为什么？"

"你好好地听着。如果办得到的话，我也很想把药奉送给你。可是，说实话，这第二液还没有研制出来呀。刚才我说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并没有全部完成呀。"

“那么，马上给我把这研究工作完成！”

“当然，我也很想那样去干。由于计划已经制定好了，大约花一年时间就能完成了吧。”

“这样说来，我不会死亡了，并且，能赚钱的效果也会在我身上显示出来的吧。”

“是那样。可是，那需要研究经费。虽说总算是研制出了第一液，但资金已消耗一空，我现在正为无处筹款而苦恼呢。”

“是那样吗？可是，也不能磨磨蹭蹭地拖延时间哪。好吧，没办法，如果研究经费实在不够的话，就由我到外面去搜集拢来送给你吧。先生别担心钱的事，请继续研究下去，尽快地完成这个项目。不过，这研究经费每个月多少才行呢？”

“哪个嘛……”N博士脸上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表情，偏着脑袋考虑着，该向这家伙要多少钱才合适呢？

没有缺点的枪

S先生东奔西走，到处打听寻找，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找到了K博士的研究所。这是建造在郊外旷野之中的一所不显眼的、又破又小的旧房子。因此，一般人很难发现这个研究所。

S先生敲了敲门。从屋里走出来一位中年男子，身上沾满了铁锈和油污。S先生说道："对不起，我想见一见K博士，请转告一下。"

可是对方却答道："我就是K博士。"

S先生赶紧表示歉意："啊，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失礼了，请勿见怪。老实说，我有件事想麻烦您一下……"

"请到屋里坐吧。"

S先生跨进房门一看，房间乱糟糟的。桌上七零八落地摊着各种各样的设计图纸，地板上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机器零件。S先生开口问道："听说博士正在对枪枝进行研究，有这么回事吗？"

"不错，正是这样。我对以往的那些枪枝采取了各种改良措施，目前正在研究试制一种最新的高级优质枪。"

"能让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

K博士说着拿出一支枪来。这是一支相当漂亮的崭新的

枪，跟周围那副破烂不堪的寒酸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枪身上整整齐齐地绕着很多细铜丝，象是线圈之类的东西。并且，枪上还装有不少其他的附加装置，看来也都是具有某种特殊功能的。K博士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道：“先当场表演一下。现在就把天上飞着的那只乌鸦打下来给你看看吧。这些乌鸦老是糟蹋附近农民的庄稼，大家对它们恨之入骨，但是又无可奈何。”

K博士端起枪对空中扣动了扳机。不偏不倚正好射中头部，那只乌鸦应声而落。S先生感叹万分地说道：“你的枪法太高明了，简直可以百步穿杨啊！”

可以K博士却拍着枪把子回答道：“这并不是我的枪法高明，而是这支枪的性能特别好。这儿装有一种新发明的自动瞄准仪，能够辨别出移动目标，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自动对目标进行跟踪。与此同时，装在枪身里的电子计算机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速度精确地算出其运动方向，并使枪口对准这一方向。因此，只要扣动扳机就必然会命中目标。这仅仅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运算，所以只要用一台微型计算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看这种计算并不十分简单，而且还相当复杂呢。那么，面对非移动目标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

“只要拨一下拨号盘，启用另一套瞄准系统就行了。装在枪身上的这架望远镜将会自动地对准焦距，从而使目标比原来放大数百倍。这样一来，就比在一公尺以内对准一只邮筒射击还要容易得多。并且，枪上还装有红外线瞄准仪，无论是在迷雾之中还是黑暗之中都不受影响。”

“这太惊人了，居然有如此优越的性能。可是，价格一

定非常昂贵吧？”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知道，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大量生产的，而且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买得起的。”

S先生急不可待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怎么样，能不能卖给我？价钱再贵也没有关系。”

“当然可以卖啦。不过，你打算用来干什么呢？如果想要用这支枪去干坏事的话，那可不能卖给你。”

“你放心吧！我只不过是要用这枪去打打猎而已。在我居住的那个地方经常有黑熊出没，周围的人们深受其害。我准备用这支枪把那些可恶的黑熊统统消灭掉。也就是说，要为民除害。”

S先生掏出了一大笔钱。K博士收下了钱，一边把枪交给S先生一边叮嘱道：“我再一次提醒你，决不可拿这支枪去干任何坏事。”

“知道了。”

S先生把枪拿到手，走出门口以后脸上便露出了得意扬扬的笑容。什么消灭黑熊，那不过是信口胡乱编出来骗骗K博士的。S先生的目标不是黑熊而是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以暗杀为专门职业的刺客。

不久以前，他接受了一个特别任务：必须把某个重要人物暗杀掉。为此，他预先领取了一大笔赏钱。这次谋杀行动决不允许失败，否则，只好忍痛把这笔已经到手的巨款再还给人家。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必须在事先做好相当充分的准备工作。S先生为此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最后想起了可以走K博士这条捷径。

这一次总算把这支没有缺点的枪搞到手了，哪怕付出再

高的代价也不会吃亏的。不仅在这次行动中能够稳操胜券，而且可以把这支枪作为万能工具永久地使用下去。

老实说，他刚才曾经打算开枪把K博士打死的，这样一来就可以携带巨款逃跑了。但又觉得这未免太残忍。再说，万一枪发生了什么故障，还得找K博士修理呀。想到这一点便打消了行凶的念头。

S先生拿着这支枪来到预先计划好的狙击地点。从这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远处的那条盘山公路。再过一会儿，那位重要人物乘坐的汽车就会从这条路上经过。

手中握着的是百发百中的没有缺点的枪，可以说是万无一失。S先生决定等一会儿瞄准对方汽车的轮胎进行射击。汽车肯定会因此而失去控制，开得七歪八扭，跌落到山沟里去。自己可以不留任何杀人罪证，出色地完成这一暗杀任务。

等了一会儿，那个重要人物的汽车果然准时来到了。S先生赶紧端起枪来扣动了扳机。

S先生屏住气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辆汽车。命中了！汽车不规则地在公路上扭动着，撞倒了路边的防护栏杆，翻着筋斗堕入了万丈深渊。

虽说这个无辜的牺牲者使人觉得怪可怜的，但S先生还是松了一口气：终于成功啦！他消除了紧张的心情，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

然而，等到S先生清醒过来向四周一看，发觉自己竟然已经在警察局里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究竟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他回头一看，发现K博士也在这儿。

S先生打着招呼说道："啊，K博士，上次承蒙您的关照，帮了我的大忙。"

可是K博士却皱着眉头说道："别装模作样了，你这个不讲信用的家伙，竟敢用这支枪去干坏事。"

"不，没干过那种事情……"

"不管怎么抵赖都是无济于事的。要知道，在这支枪的扳机上装有一种特殊装置，它的工作原理跟测谎器完全相同。一旦有人打算用这支枪去干坏事，他的血压和皮肤上的生物电流就会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遇到这种情况，这支枪马上会作出反应，自动喷出某种药剂的雾来。"

"是什么药剂呀？"

"这是一种混合药剂，具有麻醉剂和坦白剂的双重作用。只要一吸入这种药雾，马上就会进入一种梦游状态，使你不知不觉地跑到警察局去坦白自首。"

经过K博士的解释，S先生恍然大悟，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可是，他再仔细一想，又觉得这种恶果完全是人为地造成的。他不禁埋怨起来："嗯，我原先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可是，既然如此，那就应该设法使人在这种情况下扣不动扳机呀。要知道，杀人犯逮捕归案以后是要被判处死刑的。现在无论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事情已经无可挽救了。"

"用不着担心，事情还可以挽救。子弹并没有发射出去。"

"什么？你是在骗我吧？我亲眼看见那辆汽车翻着筋斗掉进了万丈深渊……"

"在那种药剂里还稍微掺了一些能够引起幻觉的迷幻

药，能够使人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将会发生的后果的幻象。因此，那辆汽车是平安无事的。”

听了这番话之后，S先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无限感慨地说道：“难道是这样的吗？看来我可以因此而得到从宽处理了。这可真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没有缺点的枪啊！”

报　酬

“你来得正好。除了你以外，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了。无论如何也要救我出去呀。”被关押在拘留所里的L先生一看到从对面走来的律师，马上就迫不及待地叫喊了起来。

律师一边点着头，一边答道：“承蒙您如此信赖，我感到非常荣幸。当然，既然接受了您的委托，我一定竭尽全力地辩护。不过，关于审判么，在判决公布之前，谁也不敢拍胸口打保票。并且，您毕竟还杀死了人。”

这回轮到L先生频频点头了。“是呀。正因为这样，所以才叫你来的。如果是其他事情的话，别的律师也可以解决问题。可是，这次的问题非同小可。你是以手段高明而闻名遐迩的律师。据人们传说，只要有你出场辩护，哪怕是绑票抢劫、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土匪歹徒，也照样能被当作善良诚实的好人而宣布无罪呢。”

“不，我并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呀。也说不上是无论什么犯罪者的问题都能解决。还是得依靠委托人自己呀。”

“明白了。你是说报酬的事情吧。我也知道，你能够使任何罪犯都无罪释放，作为代价，必然要索取令人难以想象的巨额报酬。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在实业界，没有人不知道我的财产的。只要你我两人联合起来，任何事情都能随心所

欲地办到。我在这拘留所里已经呆了不少日子啦。”L先生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经有些憔悴了。确实，对于过惯了富贵豪华生活的L先生来说，这种拘留所里的生活实在是不堪忍受。可是，关在拘留所里毕竟还能咬紧牙关熬上一阵子，而一旦开庭判决的话，要么是可怕的死刑，要么是把余生全部埋葬的无期徒刑，二者必居其一。只要一想到这悲惨的下场，他就会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冷汗遍体。

律师沉着冷静地说道：“话是这么说，但事态并没有那么简单啊。据我调查，您是把那家头号竞争对手的企业经理杀死了吧。”

“啊，是这样的。在洽谈生意时，我突然怒不可遏，一下子抓起桌上的裁纸刀向对方猛地刺了过去。真不凑巧，竟然刺穿了心脏，于是他就死了。我没料到，这样一把不显眼的小刀居然也能轻而易举地把人捅死。”

“别把事情说得那么轻描淡写的。您是由于某种原因跟那位来访的客人争吵了起来，最后用裁纸刀行凶杀死了对方。并且，也不是没有目击者。这样一来，在事实面前可就不好办了。恐怕检察官会从所谓竞争对手这一点出发，追究杀人动机的吧。我将竭力辩护，说您并不是有意识地杀害对方的。请放心，只要有我在场，大约还不致于被判死刑吧。估计这没什么问题。”

“你才是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呢。我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无期徒刑的折磨。请务必使我无罪获释。”

律师使劲地摆动着双手说道：“岂有此理。在这种情况下，无罪获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委托你的呀。无论你要多少钱，我都照付不误。不管怎样，你总得把我弄成无罪。虽然你刚才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并没有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呀。喂，好歹总有个办法吧。要是被判徒刑什么的话，我辛辛苦苦地积攒这么多钱还有什么意思呢？喂，到底怎么样啊？”L先生迫不及待地伸长了头颈。

但律师反而更加沉着冷静了。“好啊，看来好象是被您抓住话尾巴了。那么，请让我也来抓一下您的话尾巴吧。您是说过‘无论要多少钱都照付不误’的吧。”

L先生稍微松了口气，对方的语气里似乎是有点把握的呢。“有、有什么办法吗？请务必拉我一把。至于钱嘛，无论多少也……当然，只是按照你要求的数目支付。想来你不致于把我的全部财产都拿去吧。”

“我所担心的正是这个呀。所有有钱人都是这样，开始时说得非常动听，一旦事过境迁，立刻就吝啬得一毛不拔了。可是，这套把戏对我是行不通的。假如不是先清清楚楚地确定好价钱的话，我只好就此告辞了。如果您准备用三两个小钱打发了事的话，那可以去委托别的律师，反正判点刑也无关紧要。”

L先生惊慌失措地向前伸出双手，仿佛溺水者挣扎着要抓住救命稻草似的。

“喂，等一等。我决不会舍不得付钱的。要知道，除了你以外，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从目前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呀。”

“那当然啦。那么，这就当场签订合同吧。”

律师提出了一个数目相当惊人的金额，连腰缠万贯的L先生也犹豫了一会儿，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答应了下来。

“好了，这总可以了吧。可是，你打算用什么办法使我无罪获释呢？”

“虽说要争取无罪，但杀人却是明摆着的。何况目击者又很多。要是只有一个目击者的话，好歹还能设法搞一份精神失常的证明来掩饰过去，但好几个人就不好办了。即使以现代是疯狂的时代为理由，也无法使人相信所有的目击者都是头脑不正常的人呀。这样看来，还是把您作为精神失常者比较容易些。只要能证明这一点，也许可以无罪获释的吧。”

L先生皱起了眉头。

“你是说叫我当精神病患者吗？我不愿意被判刑，但是也不想因为一张诊断书就成为精神病患者。监狱固然使人万念俱灰，但精神病院也会令人毛骨悚然呀。你足智多谋，又即将得到那么一大笔报酬，总不致于只会采用这种下策吧。”

“是呀。这种方法我也已经用过好几次了，恐怕未必能见效。并且，既然确定了报酬的数目，我就不会使您的期望落空。办法我已经考虑好了。总而言之，要使杀了人而无罪获释的说法成立，除了精神失常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

L先生的表情恢复了原样，眼中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正当防卫。我将极力主张这一说法。”

“果真能行得通的话倒不错，但看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呀。对方并没有事先携带好凶器来登门拜访，再说，要证明对方曾经是精通空手格斗的武术运动员也很困难。何况这家伙的体力比我还要弱一些呢。即使从企业竞争对手这一点考虑，提出那家伙怀有杀害我的动机，而我是不得已才先下手为强的说法，审判官也不会赞同的吧。”

“话是这么说，但除此以外别无良策呀。据我调查，值得庆幸的是，还没有什么人能够清楚地记得您跟对方的谈话内容。看来这儿还留有一点可以做文章的余地。”

“实在是不太明白，这不是有些过于牵强附会了吗？”L先生脸上现出了似乎有些不太信任的表情。

“没什么问题吧。我将设法证明您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异体质。比如说……您在好几年以前就有这种老毛病，只要一嗅到香烟烟雾，立刻就会引起哮喘病的发作。并且，医生曾关照过，对此要特别注意。可是，对方却肆无忌惮地喷云吐雾，尽管您带着哭腔恳求再三，但他只管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着。因此，由于感到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被迫采取了……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至于医生的诊断书嘛，我总能设法搞到的。这样的话，即使情况再糟糕，也能以缓期执行了事吧。”

“唔。要是能行得通的话倒不错。可是，我平时是抽香烟的，所以这种办法是用不上的。”

“那么就这样吧。您在很久以前就得了一种病，只要被人拍一下肩膀，就会引起剧烈的痉挛。并且病情日益严重，医生叮嘱，今后再发作的话，必将危及生命。您尽管对他说了这些情况，但他却根本不相信。他开玩笑似地硬要拍一下您的肩膀。您无论怎样苦苦哀求都无济于事……”

“这倒不错。”

“至于诊断书和以前毛病发作时的证人，我可以设法解决。总不见得会有哪个记忆力特别强的人能够提供证词说，在某月某日，什么地方曾拍过您的肩膀，但什么事也没发生吧。可以断定，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您没有被人轻易地拍过肩

膀的。”

“确实如此。如果行得通的话倒不错……”

“说得那样轻飘飘地可不行哪。虽说所有的计划都是由我安排好的，但您也必须进入角色才行啊。”

“可是，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您应该坚信不疑地认定，自己就是具有这种特殊体质的人。说不定开庭审判时检察官会追究这一点的。到时候要是您立场不坚定的话，那就全泡汤了。眼下您在拘留所还得呆上一段时间，反正也没什么别的事可干。因此，不妨每天向自己灌输这样的信念：由于自己被人拍了肩膀而引起痉挛发作的先例已经数不胜数了，下次再被人拍打的话，将会因无法挽救的剧烈痉挛而送命。简直就象肩膀里埋着一颗炸弹那样……您就这样开始自我训练吧。”

“好吧，我一定努力去做。可是，假如有人在法庭上对我说，拍一下肩膀试试看吧，那不就马上败露了吗？”

“且慢，别着急。如果您自己说这种话，那确实是不太好办。但这是由我联系好的医生统一口径，作出诊断说，下次再被人拍打的话，将导致死亡的呀。即使有人要强行拍打肩膀，审判官也不会准许的。有谁胆敢贸然动手的话，岂不成了法庭上的现行杀人犯？”

“确实如此……”

“当有人提出那种建议时，您必须立刻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不已。这是成败的关键。并且，即使审判结束后，也不能有丝毫放松。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便衣警察会在暗中对您进行监视的。总而言之，问题的核心在于您是否能把自己认定为那样的人。假如办不到，那只好听候判刑了。”

“胡说八道！我怎么能被判刑呢？不过，我明白了。我尽量只想着这件事，使自己对此确信无疑吧。”

“当然是那样啦。必须每天聚精会神、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暗示。下次再被人拍打肩膀的话就会死去，下次再被人拍打肩膀的话就会死去……一天之内起码要对自己翻来复去地说上几千遍才行。”

与法庭斗争的战术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不久以后，判决的那一天来到了。正因为巨额报酬即将到手，所以律师辩护得相当出色。事先准备好的诊断书、证人、证词都一应俱全，挑不出任何毛病，审判官实在是无法作出有罪的判决。

特别是当检察官提议说“希望能拍拍肩膀，核实一下”时，L先生的反应之强烈令人目瞪口呆，无论谁都不会认为这是在表演的。只见L先生刹那间脸色煞白，拼命地挥着手，声嘶力竭地喊道：“别拍！你是想杀死我吗？”看到这情形，连律师也惊奇地暗暗想到，难道人只要以必死的信念不断地进行自我暗示，就会变得如此不可思议的吗？

这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动摇了审判官的决心，最后，他终于宣布L先生无罪获释。

“太感谢了。多亏你救了我。”L先生激动万分地跑到律师跟前说道。

“只要委托我，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不吃亏吧？怎么样？这就按照合同付给我报酬吧。”律师一边得意地答道，一边顺手在L先生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实力至上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这里是座落在港口的一幢小楼房里的警卫室。墙上挂钟的指针表明，已是夜间九点了。室内空落落的，除去一桌一椅，便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物了。

这个房间有两扇门，其一是刚才被人敲响的朝着外面马路的那扇，另一扇则可通往楼房的走廊。一到傍晚下班时，百叶窗先后关闭，职员们纷纷穿过警卫室，走出楼房。

夜晚，这幢楼房里只有担任警卫的白井五郎一个人。他二十五岁，虽说身材不太魁梧，但肌肉发达，强健有力。

他不时地在楼房内部巡逻，检查警报器，留神有无火灾苗子。其余的时间可以坐在警卫室里，直到天亮。这工作看似轻松，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若有可疑分子闯入，必须挺身而出。

在紧急关头畏缩潜逃的人是不配担任警卫工作的。否则，还要警卫人员干什么呢？不过，迄今为止他还未遇到过这种事……

值班时间内，五郎听听袖珍收音机，看看书，有时还做会儿体操。

不过，眼下他正在往墙上投飞镖。由于平时利用点滴时间反复练习，熟能生巧，所以手段非凡。五把飞镖中有四把

命中了用图钉固定在墙上的那只空烟盒。当然，他并不打算凭这一手去行凶逞霸，为非作歹。这只是为了防身和守卫楼房。

由于专心致志地练着飞镖，五郎起初并没听到敲门声。但敲门声再次响起，他终于觉察到了。

"谁呀？这么晚了……"

他嘟嘟囔囔，逐一拔下扎在墙上的飞镖，放入桌子的抽屉里。随后，手心里藏着一把飞镖，警惕地问道："是哪一位啊？"

好象没有得到过通知，晚上这时间有人要来登门。但门外传来了女人的答话声。

"是我呀，拉梅尔的明子。"

听了这话，五郎心中绷紧的弦松弛了下来，把手中的飞镖放进了衣袋。拉梅尔是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名称，明子是位十九岁的姑娘，就在那儿工作。五郎有时也到那里去坐一会儿，所以也还算是认识。这肯定是明子的声音。

他启开门锁。伴随着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明子走进了警卫室。顿时，这冷清清的房间里充满了活跃的气氛。五郎对这聪明伶俐的姑娘也不无好感。他不禁喜形于色，快活地说："欢迎，欢迎。有什么事吗？"

"五郎先生，你不是以前说过的吗？夜晚呆在这警卫室里寂寞无聊，盼望有人来陪伴……"

"这工作确实是枯燥单调，但我好象并没说过那些话呀。"

"哟，是忘记了吧。我刚结束营业，想到海滩公园去散散步，可单身女子走夜路又不太安全，而且也有些乏味。所

以，到这儿来邀请你。凭栏眺望海面上倒映的点点桅灯，多有意思……”

但五郎却遗憾地答道：“能得到你的邀请，我很高兴。我何尝不想出去散散心，观赏夜景？但实在是不行啊。看守大楼是我的本职工作。”

“那么，稍微出去一会儿总不要紧吧。”

“倘若在这‘稍微’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就会被解雇。我可不想失去这工作。”

“收入不错吧。”

“嗯……”五郎点了点头。

工资确实不低，公司兴旺发达，全无倒闭之虞。尽管他没有什么学历，但经理却信任地放手使用。并且，还许下诺言，只要工作认真负责，早晚会得到晋级和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公司奉行的是“实力至上”的用人方针。

前途充满希望。正因为如此，才不能玩忽职守，必要时，得以性命相拼。

“既然这样，那就不勉强了。”明子伫立门口，用失望而又遗憾的语气说道。

但五郎并不希望她就这么回去，就试着劝阻道：“怎么样，不想喝上一杯咖啡吗？不过，也许没拉梅尔的那么可口。”

“谢谢。就喝点儿吧。”

明子答应了，就坐在那把椅子上。五郎取出了咖啡壶和杯子。为了驱赶睡意，他特意准备了这些东西。趁着咖啡还没煮好的时间，明子随意闲聊了起来。

“你们公司的经理先生从事些什么呀？”

“贸易呗。”

“这我知道。是关于哪方面的贸易呢？”

“不太详细。”

“据那些来咖啡馆的顾客说，他做生意的手段相当高明哩。”

“似乎是有那么回事。但我现在的工作是奉命看守这幢楼房。关于公司经营方面的业务知识，待将来晋级后再学习也不晚。”

“你难道没有受好奇心的驱使，在夜深无人之际查看一下经理室吗？说不定会找到什么能发财的机会呢。”

“岂有此理。正因为深得经理信任，我才能在这儿担任警卫。一旦偷看了秘密文件，或许会忍不住泄漏给其他公司。但经理是个精细的人，早晚会发觉的。与其劣迹败露陷入困境，倒不如眼下忠于职守的好。”

“真了不起哪……”

明子面带钦佩之情，感叹不已。不一会儿，咖啡煮沸了，两个人喝了起来。

五郎心情很愉快。这工作收入固然不错，但没人陪着闲聊，委实有些孤独单调。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晚上可免受寂寞之苦了。

这时，明子发现了用图钉固定在墙上的空烟盒，便诧异地问道：“是什么呀，那个。该不是符咒吧。”

“没那回事。是练飞镖的靶子。”

五郎忍不住要在姑娘面前露一手，就从口袋里掏出飞镖投向烟盒。正好不偏不倚，命中了目标。

明子惊异地瞪大眼睛，不由得缩了缩脖子。

“真不简单。不过，够危险的。”

“这是为了预防万一。我练习很久了。”

他乘着兴头，从抽屉里取出飞镖，逐一投去，大多数都命中了目标。

明子在边上连连喝彩：“真是非同寻常啊！”

正在这时，房门打开，又闭上了。是悄然无声而又十分迅速的一开一闭。

五郎觉察到有动静，回过头去一看，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手持匕首，寒光逼人。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还是放老实点，别自讨苦吃！”

“你到底是什么人？”话刚出口，五郎便后悔了。不用多问，这显然不是正派人。没料到会遭受这突然袭击。刚才始终小心翼翼地戒备着，但仍然落到这地步……

房门忘了上锁，并且飞镖也不在手头。明子失声惊叫着抱着他直打哆嗦。因此，五郎无法走近墙壁去取飞镖。

入侵者命令道：“快带我去经理室！”

“可是，现款大概在保险箱里，可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启呀。”

“好了，你只要替我把经理室的门打开，让我进去就行了。”

听了这话，五郎猜想道，也许这家伙精通撬窃保险箱的技术吧，或者，是企图搞到易于撬开的抽屉中的贸易文件和商品货样吧。

然而，不管怎样，决不能让他得逞。尽全力维护公司利益就是我的职责。五郎断然拒绝道：“不行，我办不到。”

“那可不成。我非叫你服从命令不可。喂，那个女的，

快躲到边上去！”

明子战战兢兢地离开了五郎。这么一来，五郎不禁心中暗喜。一对一的话，总能乘对方不备，把匕首夺过来的吧。要说擒拿格斗什么的，还是有些把握的。要是明子成为累赘，那就麻烦了。不能让明子卷入搏斗的旋涡。

但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五郎所预料的那样。那个年轻人把五郎搁在一旁，却把手伸向了明子，并且把匕首搁在姑娘的颈脖上。

“喂，现在还打算抗拒命令吗？”

“五郎先生，救救我呀！”明子凄惨地叫喊着。

听了这悲哀的呼救声，五郎不禁进退两难，一时拿不定主意了。

假如只是自己一个人，说什么也要拼死抵抗。对此还是有信心的。倘若眼看着她丧生于歹徒之手，恐怕自己将抱憾终生吧。同时，经理那严峻的命令又浮现在脑际，其实不敢徇私忘公。

“喂，到底打算怎么样？”对方不耐烦地催促道。

唉，对方毕竟是先下手为强，眼看已无计可施了。五郎迫于无奈，只得作出让步。

“我认输。就听你的吧。”

“唔，这还差不多。不服从也不行。那么，快把双手放到背后去！”

入侵者命令明子动手，用绳索把五郎反绑起来。五郎暗自思忖，明子大概会手下留情的吧。

然而，幻想立刻就破灭了。入侵者在一旁指点明子如何反绑，并亲自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休想伺机反扑。现在双

手已无法动弹了。象这样，怎能与手持匕首的对方抗衡呢？五郎只能用羡慕的目光注视着扎在墙上的飞镖。

五郎无条件地服从命令，说出经理室房门钥匙藏在哪儿，随后就起身领路。寂静的走廊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一行三人依次排列——双手反绑的五郎在前带路，入侵者居中，明子被抓住手腕跟在后面。

经理室在二楼。房门开启后，打开电灯，三个人进入室内。

入侵者命令五郎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绳索，把他紧紧地绑在椅子上，并且往他嘴里塞上一团破布。

眼下浑身无法动弹，还不能出声。只能听和看。

五郎打量着对方。至少得记住他的相貌。并且，要留神他偷了些什么，在哪些地方留下了指纹。另外，他还抱有一线希望，说不定明子会趁对方不备或离开这里以后给自己松绑的吧。要知道，正是为了不让她受到伤害，自己才落到这地步的。

可是，无情的现实使这一线希望成了泡影。入侵者与明子竟然眉开眼笑地交谈了起来。看他们那得意扬扬的神态，好象是在庆祝什么计划的成功。

五郎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无法喊叫。明子居然是同谋。我竟然没觉察到这点，实在是太迟钝了。

这不要脸的女人！以后我非报告警察局，把你这同谋逮捕归案不可！早晚得出这口气。这种女人必须给她点厉害瞧瞧。

可这一男一女根本就不理睬愤愤不平的五郎，关了室内

的电灯，径自乐孜孜地走了出去，只留下阵阵脚步声。五郎竭力侧耳倾听，试图弄清他们走进了哪个房间，但全不顶用，一点儿也听不出。

只有五郎一个人被遗留在黑暗中，浑身动弹不得，强烈的懊悔之情折磨着他的神经。但事到如今，又有什么办法呢？

窗户渐次明亮起来，一轮红日从海上冉冉升起。在一片光亮中，五郎打量着自己的狼狈相。

这时，从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房门打开了。经理今天比往常来得早些。他就是那个所谓目光敏锐，手段非凡的事业家。

经理发现了被绑着的五郎，便上前松绑并说道："怎么搞成这模样了？"

"是。实在对不起。被强盗得逞了。但我记住了那家伙的相貌，并且还能认出那个做内线接应的女人。马上就能把他们抓来……"

五郎开始描述罪犯的相貌特征。

经理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哦，是这个男人。没有必要去报告警察局了。公司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不过，不管怎么样，你被解雇了。"

五郎绝望地垂下了脑袋。"这是我的失职。只好被解雇了。……可是，那强盗好象有些蹊跷呀。"

经理得意地解释道："不，那并不是强盗，而是一名求职者。他跑来自我推荐，说什么请务必录用我吧。他竭力表示，在能力方面比现在的警卫要棋高一着，并要求接受考

核。别想不通了。要知道，本公司奉行的方针就是实力至上。”

最佳销售法

R先生是一家大食品公司的总经理。有一天，他对秘书说道："喂，快点把计划开发部部长叫来！"

秘书赶紧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部长就来了。

"经理先生，有什么吩咐吗？"

"哦，我主要是想问一下，前一段时间你不是正在全力以赴地研究人造牛奶吗？最近的进展情况如何？"

"您是说这件事情吗？我正要向您报喜呢。现在终于把样品制造出来了。待会儿我就向您汇报具体情况。请先看一下这个吧。"

部长从皮包里拿出几个牛奶瓶，放在总经理的办公桌上。每个瓶子里都装满了乳白色的液体。R先生问道："这几瓶都是人造牛奶吗？"

"不，这里面既有天然牛奶，也有人造牛奶。请当场喝上几瓶比较一下。保险分辨不出哪一瓶是天然牛奶，哪一瓶是人造牛奶。这是由于二者的成份完全相同的缘故。从蛋白质、脂肪一直到矿物质、维生素，所有一切都和天然牛奶一模一样。这可以说是本公司强大的技术阵容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吧。"

总经理R先生当场试着喝了几瓶，进行了比较。果然味道纯正，十分可口，根本就分辨不出哪一瓶是天然牛奶，哪

一瓶是人造牛奶。

"嗬，质量好极了。"

"其营养价值决不会低于天然牛奶。当然，价格也和天然牛奶差不多。不过，很快就能设法使其售价降低的。"

"这一次干得很出色啊！好吧。立刻就进行大量生产，积极推销，通过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大做特做广告，进行广泛的宣传。"

这样一来，人造牛奶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市场，出现在各家食品店的橱窗里和货架上。可是，销路并不好，远远不及原先所预料的那么顺利。

这并不是由于人们对人造牛奶存有偏见，也不是因为广告做得不够和推销不得力。要知道，牛奶的消费量在客观上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人们的饮食习惯是根深蒂固、极其保守的，一般说来是不会轻易地发生什么变化的。

于是，R先生又迫不及待地喊了起来。

"喂，快点把计划开发部部长叫来！"

部长急匆匆地赶来问道："有什么事情吗？"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使人造牛奶尽快地打开销路，大幅度地提高销售量？当然，从长远利益出发，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设法使那些不爱喝牛奶的人改变饮食习惯，并且使那些习惯于每天喝一瓶牛奶的人变为每天非喝两瓶不可。可是，对于本公司目前的情况来说，这种战略方针未免就显得太慢了，应该赶快找出一种可以立竿见影的高速度推销法。你没有什么好主意吗？"

部长神情诡秘地压低了声音说道："我悄悄地设计了一个秘密行动方案——偷偷地撒布大量的病菌，使全世界的奶

牛都患上传染病而倒地死亡。这样一来，本公司出产的人造牛奶就可以独占鳌头了。怎么样？这个方案不错吧。”

“不，这太危险了。且不要说这是违反商业道德的事情，万一这个阴谋被揭露出来的话，本公司可就彻底完蛋啦！必须想出一个不会损害他人利益的办法来，把那些积压的存货倾销一空才好呀。”

针对R先生所出的这一难题，部长皱着眉头思考了片刻之后，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啊，有了。这个主意您看怎么样？——通过馈赠品来大做宣传。我想设法研制出一种专门喝牛奶的机器猫。这种机器猫将比天然猫更为可爱、温顺、听话、不怕主人。如果把这种猫作为家庭里的心爱小动物的话，那可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就把这种机器猫作为馈赠品免费分送给各位顾客。这种机器猫的特点就是不喝牛奶便不会动弹。”

“把这种造价如此昂贵的机器猫作为馈赠品白白地送给顾客，恐怕是得不偿失的吧。”

“这一点请您尽管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一笔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既然如此，那我就相信你的才能，把这件事委托给你了。可得好好干啊！”

R先生批准了部长的这个方案，马上就拨给了一大笔研究经费。

专门喝牛奶的机器猫很快就研制成功了。投放到市场上以后，立刻就大受欢迎。因为这种机器猫比天然猫要可爱得多。既不会在发情期整夜整夜地叫唤，也不会挨着墙脚一个劲地搔痒。叫声也十分悦耳动听，并且捕捉老鼠的能力比天

然猫还要强。

跟这种讨人喜欢的机器猫逗着玩的时候，会使人忘掉这是没有生命的机械装置这一事实。只要有了这种专门喝牛奶的机器猫，家庭里就会充满轻松愉快的欢乐气氛。并且，不知不觉地就会产生一种印象——凡是人工制造的东西都比天然的东西要好得多。

这个方案很快就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人造牛奶的销售量直线上升。这是由于数量众多的机器猫大喝特喝牛奶的缘故。总经理R先生把计划开发部部长叫来。对他大加赞扬。

“你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近来本公司的利润大大地增加了。你给我详细地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

“其实也很简单。在专门喝牛奶的机器猫肚子里装有一种特殊装置，一旦机器猫把牛奶喝下去以后，这种装置便会开始进行工作，把猫肚子里的牛奶转化为乳酪。”

“你设计得太妙啦！”

“还有呢，请听着。本公司可以派出有关人员定期到订奶户的家里去回收乳酪。这就是说，用不着花什么本钱就可以生产大量的乳酪了。因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本公司生产的乳酪的成本急剧下降，其指标几乎已经接近了零。”

总经理对此感到十分佩服。

“确实如此。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怪不得最近本公司的乳酪产量直线上升。可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许多库存的乳酪，势必会……”

“是，有什么问题吗？”

“商品大量积压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浪费现象。因此，这

一次必须赶快想办法把这些乳酪推销出去。你能不能再为本公司设计一个新的方案，争取在短期内把这一大批滞销货倾销一空？”

“让我试试看吧……”

计划开发部部长又全力以赴地投入这项新的研究。他制定了一个绝密计划，首先繁殖了大量聪明而又机灵的老鼠，然后便悄悄地把这些老鼠放到街上去。

这是一些动作敏捷、特别喜欢偷吃乳酪的老鼠。无论是在夜里还是在白天，甚至是在人们吃饭的时候，这些狡猾的老鼠转眼间就能把乳酪偷走。不管人们怎样小心翼翼地提高警惕全都没有用，真是防不胜防。于是，这样一来，乳酪的消费量又大幅度地增加了。

总经理R先生把部长叫来，对他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加赞赏。

“情况越来越好啦！请看这张图表，乳酪的销售量直线上升，而人造牛奶的销售量也仍然是有增无减，情况良好。”

“是这么一回事，有许多家庭因为经常被老鼠偷吃掉乳酪而感到十分恼火，所以非常想得到那种作为馈赠品的专门喝牛奶的机器猫，以便击退老鼠的猖狂进攻。于是，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来购买本公司出产的人造牛奶了。无论是猫还是老鼠，都是忠心耿耿地为本公司谋利益的好推销员啊！”

“但愿能够永远如此……”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专门喝牛奶的机器猫日益增多，而老鼠却越来越少。照这样下去的话，机器猫将会占压倒优势。到那个时候，恐怕又要产生大量的库存乳酪了。”

“那样的话事情又变得麻烦了。”

R先生说着便忧心忡忡地皱起了眉头。可是，计划开发部部长却胸有成竹地说道：“请别担心，我正在研究一种专门偷吃乳酪的机器老鼠。请静候佳音。这是一种极其出色的最新装置。”

过了不久，机器老鼠果然研制成功了。于是马上就进行大量生产，并且悄悄地投放到各个地区去。不用说，优先照顾的当然是那些真正的老鼠濒临灭绝的地区了。

机器老鼠要比天然老鼠卫生多了，并且还通情达理，知礼识趣，决不会任意咬坏或糟蹋东西，只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分寸地偷吃着乳酪。与此同时，训练有素的机器猫也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追逐着机器老鼠。

这种情形简直就象那部美国漫画电影《猫和老鼠》中的镜头一样，有趣极了。二者之间保持着一种适当的平衡关系，互相依赖，和平共处。当然，这都是由于人们在幕后进行控制和调节的缘故。

部长得意扬扬地向总经理R先生汇报了这些情况。

“现在已经处于最佳状态了。在专门偷吃乳酪的机器老鼠肚子里装有一种最新装置，能够把乳酪重新分解成为制造人造牛奶的原料。因此，公司派出去回收机器猫肚子里的乳酪的那些回收人员可以顺便把机器老鼠肚子里的人造牛奶原料也一起回收回来。”

“是吗？那可太好啦！这样一来，人造牛奶的生产成本也可以大幅度地下降了。对你这种极其卓越的才能，无论怎样称赞都不会过分的。非常感谢。”

“承蒙您过奖，实在是受之有愧。那么，接下来该做什

么事情了呢？请下命令吧。”计划开发部部长满怀信心地说着。可是，总经理R先生却摆着手对他说道：“看来本公司不再需要你了。为了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所以决定让你立刻停职回家。”

国家机密

古拉尼亚国是个很小的国家，如果叫一名运动员奔跑的话，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对穿而过。

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带有一座小山丘，在山丘上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城堡；连绵起伏的城墙和高高的塔都别具风格，各有特色。然而，这座城堡不仅仅是一般的名胜古迹，在城里还住着一个世袭的国王，统治着这个国家。

他并不是那种狂妄自大、飞扬跋扈、残忍暴戾的国王。如果是那种暴君的话，在现代社会里早就被革命浪潮赶下台了。这个国家的民主空气很浓，国王在人民中间也有着很高的威望。可以说，人民都很敬爱自己的国王。

在城墙的周围有一条环城的街道。在宽敞的街道两边。古老而又高大的树木排列得整整齐齐。每逢春天，这些树上都开满了洁白的花朵；而到了夏天，茂密的枝叶就象一把把大伞遮住了火辣辣的太阳光，使得人行道上分外荫凉爽快。沿着街道排列着一幢幢清洁的居民住房。

当然，这并不是一条很大的街。在这条街的后面是农田和果树园，但这些也不是什么一望无际的辽阔的田野。离开这儿不远就是和邻国接壤的国境线了。

古拉尼亚国也有面对大海的领土，而且还有自己的海港。可是，象这样小得可怜的港口，还不如称之为渔港比较

形象一些。

这就是所有的一切。国内人口很少，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现代化企业。然而，来自国外的旅游者却源源不断，人数相当可观。因此，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得到保障，当然，这些古老的城堡和街道都给人以一种心情舒畅的感觉。可是，这个国家还算不上是出类拔萃的游览胜地。有许多国家的风景要比这儿强多了。

吸引外国游客的是这个国家的烹调技术。那可是非同寻常的佳肴美味。哪怕是千里迢迢特地赶到这儿来吃上一顿，也不会感到冤枉。

虽然从国际关系上来看，这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家，但各国的外交官们却千方百计地找出一些事情来，要到这儿来访问，并且，就是到邻国访问之后也要特地绕道过来拜访一下。那些做生意的商人们在确定出国路线的时候从来也不肯漏掉这个国家，虽说那儿并没有什么可以做交易的商品。至于那些对饮食十分讲究的旅游者，则更不用说了。

而且，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都兴犹未尽地向别人诉说那种美妙的感受。因此，到这个国家来访问的旅游者的人数直线上升。

当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是以旅游事业为其经济命脉的，而古拉尼亚国却把各种佳肴美味作为自己的命根子。这就是那位英明的国王所制定的国策。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得到了全体人民的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

当然，城堡里那些招待客人的大饭店都是全国第一流的。可是，即使在环城的街上随便找个小饭店吃一顿，也同样美味可口，几乎和城里的没什么差别。

在这条环城的街上有许多别有风味的饭店和西菜馆，不管走到哪儿都可以当场就餐。除掉那些蛮不讲理的无赖以外，所有的吃客都满意地咂着舌头，对这种精湛绝伦的烹调技艺赞不绝口。这些精美的菜肴花色品种极其丰富，并且色、香、味俱全，无论是火候、佐料还是调味等都恰到好处，可以说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顾客们在赞叹之余常常忍不住要打听一下其中的奥妙。

"这完全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流的烹调技术。这究竟是哪一位手艺高强的厨师烧出来的呀？他是用什么巧妙的方法烧出这些鲜美可口的菜肴来的呢？"

可是，无论哪一家饭馆里的服务员都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作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

"承蒙诸位过奖，非常感谢。可是，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并不值得称赞。还要请各位多多指教……"

看来他们是要保密，所以才这样彬彬有礼地谢绝了顾客们提出的要求。尽管那些慕名而来的食客们常常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自己在饭馆里得到的那种美妙的享受，但是大家对于其中的奥妙却是一无所知。这样一来，神秘的气氛就越来越浓厚了。

于是，理所当然的，要想揭开这个谜底的人便日益增多起来。

有一位气象学家暗暗地想道：古拉尼亚国的各种菜肴能够做得如此美味可口，也许是借助于某种特殊的气象条件吧。如果能够查明这种气象条件，那一定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的新发现。可是，他在这个国家进行了长时期的考察之后，终于得出了一个失望的结论：这一切与气象毫无关系。

还有一位农业科学家私下猜测道：也许这里出产某些与众不同的食品原料吧。于是，他便跑到古拉尼亚国的农田和果园里，对每一种植物都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调查。可是，他并没有发现在这些农作物中间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新品种，而且，也没有发现什么独特的香料树。

有一个商人对古拉尼亚国从国外进口的那些食品原料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当然，进口的都是些质量很高的优等品，可是，如果其他国家要买这些货物的话，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轻而易举地买到的。

一旦排除了上述种种可能性之后，剩下来的就是烹调技术的问题了。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烹调技术呢？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这个秘密。只要掌握了这种绝妙的烹调技术，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开设西菜馆，肯定会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大发其财的。

可是，要想知道这个秘密并不那么容易，不管是在哪个饭店还是在哪个菜馆向服务员探询这件事，他们都一律守口如瓶，不肯走漏半点消息。万一泄漏了这个秘密的话，自己的祖国就将遭到莫大的损失，同时，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降低。所以，无论付给服务员多少小费，也休想打听出一丝半毫的风声来。

在某个大国的秘密情报局里，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情报局局长直挺挺地站着，用很严肃的口气说道："我国的情报网遍布世界各地，几乎对每个国家的机密情报都了如指掌，就是连哪个国家的总统用什么样的牙刷，其敌对国的最高司令官的血压有什么变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而，还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却无法搞到手，这就是关于古拉尼亚国

的烹调技术的秘密。”

部下们异口同声地答道：“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大难问题了。”

“是呀，到目前为止，已经派过去好几名间谍了。可是，大部分人回来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一无所得。还有一些人更糟糕，竟然和情报局失去了联系，看来十有八九是失踪了。因此，直到现在还无法破获这一秘密。”

“这实在是太令人气愤了，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份情报搞到手。”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丢脸的。已经有好多国家都派出自己最优秀的间谍打了进去，迫不及待地要想刺探到这一机密情报。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得成功。我们这个赫赫有名的情报组织必须抢在别人前面，最先搞到这份情报。从政府高级官员一直到普通老百姓都对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就是我本人，也很想在这里吃上那种美味可口的佳肴呀。”

“正是如此。不过，必须选拔一名最能干的间谍派到那儿去，这就是我国第一流的烹调大师。不用说，外行是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应该赶快对他进行有关各种间谍知识的短期突击训练，然后设法潜入该国。”

“嗯，这个办法不错。”

这样一来，一名肩负着特殊使命的间谍——R8号便诞生了。他有着极其高超的烹调手艺，并且还掌握了各种特殊的技能，从古拉尼亚语一直到徒手格斗擒拿都能运用自如。

R8号装扮成一名普通的旅游者，来到了古拉尼亚国。因为这个国家的建国方针就是以美味可口的菜肴来吸引大量

的外国旅游者，从中赚取外汇，所以，入境手续非常简单。他很清楚，从正面打听是毫无效果的，便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开始行动。

首先，他跑进一家西菜馆就餐。由于他自己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厨师，所以对这些鲜美可口的佳肴更加感到由衷的佩服。必须设法逐步地向这个秘密靠拢，最终把它搞到手，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他吃完之后心满意足地抹了抹嘴，便装得老老实实的样子向服务员坦白说："老实说，真不凑巧，今天身上没带钱，实在是对不起。"

店里老板脸色有些不悦了，可他还是说着宽宏大量的客气话：

"没有带钱的话那就算了，只要以后别再忘记就行了。"

这样一来，R 8 号倒有些为难了。于是，他便向老板提出了一个建议。

"不付钱白吃饭，从自己的良心上来说，无论如何也讲不过去。因此，请允许我在这个店里为你们干一点活来作为代价吧。"

当然，老板决不会答应他的这个要求的。可是，他苦苦哀求了好长时间，缠得老板有些不耐烦了，终于挥着手答应了他。好，计划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了！不过，他清醒地预料到，这个重要的秘密决不会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搞到手的。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大部分的烹调工序都不在这个店里进行。那些对烹调技术要求较高的菜肴都是在其他地方做好以后再送到这里来的。在这家菜馆里，并没有他所要寻求的那种秘密。

R 8 号不禁大失所望。但是决不能因此而丧失信心，必

须赶快设法查明那些菜肴都是在什么地方烧的。于是，他留在这个店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干着活，很快就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和信任。

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渐渐地明白了那些菜肴是在什么地方做的。这些菜肴都是在那座城堡里做的。接下来的第二步计划就是考虑如何潜入城堡内部去了。可是，他悄悄地在暗中查访了一下以后才知道，城墙下面戒备极其森严，武装部队日夜不停地在这儿来回巡逻着。从前那些失踪的间谍们也就是在这里碰壁而丢掉性命的吧。

该怎么办才好呢？正当他绞尽脑汁地思考着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R 8 号所工作的那家西菜馆的老板对他说道：“你的工作效率不错呀。并且，看来烹调手艺也相当高明呢。我看你是一个可以信得过的人，怎么样，打算到城里去工作一段时间吗？”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回一定能够发现那个秘密了。R 8 号拼命地忍住心头的喜悦，装着老老实实的样子答应了下来。

他兴高采烈地向城堡走去。在城门口，全副武装的卫兵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如临大敌。可是，他拿出介绍信来向对方说明自己是那家菜馆的老板推荐来的，马上就被放了进去。他渐渐地走进了城堡内部。

接着，他便在有关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厨房。这是一个相当宽敞的地下室。在厨房的周围仍然是戒备森严，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来回巡逻着。许多厨师在地下室里忙忙碌碌地操作着。R 8 号看着这番情景，不由得感到有点担心起来。竟然如此森严壁垒，况且又在众目睽睽之下……

正在这时候，那些厨师中间有一个人向R 8 号打着招呼说道：“是新来的吧。你是哪个国家派来的间谍呀？”

“岂有此理，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虽然R 8 号竭力矢口否认，可是对方却显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神色说道：“好了，再隐瞒身份也没有用了。你已经不能回去了，将永远留在这儿工作。我们也都是这样的，因为有着高超的烹调技术，所以都在各自的国家里被情报部门看中了，作为间谍派到这里来。然后便千方百计地潜入城堡内部。可是，刚一进来就被抓住了。接下来就开始在这里为他们干活了。”

“难道是这么一回事吗？怪不得那些菜肴的味道如此鲜美可口，原来世界各国的第一流的烹调大师都聚集在这儿了。”

“这全得归功于那位聪明的国王。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全世界的间谍都召集了过来，并且从中选出最优秀的来白白地供他驱使。这就是古拉尼亚国的最高国家机密。”

模范上级

终于进入了这家向往已久的公司。虽说并非历史悠久，具有优良传统的公司，但这家企业迅猛的发展势头和充实的内容却是有目共睹，为人们所一致公认的。接二连三地在各个领域中开发出种种最新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面向消费者的服务工作也极为细致周到。

不用说，职员的待遇也相当优厚，在企业界是第一流的。这就是我渴望进入这家公司的理由之一。但也不完全是这种物质方面的因素。公司内充满了温暖人心的人情味。进公司后不久，我就对此有了切身体会。

招工考试难度之高，出乎意料。应试者云集，其中不乏强手能人，在激烈的竞争中，有许多人被淘汰了。除笔试外，还要进行口试，作详细的性格调查。当时，我非常热心地回答了每个问题，也许是这股认真劲得到了赞许，我幸运地合格了。朋友们羡慕不已，我也暗自得意。今后就竭尽全力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吧。个人的前途与公司的盛衰是不可分割的。

我被分派到一个部门，科长与股长都和蔼可亲，同事们也都十分友好热情。不仅仅是这一部门，全公司都洋溢着活泼友好的气氛。

进公司几天后，股长对我说："工作还习惯吗？"

“是。正在埋头学习，不久就会熟悉的吧。”

“假如不急着回家的话，一起去喝上一杯吧。我请客。就算是对你的欢迎吧。”

“谢谢。”

我被股长拖着，一连喝过了好几家酒吧。按理说，这时对方多半会谈论些小说和漫画之类，当然也难免要对公司内的派阀势力等发上一通牢骚什么的，但这位股长却对此绝口不提。“痛快地开怀畅饮吧。”股长向我频频举杯，爽朗地笑着。

工作时股长极为严肃，但一下班就待人和颜悦色，跟我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真是个难得的好人。能在这种人的领导下工作实在是太幸运了。我眉开眼笑，感到跟股长情投意合，便一杯接一杯痛饮起来。不过，好象有些喝得过分了。

我俩歪歪斜斜地走入一条狭窄的小路，打算再上一家酒吧喝两杯。正在这时，股长撞上了一个从对面走来的男人。

“喂，你这混蛋，要干什么？”对方粗暴无礼地呵斥道。

只是撞了一下而已，也分辨不出谁是谁非，可对方却气势汹汹地挥拳冲了过来。不过，看来对方也不象是股长的仇敌。不管怎么说，照这样下去，股长很快就会挨揍的。我决不能袖手旁观！

我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护着股长。于是，对方的拳头落到了我的身上。我被这蛮不讲理的粗暴行为激怒了，决心誓死保卫股长。带着几分醉意，我挥拳还击。

一场混战之后，我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只见股长蹲

在地上。

“怎么，没问题吧？”我问道。

股长点了点头。刚才那条气势汹汹的汉子现在躺在地上，纹丝不动。股长仔细观察着他的脸说：“这家伙没气了，连脉搏也不跳，好象是死了。”

一听这话，我顿时脸色苍白，遍体冷汗。心惊胆战地伸手一摸，果然不妙，软绵绵的全无生气。

“不得了，闯下大祸啦！快叫救护车吧。”

“且慢，那可不行。这样一来，将会有损于本公司的声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作为公司干部之一，有责任对此预防。”

“可是，照这样下去的话……”

“即使叫来救护车，也无法救活了。你快点逃走吧，没关系，剩下的事我好歹总能设法处理的。”

“但这是我的责任……”

“不，不，你是为了保护我。当务之急是解决尸体问题，何必纠缠于区区责任呢。委托给我吧。我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请放心吧，快，快……”

“那么，就遵命了。”

在股长的催促下，我离开了现场。幸好四周并无过路行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我回到了家里。不过，虽说是正当防卫，但杀人毕竟是杀人。酒早已醒了，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忧心忡忡，一夜没合眼。

翌日，我一进公司就对股长悄悄耳语道：“后来事情怎么样啦？”

为避人耳目似的，股长进入会客室后才对我说：“顺当

地处理掉啦。没有被任何人看见。反正那种家伙也是惹事生非的讨厌鬼。恐怕警察署也会认为是歹徒无赖之间寻衅殴斗致死的吧。决不可能怀疑到我们……”

“但我还是万分担心。”

“别那么忧心忡忡的。根本就没留下任何证据，能证明是你干的。万一留下什么痕迹，你也不必过虑，尸体是我处理的呀。”

“究竟是怎么处理的？”

“还是不要说得过于详细为妥吧。一旦说清楚，你又要提心吊胆坐立不安了。何况，假如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慎泄漏出去的话，我可就危险啦。是吧。好了，从现在起，这件事就完全结束了，把一切都忘了吧。”

“明白了。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为了我，您实在是费尽了心血。当然，哪怕是舌断口裂，我也决不会说一句给股长添麻烦的话。救命大恩，终生难忘！”

我信誓旦旦。尽管股长并无半丝以恩人自居的神情，但我却在心底里感恩不尽。总算是化险为夷，平安无事了。倘若当时我冒冒失失地大声喊叫，引来一群围观者的话，我这辈子就算完蛋了，连股长也要受到牵连，说不定公司也将名声扫地吧。

一切都靠股长的鼎力相助。唯有拚命工作，才能报答这份恩情。我是为股长而努力工作，若由于我工作没有成绩而导致股长被降职或失意，从而大发脾气的话，我可就无地自容了。

全力以赴地埋头于工作之后，也就无暇顾及其它事情了。由于我工作成绩显著，得到了数目颇为可观的奖金。虽

然这是种“副产品”，但奖金多毕竟是令人高兴的。

正在这腰包充盈之际，我认识了一个姑娘。那完全是出于偶然在街上相识的，但她相当天真幼稚，竟对我一片深情，敬佩之至。我自然是满心欢喜，可很快又感到为难了。因为那姑娘执意要和我结婚。

现时社会上也不乏此类例子吧。她这么一催，我的热情反而下降了，并且，我又打听到她以前和别的男人也有过往来。再说，我也意识到自己尚不具备操办婚事的经济条件，就越加对此提不起劲来了。但女方不肯善罢甘休，说什么“不能结婚宁可去死”之类的话。我一时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股长觉察到我闷闷不乐的神情，便说：“你好象有什么烦恼吧。脸色不太好，近来工作中也时常出差错哪。”

“不，没有什么。”

“即使隐瞒也于事无补呀。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要互相隐瞒的呢？谈出来，大家商量一下吧。你这么垂头丧气的，我也不好受哇。”

“实话说……”

我如实说了出来。股长毕竟是知己，对此我还是信得过的。尽管这事实在是羞于启口，但踌躇再三，我还是鼓足勇气坦白了出来。可股长既没生气也没取笑我。

“是这么回事吗？好吧，我去找那姑娘商谈一下。”

“真对不起，拜托您了。”我俯首再三道谢。

也不知股长如何替我去对女方交涉的，从此以后，那姑娘再也没来缠住我过。我曾暗自猜测，也许跟上次一样，她被消灭了吧。但这一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不久以后，

我曾在街上的人群中瞧见过她。

股长是怎样替我向她作详细解释的呢？也许还得煞有介事地拍胸脯保证吧。说不定为了我这个部下，股长还自己掏腰包花了不少零用钱呢。我曾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向股长打听过，但他只是说："别问这事了，还是努力干好工作吧。"

多好的股长啊！有朝一日我被提升时，是否能有如此好的品格呢？对此，我简直毫无把握。不，与其为今后的事担忧，还不如现在竭尽全力为公司效劳。这是能报答股长恩情的唯一道路。

过了几天，承蒙老朋友介绍，我和一位男子相识了。开始还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不久就认出了他的真面目。这家伙是企业间谍，他对我劝诱道："怎么样？请把关于你们公司那种新产品的秘密告诉我吧。至于报酬嘛，要多少钱随你说。并且，我绝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这种事我不能干，请别再说这话了。"我当即一口回绝。实在是荒唐透顶！既然我知道这个秘密，就必须站在公司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怎么能辜负股长对我的信任呢？我还不致于卑鄙到用恩情去换取金钱吧。

但对方是企业间谍，决不肯就此善罢干休。几天后，他又来找我，并且说："你把话说得那么绝可没什么好处哪。要知道，你有把柄被我抓在手里呢。"

"你胡说些什么……"我若无其事地说道，但心里却不禁有些发慌。

对方神秘地说："我手头有你的裸体照片。是在一处温泉偷拍下来的。我完全可以四处散发。"

但这种威胁对我是无效的。

"什么呀，竟有这种事。你也真够可怜的，但我又不是什么妙龄女郎。那就随你的便吧。"

这种不登大雅的照片被拿去四处散发固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但总不能为这点区区小事而出卖公司的利益。倘若我在这威胁面前屈服的话，股长该多么失望哪。只要稍微想象一下，我都于心不忍。

企业间谍似乎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再来纠缠了。以后一直平安无事，也没听说我的照片被四处散发。大概那种照片根本就不存在吧。

通过和这个企业间谍的周旋较量，我也增长了不少见识。不久以后，当股长委托我去探听其他公司的秘密时，我灵活地运用了这种手法。我略施威胁利诱之小计，很快就把秘密搞到了手。虽说这是非法的卑劣行为，但为了公司，为了股长，我在所不惜。股长高兴地称赞了我，当然我也很高兴。

可是，我不由得怜悯和同情起那位外公司的职员来了，仅仅为这点小事就泄漏了公司的秘密，不难猜想，这大概是由于他没象我这样遇到个模范上级吧……

虽然企业间谍不再来找我了，但另外又有人寻上门来了。来者声称，一家公司愿意以更高的工资和地位作条件聘请你去任职。

被人看重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我当面拒绝了对方的盛情。我热爱自己的公司。富有意义的工作，亲密无间的同事关系已和我结合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体。金钱和地位并不能使我动心。正是本公司的优良环境使我的能力和才干日益增长。

我对那人说，如果实在需要我这个人材的话，请去对股长交涉吧。要是股长愿意跟我一起到你们公司去，那我自然会答应。经我这么一说，对方也许觉着没什么指望了，再也没来过。也不知他被股长拒绝了还是根本就没去找过股长……

不少年轻的大学生们跑来向我打听说："您所在的公司怎么样？要是有发展前途的话，很想参加招工考试呢……"

"可以这样说，本公司在国内，不，在全世界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能进入这样的公司，我打心底里感到满足。但必须成绩优异者方能入选。本公司从未有过徇私情开后门的先例。"

"那么，就使劲地学习，努力设法考入贵公司吧。可是，象您这样对公司赞不绝口的人也真罕见哪。进入别的公司的人，多少总要发些牢骚什么的……"

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光阴似流水般逝去。承蒙股长照应，我结了婚。我对股长是完全信得过的。

不久以后，我被提升为股长。晋级固然令人高兴，但更叫人高兴的是，原来的股长被提升为科长，并且我仍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在高兴的同时，我也有些感到忐忑不安。关于这一点，我很早以前就暗自担心了。我果真能和自己的数名部下和睦相处吗？对此，自己并无把握。

也说不上是谁邀请谁，一次，跟科长对斟对饮时，我诉说了心中的不安："实不相瞒……"

科长伸手制止道："且慢，你先听我说。既然你也当上股长了，那就必须按规定程序去开展工作。不过，也并不是

什么很难的事情。你只要依照我的指示逐一去办就行了。”

“只要是你吩咐的，我一定尽全力去做好。到底是什么事呢？”

“你的部下是两名刚进公司的新职员。你要让他们喝醉酒后开车撞死个把人，并且畏罪逃跑。当然，并不是真的杀死人，只不过是撞倒一个制作得维妙维肖的橡皮人罢了。而你要装出为部下袒护，代为承担责任，并费尽周折，终于把事情处理妥当的样子。部下必然对你心服口服。肯定能成功。配合你进行这场演出的有关人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决不会出半点差错的。”

虽然科长未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我马上就理解了。

“这么说来，我那时候也被……”

“正是这样。被你挥拳打倒的家伙么，躺下装死是他的拿手好戏了。另外，曾经对你纠缠不休的女人也是本公司这一专门组织的成员……”

“卑鄙无耻，太卑鄙啦！你们竟然无视我做人的尊严，如此戏弄利用我……”我忍不住大声嚷嚷起来。

科长挥着手说：“好啦，这样发火可不行啊。所谓企业界，本来就是严酷无情的角逐场。只有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超过别的公司，自己才能生存下去。我曾委托过你盗窃外公司的秘密情报。倘若你感到当间谍可耻，拒绝执行命令的话，恐怕本公司的发展速度也会减缓吧。”

“可是，我是为了你才干这事的呀。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你的感激和尊敬，这是极其纯洁高尚的感情。没料到你们通过这种手段来骗取……”

“且慢，请稍微冷静一下。要是不给你提升，事情也不

说穿的话，也许会感到心情舒畅的。但永远静止不动是不允许的。这回该轮到你受人尊敬了。这不是件坏事呀。你想想吧，照此办理，部下们绝对不会背叛你。当然，也不会瞒着上级，把本公司的秘密出卖给外公司。你可以放心地向部下们委派工作。或许你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吧。只要你能团结住部下，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可以……”

“照你这么说来……”

没有另外的好办法。正因为没有，我才忐忑不安。

“若无具体事件作催化剂，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信任感的提高都无从谈起。浸泡在温水之中，光是嘴上空喊信任，又有什么用呢？正因为面对外敌，才能众志成城……”科长举例说服着我。

尽管我并未心悦诚服，但还是决定照他说的去干。

我怀着一种近乎于自暴自弃的心情想，要是不干恐怕会吃亏的。眼下只有这条路可走。用橡皮人演戏也不会触犯法律，反正没驾车撞死人逃跑就是了。

我横下心来试着一干，相当顺利。那些老练的家伙配合得非常好，戏演得极为逼真。我对那两名新职员部下耍了这套把戏。

效果极佳。他们对我的态度一下子改变了，开始用充满敬意的目光看着我了。真令人高兴，这样一来，他们也不致于背叛我了吧。我完全放心了。

我悄悄地对科长报告说：“试着一干，发现其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今后的工作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了吧。我充满了自信。”

科长笑着点了点头，“你这么一干，实话说，我也放心

啦。这样，我们就成了同犯。在这以前，我是加害者，你是被害者。所以，我时常感到良心受谴责的痛苦。因此，在工作之余，我不时邀你去喝上一杯什么的。但今后我们是同犯了，让我们更加亲密无间，成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吧。为了表示庆贺，到什么地方去干上一杯吧……”

在酒吧间里跟科长举杯共饮时，我觉察到，自己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无力自拔。部下对我的信任固然得到了保证，但我绝不能违背幕后的科长的意志。现在我被科长所抓住的已不是人为制造的弱点，而是确凿无疑的弱点了。做过企业间谍，另外，由于我的宣传，不少出类拔萃的大学毕业生进了公司。连我的婚事也是科长一力承担的。哪怕平时言论稍有差错，我也难逃身败名裂之厄运。眼下，我已成为被紧紧地捆绑在公司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附属零件了。

事到如今，只有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公司了。但这也并非不幸。由于职员们都不得不竭尽全力地工作，公司正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利润滚滚而来。谁也不会遇上被解雇之类的倒霉事。

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怪不得本公司发展如此之快，公司为何充满了人情味。这种独特的方法，恐怕无论哪本经营管理学专著都不曾刊载过吧。

或许很多人都不曾注意到这一事实：所谓企业，本来就类似于同犯们聚拢来的一个集团。纵然直言相告，又有谁会感到丝毫内疚呢？

不，不仅仅是企业。小到家庭、组织、团体、政党，大到国家，几乎都相差无几。既无法彻底地反抗，也不能脱离。即使脱身而出换个地方也没多大区别，只不过是又加入

了另一个同犯的集团而已。

也许，这些集团得以发展的能源来自于同犯意识。人类之所以能进步到今天，不正是由于带着这种意识而对其他动物另眼相看吗？实话说，尽管还不太乐意，但我现在已经不得不接受这种崭新的观点了……

免费服务

我拎着一个大皮箱，在郊外的一个火车站下了车。我今天决定把推销的范围扩大到这个地区来。皮箱里装的是商品的样品和各种印刷精美的彩色广告宣传画册。虽然这个皮箱很大，但份量却一点儿不重。因为我所推销的商品是电灯泡。

虽说是推销，但却跟一般的廉价兜售有所不同。我是一家现代化电器公司的商品推销员。本公司的经营方针乃是：注重质量，信用至上，各种免费服务项目齐全。让顾客们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自愿地选购本公司的产品。

最近，这一带新造了许多房子，成了住宅区。就在不久以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一片旷野呢。可是，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块荒凉的土地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新的住宅区。

不计其数的小洋房一幢接一幢地排列着，显得整齐而又漂亮。这儿的每一户人家都有着幽静别致的私人庭院。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居住在这儿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是相当高的。如果把销售电灯泡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替本公司在这个地区打开市场的话，想必今年一定可以在这儿源源不断地推销数量众多的各种家用电器吧。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把销售电灯泡作为打开市场的第一

步棋子呢？这是因为本公司生产的电灯泡质量优异，而价格又特别便宜，与其他同行企业相比，具有足以压倒任何对手的绝对优势。

“好吧，那就开始进行工作吧。非得干出一番成绩来不可。”

我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精神抖擞地迈着脚步，穿过了火车站前面的广场。

正在这个时候，从身后传来了挺耳熟的声音。

“喂，又碰到你啦。你也发现这个好地方了吗？”

我回过头去一看，不禁觉得有点儿扫兴了。对方是另外一个公司的商品推销员。由于他跟我一样，也是推销家用电灯泡的，所以我们两个人是冤家路窄，经常碰在一起，互相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竞争。然而，要做生意就免不了要跟别人进行竞争，决不能因为对竞争感到讨厌就自动地退出市场。我硬着头皮向对方打着招呼回答道：“是呀。看来咱们又得竞争啦。可是，我今天决不会让你占上风的。对不起，请别见怪！”

于是，对方便微笑着说道：“先别夸口，还不知道是谁胜谁负呢。要知道，本公司最近又确定了新的经营方针，大大地增加了免费服务的项目。在这一方面，想必贵公司是望尘莫及的吧。”

哼，要说免费服务这一方面的话，我还是很有把握的。就在几天以前，我还刚刚对公司经理谈起过，在跟其他企业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的情况下，必须在免费服务这方面给我以较大的自行决定权，以确保本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公司经理批准了我

的要求。假如能够用这一手绝招来压倒其他企业，打开市场的话，今年的商品推销工作就会变得易如反掌。于是，我也微笑着答道："关于这一方面，本公司决不会比你们逊色的。你还是趁早空着手回去吧，免得吃亏。"

可是，对方似乎也很有把握，仍然笑容可掬，并且还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建议。

"喂，有胆量吗？既然如此，我们就一起到附近的那个家庭里去推销，看人家顾客究竟是挑选谁的商品，以便当场决一雌雄。怎么样？"

我毫不示弱地接受了对方的挑战。

"行啊，到哪一家去呢？"

"就到那边的一幢房子里去吧。"

"随便哪儿都行。"

于是，我们两个人就肩并肩地站在了附近一家人家的门口。

"对不起，有人吗？"

不一会儿，从屋里走出来一位家庭主妇。

"是谁啊？"

"请原谅，打扰您了。我是P电器公司的商品推销员。"

那个家伙紧接在我的后面也作了自我介绍。

"我是R电器公司的商品推销员。"

这位家庭主妇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商品推销员倒是经常看到，可是两个公司的推销员一起上门的怪事却从未碰到过。想必你们所推销的是两种不同的商品吧。"

“不，完全相同。可是……”

我说着就从皮箱里拿出样品和广告画册，开始进行解释。

“本公司的优质产品在企业界被公认为是首屈一指的。请看这种电灯泡，光线明亮柔和，造型美观大方，省电耐用，安全可靠。要知道，照明就是衡量文化水平的尺度。请务必经常使用本公司出产的这种电灯泡。并且，希望今后也多多选购本公司出产的各种家用电器……”

然后，我和那个家伙就互相仔细地调查研究和统计起对方产品的各种技术数据来，以便确定谁的产品质量最高。双方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可是，家庭主妇对于这种枯燥而又抽象的数据却毫无兴趣，反而被搞得稀里糊涂，脸上现出了迷惑不解的表情。我立刻抓紧这一机会发动了攻势。

“如果您愿意今后长时期地使用本公司生产的电灯泡的话，我们将赠送给您一盏台灯，作为免费服务的项目之一。怎么样？”

她的眼睛里射出了欣喜的目光。

“能够得到一盏台灯吗？如果你们两家公司的产品质量相同的话，那还是以免费服务周到的那一方为好呀。”

可是，那个家伙并不因此而退出竞争。他笑容可掬地向前跨了一步，殷勤地建议道：“本公司愿意为您提供更好的免费服务。我们将赠送您一样比台灯还要大得多的东西。我们将为您在这门口挂上一盏有着漂亮的图案的大型吊灯，怎么样？那些来访的客人们见了这盏吊灯，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情趣高雅的上等家庭呢。”

“这倒也不错呀……”

这位家庭主妇一边考虑着，一边一页一页地翻着两家公司的彩色广告画册。我立刻就预感到自己将要陷入困境了。因为她马上就会知道，挂在门口的大型吊灯的价格比台灯的价格要稍微贵一些。

接下来，她肯定会选购对方那个公司的商品的。家庭主妇总是喜欢贪点儿小便宜的。我必须不顾血本地和这个家伙进行决死的竞争。在这种紧要关头，沉默就等于是认输。

“请稍等片刻。本公司也将赠送给您一盏挂在门上的大型吊灯。本公司生产的大型吊灯装有一种特殊装置，能够根据来访的客人的脚步声自动地打开吊灯开关。因此，可以大大地节省电费开支。”

于是，这位家庭主妇的心又倾向于本公司这一边了。

虽然这已经超出了经理在免费服务方面所给予我的自行决定权的限度，但是只要能够以此压倒对方的话，今后还是可以设法弥补这一损失的。怎么样，这回可服输了吧。我得意扬扬地瞅了一眼对方。可是这个家伙毫不惊慌，仍然是满脸堆笑。非但如此，而且还进一步说道：“仅仅照亮门口还不足为奇，我们将为您提供更多的照明设备，把整个庭院都照亮。怎么样？让收拾得如此整洁幽雅的庭院埋没在夜晚的黑暗中实在是太可惜了。本公司愿意无偿地为您建造供庭院照明用的全套设备。”

“啊，真的能够得到这一切吗……”

这位家庭主妇惊喜地叫了起来，脸上露出了对此难以置信的表情。并且，连我也对此难以相信了。

要知道，照亮庭院的这套照明设备比起挂在门口的大型

吊灯来，价钱不知道要贵多少倍呢。这个家伙为了提供免费服务连老本都不要了。看来是准备拼死吃河豚啦。这样一来的话，必须经过好几年的不懈努力，才能赚回这笔额外的支出。

显然，对方是在意气用事，已经失去了理智。

“请稍等片刻。本公司愿意为您提供庭院里的整套照明设备。”

我竟然不知不觉地说出了这句话。这种免费服务远远超出了我的自行决定权的限度。为了弥补这一巨大的损失，今后也许得埋头苦干一辈子吧。

但是，不把这个可恶的家伙逼到绝望的深渊里去，我决不罢休。

“太高兴啦。可是，这叫我选择哪一方才好呢？”

这位家庭主妇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暗暗想道，看来本公司在提供免费服务方面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咬紧牙关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那当然是选择本公司的合算啦。本公司出产的照明设备上都装有定时开关，您一旦睡着的话，开关就会自动地切断电路，使灯熄灭。因此，能够把电费开支节省到最低限度，并且也用不着特地跑到庭院里去逐个逐个地关灯。这可是既方便又实用的最新设备，请不要错过机会。”

“太好啦！简直是没有任何缺点了。”

家庭主妇使劲地点着头，表示非常满意。看来这一回我可以稳操胜券了。我料定这个家伙不敢向顾客提供这种惊人的免费服务的。要知道，再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的话，他的公司将会面临破产的边缘。可是，这个家伙仍然是笑嘻嘻的，居

然说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话。

“本公司出产的照明设备上并没有装什么定时开关。但是电费开支却更为便宜。”

“这真是空口说大话。请问，你有什么具体措施吗？”

“当然有啦。这笔电费将由本公司来支付！”

我不禁为之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了。简直不能和这种患歇斯底里症的对手竞争。我是到这儿来扩大电灯泡的销路的，可是弄到后来居然要为顾客提供一整套庭院照明设备的免费服务，还要永久性地支付这笔电费，真是难以想象。

也许这个家伙的大脑是有毛病的吧。跟头脑不正常的人进行竞赛是毫无意义的。于是，我果断地作出了决定：立刻退出这户人家。

可是，这个家伙并不仅仅只向这一户人家提供免费服务，他紧接着又跑到更多的人家那儿去广为宣传，大做其生意。这样一来，这个家伙不顾一切地竞争到最后，终于一视同仁地向每个家庭都提供了这种免费服务，把我完全压倒了。

其结果是，对方在这一带的整个住宅区打开了市场，而本公司则不得不另谋出路。

我虽然颇为遗憾地退出了这场竞争，但心里却并不对此感到十分可惜。象这种不顾血本的免费服务，无论怎么计算，都只能认为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个家伙的公司就会破产的吧。或者是被上司追究责任，遭到严厉的斥责，将这个玩忽职守的家伙开除出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家伙一定是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去无疑了。到那个时候，我将捧腹大笑，好好地奚

落他一番。只有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可是，我等了好久，这一天始终没有来到。非但如此，而且这个家伙还得到了提升，他的那家公司也日益兴旺，规模越来越大了。

我怎么也捉摸不透其中的奥秘。可是，过了不久，我亲眼看到了这个答案，于是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不久以前，为了就一笔数量很大的交易达成协议，我参加了一次国际性的贸易会谈，并且和各个公司的代表们一起受到了有关方面的热情款待。在会议休息期间，大家都乘上了飞机，直接飞往某个旅游胜地去游玩。定期班机沿着固定的航线向前飞行着，不一会儿，机舱内部喧哗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呀？我也探着身子向窗外望去。只见在夜暮笼罩着的城市的上方，那个家伙的公司的巨型商标正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看上去蔚为壮观，令人赞叹不已。我再仔细一看，这个闪闪发光的地方正是上次的那个住宅区。这个狡猾的家伙口口声声地说着“免费服务，免费服务”，装模作样地提供给人家大量的照明设备，原来是用一个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亮点在地面上描绘出了自己公司的巨型商标呀。

果　然

N先生在山林深处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下来。据旅馆老板说，由于新修筑的游览公路径直通往山的对面，因此到这儿来投宿的旅客已是寥若晨星了。N先生虽然为求清静安宁而来，但也因过于冷清而感到有些寂寞了。

半夜里，N先生忽然被什么声音惊醒了。好象从走廊那儿传来谁的脚步声，还有女人的啜泣声和男人低沉的嘟哝声。N先生翻身跃起，开灯推窗，但连半个人影都没看到。他疑神疑鬼，辗转反侧，直到天亮都没合上眼。

翌日，他对老板诉说了夜里遇到的怪事。老板皱着眉头小声地说："果然听到声音了吗？"

"听你这口气，好象是事出有因。快告诉我吧。这样下去我可真受不了啦。"

"是这样，很久以前，这一带的一位王爷在城池失守时，叫这儿的一个小伙子为他把财宝埋藏在山里了，但事成之后为灭口又杀害了他。"

"历史上这种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

"可小伙子那新婚燕尔的娇妻悲恸万分，竟悬梁自尽了。后来，这对苦命人的阴魂就时常显灵，哀告不已。倘能烧香供佛，也许会平安一阵子。但小店近来生意萧条，实在是无力筹措香资，所以……"

“原来如此。怪不得那声音里充满了怨恨，令人毛骨悚然呢。”

“假如先生把这事传扬出去，小店就愈发门可罗雀了，恐怕连我也只好上吊啦。请费心为小店保密。您这次的房租就不用交了，这是一点保密费，不成敬意……”老板带着哭腔央求道，把一个装有钞票的信封塞入了N先生手中。

虽说钱并不多，但他还是收了下来，到山对面那家热闹的旅馆里，过了个不那么寂寞的夜晚。

可是，一回到城里，他怎么也忍不住，终于把这事告诉了一位朋友，并叮嘱说，这是秘密。对方听后思量着，唔，这倒是近来难得的刺激性消息，不妨去一遭。要是运气好，或许还能从幽灵的话中得到暗示，找到那份财宝呢。

N先生的朋友兴冲冲地出门去，找到那个老板，毫不吝惜地付了一大笔钱，死乞白赖，总算是租到了房间。

老板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转过身去悄悄地调节着一架微型录音机，低声嘀咕道：“果然不出所料，我的计划奏效了。在如今的世道上，要想招徕顾客，看来最好是用新奇的刺激和欲望作为诱饵……”

管辖范围

G产业创办以来不过才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并且始终盛况不衰。

一天，税务局的检查员来到G产业，要跟经理面谈。

“贵公司呈送上来的报表中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奉上级命令前来调查，请予以协助。”

看上去显得颇为精明能干的经理把来客引入会客室，然后说：“啊，您辛苦了。我和敝公司的全体人员正在同心协力地为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努力奋斗。我很想让您听听敝公司艰苦创业的非凡历程。不过，这个地方似乎不太合适，所以，请到里面更舒适些的地方……”

经理笑容满面地邀请着，脸上似乎带有某种心照不宣的含义。那言外之意分明是：请上饭馆吧，聊备薄酌，不成敬意。这一招屡显神通，以往已有数位税务局检查员被堵住了嘴。但这位检查员却摇头拒绝道：“不行。即使是设宴招待或暗中行贿也无济于事。纵然我个人千方百计地为贵公司蒙混过关也不顶用，因为这很快就会被上司识破的。绝对不能通融。”

可是，经理并未就此作罢。

“哎呀，请别把话说得那样难听呀。我并没有什么别的用意。不过，请您务必听一听敝公司艰苦创业的情形。敝公司才创办不久，从外表上看来象是气势宏大，生意兴隆，实

际上内部却是提襟见肘，入不敷出……”经理愁眉不展地哭丧着脸说，连眼泪都流了下来。

但检查员仍然摇着头，“这种流泪哭诉的战术也不会奏效的。还有，我不得不事先提醒一下，不管你们在政界方面怎样到处进行活动，想尽一切办法施加压力，也不可能动摇这次新上任的上司的决心。”

“啊……”

“至于抓住个人的某些把柄进行威逼讹诈之类的诡计，还是趁早收起来为妙。”

经理诧异地瞪圆了眼睛：“太叫人吃惊啦！看来，这回新上任的上司是个相当顶真的人物吧。简直使人感到不近人情。不管怎么说，请您在上司面前多美言几句，今后还望多多照应……”

“算了，就是你当面谒见那位上司，也没多大意义哪。”

“那是为什么？”经理大惑不解地问。

“岂止是不近人情，那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电子计算机。那是最新式的多功能大型电子计算机，各种最先进的附属设备也一应俱全。因此，立刻就发现了报表帐册中的漏洞。我们税务局的检查员正是根据上司的指令分头出发进行调查的。”

“是呀，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计算机时代。嗯……”

经理吱吱唔唔，无话可答。看来以往使用的那套办法是行不通了。

“为了贵公司的利益，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提问吧。”检查员的语调中已带有压力了。

“明白了。那么，您所怀疑的是什么地方呢？”经理半是听天由命，半是希冀侥幸地问道。

检查员看着指令书说：“在贵公司的支出项目中，有一大笔用途不明的金额。请说实话，这笔钱到底是付给谁了？”

经理顿时脸色苍白，连说话声也发抖了：“这件事情务必高抬贵手。如果要追收税金，我宁愿自己掏腰包支付。”

“不行。不能那样通融。上司命令，要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回答，就把你带到局里去。那台电子计算机配备有灵敏度极高的测谎器。因此，结局是明摆着的。喂，快点如实回答……”

“是。唉，一切都完啦……”

事到如今，就是后悔也为时已晚了。刚才还抱着半是听天由命的想法的经理这回可完全是听天由命了。接着，他拖着哭腔无可奈何地说出了那笔钱的支付去向。检查员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随后就告辞了。

检查员走出公司大门后，按笔记本上写的地址找到了一幢住宅。

“你好。我是从局里来的……”

住宅内跑出一位面目颇有些狰狞凶恶的男子，他一听这话不禁暗自惊讶，但仍竭力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向来访者问道：“有什么事吗？”

“你从G产业那儿得到过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现款吧。”

经检查员这么一挑明，这个男子立刻惊慌失措，象发疯般地狂呼乱叫起来：“什么？这秘密明明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知道呀。G产业经理那家伙居然松口了吗？果真这样，那可就没法子啦。我全都坦白了吧。”

“请说吧。”

“我是个职业刺客，受那个经理的委托，把属于G产业竞争对手的那些公司的重要人物都杀死了。正因为这样，G产业才能在短期内飞速发展到今天的宏大规模。但那个经理为什么要把这泄漏出来呢？”

税务局检查员对感到纳闷的刺客说：“那种事你别管它。刚才我已问过了，你确实是接受过G产业的钱吧。”

“是那样。唉，我也终于被逮捕啦。不过，最近警察局的破案能力也越来越强了，真叫人胆战心惊啊。实在是太可怕了。”

“不，我不是警察局的，是税务局的检查员。”

“我可弄不清你到底是哪个局的。接下来，你打算把我怎么样呢？是带走吗？”

不管怎样，反正职业刺客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现在得向上司请示一下……”

税务局检查员通过电话和上司取得了联系，接到指令后，他对职业刺客说：“……好象还不致于涉及到那一步。请按你的收入金额支付所得税吧。”

“只要这样就行了吗？”职业刺客似乎对此难以置信。

“照上司的意思，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要知道，税务局的电子计算机是专门为税务局效劳的，对管辖范围之外的事绝不过问，何况根本就不具备那种性能。另外的事情么，只要让负责相应的管辖范围的电子计算机去处理就行了。

循环气流

“对不起，在你正忙着的时候冒昧打扰……”

突然，一位男子来到我的公司里，这样招呼道，并且不住地打量着四周。我经营着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

“是哪一位啊？”

“是警察局来的，有件事要稍微调查一下。”这位男子说着拿出了带黑色封皮的警察证件。虽说他没穿警察制服，但这证件却毫不含糊地证明了他确实是警察局的工作人员。

“有、有什么事情吗？警、警察局的人到这儿来……”

不管有没有亲身经历过，在这种场合下，无论是谁都难免要张口结舌，惊慌失措的吧。

“实话说，我们最近听到了一些奇异的传闻。据说你这家公司似乎正在进口什么来路不正的货物。因此，为了慎重起见，有必要进行一次调查。希望你把仓库里那些进口物资让我看一下。”

“当然可以。”

我把他带到了仓库里。假如强词夺理地和对方争辩，要看搜查证什么的话，那显然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打开仓库门，并开亮了电灯。仓库里堆放着大量刚运到的箱子，连尼龙的包装带都还没有解开。他把目光停留在那些箱子上，用手指着说道：“那箱子……”

“那是本公司经营的商品。不过，那里面并没有装什么

可疑的东西。至于麻醉药之类的东西，象我这种安份守己的小公司可是连听也没有听说过。”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打开那些箱子，把里面的东西让我瞧瞧吧。”

“是。不过，全部打开未免太麻烦了。反正每只箱子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开哪只呢？请把你选中的指出来。我可以照你的吩咐打开那只箱子。”

“唔，不错。那么，就检查一下从这上面数下来的第三只箱子吧。”说着，他伸了伸手把那只箱子指给我看。

“明白了。现在就拿下来吧。”

“要帮忙吗？”

“不用，一个人就行了。”

我拿来了凳子，取下了那只被指定的箱子，解开尼龙包装带，打开了纸板箱的盖子。

“请看，这并不是什么可疑的东西，只不过是些普普通通的罐头。”

箱子里露出了许多整整齐齐排列着的圆柱形罐头的上半部分。但他却毫不放松地说："不过，这实在是有些可疑啊。"

“什、什么可疑呢？”

“从你刚才搬动箱子的样子来看，好象很轻松。我从未见过有这样轻的罐头。里面装的是什么？”

“什么也没装。”

“你说什么？别哄我。进口这种东西是没法推销的。这不是越来越令人可疑了吗？”

“不，确实是空的。可是，销路却很好。”

我劝他拿一个在手里掂掂看。他抽出一个罐头，放在手

掌上翻来复去地打量着，还用手指稍微弹了几下。接着，他脸上现出诧异的神情，点了点头说道："果然是空的，拿在手里没有一点儿份量。可是，谁会买这种东西呢？"

我不慌不忙地解释道："这是现在国外最流行的空气罐头。想必你也听说过巴黎空气罐头和阿拉斯加的无尘新鲜空气罐头吧。其主要的用途是供旅游者们作为土特产礼品赠送亲友，我跟世界各地的空气罐头制造商携手合作，开始大量进口。要知道，这在国外可是最时髦的呀。"

"确实，好象也听说过。原来就是这种罐头呀。"

我发觉对方脸上露出了一丝钦佩之意，于是赶紧不失时机地故弄玄虚，大肆吹嘘了起来。

"正是那样。据说那些制造商最近正在计划生产宇宙罐头呢。就是说，是大气层外的空气罐头。人们只要呆在家里就能嗅到茫茫宇宙中的气味了。并且，只要有一个罐头扳手就足够了。这一定是畅销货吧。本公司打算把这类罐头的进口合同全部包下来。"

我正想趁机转移对方的注意力，以便缓和一下气氛，但对方却仍然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

"可是，这是什么地方的空气呢？标签上画着女人的脸。好象是见过的……"

"这是曼丽琳·梦露①呀。这是她卧室里的空气。这可

---

①曼丽琳·梦露(Marilyn Monroe，1926—1962)是美国著名电影女演员，原先做过模特儿，后来进入电影界。她以"充满女性魅力的表演"而获得超级明星的称号，最后服安眠药自杀。她主演的影片有《尼亚加拉大瀑布》、《回不去的河》、《第七年的风流韵事》等。

以卖给那些盼望着与憧憬已久的女明星呼吸同样的空气的影迷。”

可是，对方根本就不为所动。

“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也许是用胶布把装有麻醉药的小包之类固定在罐头内壁上吧。”

“这可真叫人为难哪。那么，就打开来看看吧。请嗅一下梦露的芳体气息吧。必须关掉电灯，在黑暗中才能产生逼真的感觉。”

我从口袋里拿出了罐头扳手。可是，他却不让我关上电灯。

“还是就这样在亮光下打开来让我瞧瞧的好。我不得不防备着点，万一毒气什么的溢出来可不得了。”

“你未免也太疑神疑鬼了。那么，我跟你一起嗅这气味吧。”

罐头在我俩凑在一起的脑袋下面被打开了。顿时，一股所谓夏纳尔①五号的香水味淡幽幽地散发了出来。我笑着对他说道：“不错吧，这香味。她总是往身上洒了这种香水后才睡觉的。想必会产生一种好象在梦露身边睡觉一样的感觉吧。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可是，他非但没闭眼睛，反而把眼睛睁得更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罐头里面。

“果然不错，里面确实是空荡荡的。这样看来，可疑的就是这个罐头本身了。”

---

①夏纳尔（Gabrielle Chanel，1883—1971）是法国的服饰设计师，作为高级衣料和香水店的女经营者而名闻遐迩。

"你可真是疑心病太重啦。"

"因为这是我的职务。只能这样认为，在这个罐头里含有黄金的成份。要知道，最近贵重金属的走私活动很厉害啊。我想对此作一次化学分析，仔细地检查一下。"

我不禁有些愤愤然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剥下标签，把这个罐头扔给了对方。

"那么，你拿去好好地调查一下吧。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钢铁而已。象金、银、钛、铝之类的金属成份是丝毫也没有的，你很快就会知道的吧。对我来说，在被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做生意，这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呀。"

对方把罐头塞进了口袋里。

"好了，请别生那么大的气，这是我的工作。那么，我这就拿去分析一下。如果是普通的马口铁的话，那一切嫌疑都烟消云散了。对不起，给你添了麻烦。"

"请多多关照。"

我目送着他那远去的背影，不禁吐了一长口气，伸手擦去了额角上渗出的冷汗。接着，我拾起刚才被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的标签，小心翼翼地抚平了折痕。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只要把这张标签浸入一种特定的溶液中，洗去印在上面的图案，下面就会显示出一百美元的"庐山真面目"来。我所做的生意就是以黑市价格向海外旅游者们推销这种经过伪装的美钞。

一旦冬天来临的话

漆黑的太空象死一般寂静。一艘宇宙飞船宛如离膛的炮弹急速飞驶着。它那式样新颖的船体使人联想起急流中的海豚，腾空跳跃的金钱豹和锋利无比的匕首。

这艘宇宙飞船的外形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船体外壳的色彩却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因为在整艘飞船的外面，到处都密密麻麻地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画。

在飞船的上半部分，用鲜艳的色彩画上了巨大的汽水瓶和醒目的商标。再下来一点的地方画着一位笑容可掬的摩登女郎，手里还捧着装潢精美的高级化妆品。而在尾翼上则印有名牌电器公司的特大商标。除此以外，还有光学仪器方面的，服装制作方面的，食品方面的等等。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如果只从局部上来看的话，那每一幅广告画都可以说是相当出色的美术品。可是，象这样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简直就跟竖立在市中心的那座广告塔一模一样了。由于采用了新式的发光涂料，所以这些广告在漆黑的太空中显得越发鲜艳夺目，无比辉煌。并且，船体外面还装有许多时髦的霓虹灯，各种不同颜色的图案互相交替出现着，五光十色，变幻无穷。

然而，偌大的飞船里却只有两个人：船长N博士以及一名助手兼驾驶员。

N博士问道："怎么样？飞船外部的那些霓虹灯工作正常吗？"

于是，正在驾驶台上的那位助手便答道："是，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故障。……可是，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这艘宇宙飞船的外面居然会装这么多的装饰品。"

N博士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耸了耸肩膀。他是超高速宇宙航行理论方面的权威，并且对此有着卓越的贡献和独特的见解。他把这种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的宇宙飞船。可是，为了完成这项设计，他把所有的资金都消耗得一干二净。于是，等到要想建造飞船的时候，便两手空空，毫无办法了。N博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当然，假如把这份设计方案以高价出售给别人的话，不仅可以赚回原来的投资，而且还能获得一笔很大的利润。可是这样一来，N博士就无法乘坐着自己设计的宇宙飞船去探索太空奥秘了。眼看着自己朝思暮想的太空旅行就要化为泡影了。但是，他怎么也不肯就此作罢。必须设法解决资金问题。过了不久，他果真想出来一个好办法。N博士走访了许多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向那些唯利是图的经理们解释道："怎么样？我发明了一种最新式的宇宙飞船，性能极其优越。如果乘坐这种飞船的话，将能够到达人类从未去过的极其遥远的星球上。哦，顺便问一下，贵公司是否打算趁此机会作些宣传，以便推销商品？如果想……唉，还是不要打搅您的好。反正其他公司也都争先恐后地要想跟我合作呢！"

这一计划取得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资金立刻就筹备齐全了。宇宙飞船很快就顺利地完工了。N博士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驾驶着自己设计的宇宙飞船在太空

中自由自在的遨游。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飞船外面涂满了五花八门的广告画；而飞船内部又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挤得几乎连转身都转不过来。因此，N博士只能带领一名宇航员作自己的助手。

“啊，那里发现一颗行星。就在那个和太阳差不多的桔红色恒星附近。”助手兴奋地报告着，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了。

N博士赶紧问道：“那是一颗什么样的行星？”

“从这架高效率的望远镜里看起来，其自然条件与地球极为相似。不仅有大气层，而且还有居民……”

“那些居民们的文明程度如何？”

“好象比我们地球上的人类要稍微落后一些。”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对方文明程度太高的话，我们所运来的这些商品就会被他们笑话的，因此，辛辛苦苦地到这儿来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这颗行星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喂，赶快向那颗行星靠拢。”

N博士下了命令之后，便按了一下电钮。于是，飞船外部的那些广告变得更加鲜艳明亮，光彩夺目了。那些公司经理们的吩咐就是命令。N博士决定要真心实意地报答他们的慷慨援助。

不一会儿，宇宙飞船靠近了这颗行星，接着便慢慢地降低了高度，在一个小镇附近的田野上着陆了。N博士又按了一下另外一个电钮。于是，从扩音器里就播送出了优美动听的商业广告歌曲。轻快而又富有诱惑力的旋律向着四面八方扩散了开来。

这里的季节好象是和秋天差不多，树叶都已经变成了黄色，开始纷纷扬扬地从树上掉了下来。N博士注视着这种冷

清清的景象自言自语地说道："那么，到底怎样才能使那些居民们聚集拢来呢？"

"关于这一点请不用担心。居民们已经从那儿跑过来了。看起来他们似乎是很善良的。"助手指着远方说道。

根据他们的外表来看，好象不会有什么野蛮的举动，并且也没有拿任何武器。不仅如此，从表情上看，他们还都眉开眼笑地显得挺高兴呢。

N博士查明情况之后，便走出舱门来。他和助手一起使劲地打着手势，并且借助于其他各种方法竭力要向对方表明："我们是从太阳系中一个叫做地球的行星上来的。"经过反复的努力，终于使对方明白了这个意思。

"……我们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今后互相建立友好关系吧。"

那些居民们对此居然作出了回答，其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请你们多多帮助。目前，我们刚刚结束了繁忙的秋收工作，正在喜气洋洋地庆祝丰收呢。怎么样，请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好吗？"

N博士和助手互相瞧了瞧，高兴地笑了起来。他们明白了为什么这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要知道，丰收之后正是做生意的大好时机呀。如果是在农忙季节来的话，也许会不受欢迎，扫兴而归呢。

"那太好啦……"N博士兴致勃勃地说道。"说实话，我们是为了你们大家的方便而特地运来这些商品的。如果你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今后就可以开展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我们将随时随地为你们服务。"

N博士命令助手立刻把飞船内部作为商品展销市场，向大家开放，并且带领他们进来参观。

各种高级服装、琳琅满目的日用品和美味可口的糕点糖果等等。并且，其中还掺杂着不少在地球上早已过时的卖不出去的滞销货物。可是，从这个星球上的居民们的眼里看来，这些全是珍奇的无价之宝。他们惊奇万分地瞧着这些东西，悄悄地伸出手来抚摸着，互相交头接耳地轻轻商谈着。

"啊，怎么样？要知道，这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地球上最高级的优质商品呀。"N博士信心十足而又和蔼可亲地作着介绍。

可是，对方的反应却和原先预料的完全相反。那些居民们摇着手，表示不要。N博士和助手都感到难以理解。看上去对方明明是打心眼里想要这些东西的，可为什么又偏偏不买呢？然而，关于这一点却无法用手势向对方打听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是怎么回事情呀？请不要客气。如果商品在质量上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负全部责任。"

对方回答道："唉，要倒是想要的，可是现在不能买。还是等到明年再说吧。"

"明年？为什么非要到明年不可呢？现在就买不是也一样的吗？"

"我们这个星球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这些东西在冬天是没法使用的，因此，还是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

绝不能仅仅因为这点理由就被对方一口回绝掉。N博士仍然热情洋溢地说明着：

"就是冬天也可以使用呀。例如，这条新式电热毯怎么

样？这是采用原子能电池作能源的，又轻又暖，用它过冬再好也没有了。另外，还有这些冬季化妆品……”

然而，居民们还是不停地摇着手。

“在我们的星球上，一到冬天，所有的生物都要冬眠的。所以，在这段冬眠期间什么也不需要的。”

“果真是那样吗？因为我们地球上并没有这种习惯，所以忽视了这一点，对不起，请原谅。……可是，难道你们不能预先买好这些货物吗？这样一到春天马上就可以用了，该多方便呀”。

“说老实话，我们也很想预先买下来呢。可是我们已经在过冬之前把收下来的庄稼全都贮藏起来了。要是为了支付货款而把这些庄稼再重新搬出来的话，那可太费事了。再说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冬天马上就要来临了。”

N博士点着头和助手商量道：“怎么样，看来这些居民还很有道德呢。”

“我认为他们一定是很讲信用的。”

“我也这样认为。居住着如此善良的居民的星球是极为少见的，这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星球。而且我们把这些货物重新带回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退一万步说，纵然他们要想赖帐的话也不行，反正这颗星球是不会逃走的。”

“对呀。而且这些居民们的文明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发动战争、进行自相残杀那样高的程度呢。”

于是，N博士又向居民们提出另外一个建议：

“那么，我们就先把这些货物交给你们吧。至于代价么，以后再说吧。到了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还会到这儿来的。到那个时候，只要用你们星球上的特产来付款就行了。”

“那太好了。谢谢。等到明年春天，我们一定如数付款。”居民们高兴地喊了起来，并且郑重其事地签订了合同。看起来对方不象是在说谎，也不象是有什么套圈之类的阴谋。终于达到了目的。至此为止，双方已经圆满地达成了协议。地球上的那些公司经理们也该心满意足了吧。N博士把飞船里的货物一古脑儿地搬了出来，全都给了那些居民们。

“那么，明年再见。我们下一次将会运来更多更好的货物。”

“那太好了。真有点过意不去。我们等着你们再次光临。祝你们一路平安。”

减轻了负载的宇宙飞船在居民们的告别声中起飞了，不一会儿就进入了冷寂黑暗的太空中间。N博士透过舷窗向后望着，感叹万分地说道：“真是些善良的居民呀。一想到明年又能和他们见面了就令人感到高兴。……哦，对了，再仔细地计算一下那个星球的运行轨道。如果我们来得太早，他们还没有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话，那可就得等上好久了。”

“是。”

助手小心翼翼地调节着测量仪器，开始进行计算。可是，N博士等了好久也没有听见他的报告声。

“怎么回事呀？情况很复杂吗？”

“复杂倒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可是，这个答案却有点不妙呀。我们应该在着陆之前就事先调查一下的。”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那个星球的运动轨道是一条相当细长的椭圆形轨道。就象我们太阳系中的那种慧星一样，它目前正在远离那颗和

太阳差不多的恒星，向着阴暗寒冷的宇宙深处飞去。不久之后，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一切都将进入冰冻的状态。如果那些居民不冬眠的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这样说来，他们的冬季是很长的吧。”

“正是如此。”

“那么，等它回到这颗恒星附近，春天重新来临的话，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是呀。如果按照我们地球上的时间来计算的话，大约要五千年左右……”

复活者之谜

我是特别搜查部的警部①。有一天，我听到了一种传说，心里不禁为之一动。

这是关于某一家医院的传说。那医院是一家极有名的高级医院，前去看病的都是些大腹便便的百万富翁。虽说院方漫天要价，医药费贵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前来就诊的人们还是络绎不绝，接踵而至。就是说，只要能在这儿得到治疗的话，几乎所有的病都可彻底根治，迅速痊愈。因此，这家医院遐迩闻名，人们不惜花费巨款，慕名而来。

可是，不管怎么说，这里面总有一点儿蹊跷。要知道，有些不治之症无论花多少钱都是无济于事的。但是这家医院却似乎有着起死回生的妙术，能够救活奄奄一息的垂危者。金钱能决定生存还是死亡？想到这里，我无法按捺住强烈的好奇心。我是长年累月地跟那些凶杀、抢劫案件之类的危险工作打交道的。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即将死亡的病人居然能全部痊愈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基于这一点，我决定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你们立刻分头出发前去侦察。首先，可以把那些痊愈之后从那家医院出院的患者的家属，作为第一个侦察对象。”我对部下发出

①警部是日本警察表示级别的一种职称。

了命令。

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家属守口如瓶，无论如何也不肯吐露真情。但是，警察们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软硬兼施，又是威胁、警告，又是哄骗、许诺。过了几天之后，各方面的报告都汇集起来。原来，这些患者得的都是肠胃病、肝炎和心脏病等，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后期，别的医院都无力治疗而将他们推出来了。但是，他们一旦在那家医院里得到治疗，立刻就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这究竟是什么奇方妙药呢？

接下来的是第二步工作，就是设法从这个医院的护士们那儿弄清事实真相。可是，也许是由于院方的待遇相当优厚吧，她们严守秘密，绝口不谈，连一丝风声也打听不出来。看来，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我从部下之中挑选出一名年轻而又英俊的美男子，命令他化装成普通青年去接近那些护士们。

过了几个星期以后，这名部下回来报告道："总算是找到线索了。从开始和一个护士接近，获得她的好感，一直到想方设法打听出这一秘密来为止，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说其中有什么秘密的话……"

"可是，我没有空听你讲那些谈恋爱的故事。喂！那个秘密究竟探听的怎么样了？"

"根据从她口里吐露出来的那些话来看，那家医院似乎正在进行移植内脏器官的手术。"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可是，既然是移植，那就必须从别人体内取出内脏器官来呀！并且，被取掉内脏器官的人将会因此而失去生命。然而，在那家医院却几乎没有什么死亡的人。如果说是用暴力手段把那些无辜者强行押送进医院

的话，也不可能干得滴水不漏、一直隐瞒到现在。再说，最近并没有收到什么失踪报告呀。这显然不符合逻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我皱着眉头陷入沉思之中。于是这位部下便探过头来说道："是呀，当初我也对此感到十分怀疑。因此，又硬着头皮再追问下去。从我煞费苦心所探听出来的情况看起来，在幕后似乎有着一个非同小可的大阴谋。"

"那是什么？"

"也许是存在着某种内脏器官贩卖集团，而院方则从那儿源源不断地采购各种内脏器官！可是，护士们所知道的仅仅是这些。关于这个秘密组织的具体情况，那只有医院里的上层人士才能了解。"

"你辛苦了。可以说这一情况的发现和我所预料的完全一致。这种内脏器官贩卖集团是一个可怕的秘密组织。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喂，马上给我把那个院长逮捕起来！"

不一会儿，那家医院的院长被带来了。我敲着桌子对他大声地审问道："你干的什么好事情！根据我们的调查，你的医院里正在施行移植内脏器官的手术。这是惨无人道的非法行为！"

"关于进行移植手术这一点，我完全承认。可是，通过这种手术可以使大量的患者得救呀！这不是人道主义吗？作为一个医生，我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关于那些内脏器官被取走而导致死亡的不幸者。你们干的就是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吧！"

“不，从来也没有干过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只要打一个电话，健康而又良好的内脏器官就会按照订货合同的要求送来。另一方面，现实情况是，眼下有着许多奄奄一息的垂死病人。总不能见死不救，把这些急需的内脏器官，原封不动地退还给发货单位吧！”

看来连院长对内脏器官贩卖集团的存在也供认不讳。

“电话是打到什么地方去的？”

我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院长对于这个问题支支吾吾的，老是不肯作出明确的回答。

可是，无论如何也得叫他开口说出真情。我声色俱厉地对他进行了各种威胁和警告。什么杀人害命的同谋犯啦再不说的话马上就发出命令把医院封闭掉啦等等。于是，这位院长脸色苍白，浑身上下开始颤抖起来，最后终于把那个电话号码说了出来。

事情到了这一步，以后就好办了。我马上查明了那个电话的所在地，准备好搜查证以后就带领着部下，驾车直奔那个地点。

在郊外一片幽静翠绿的树林之中，有一个空气新鲜的空旷的场地，一幢看上去相当清洁、宁静的大型建筑物矗立在眼前。门口挂着一块巨大的招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几个赫然醒目的大字：“重要商品流通研究所”。虽然研究所的所长不在，但是我们既然持有警察局的搜捕证，那就理所当然的可以畅通无阻了。我走进这幢建筑物，在里面兜了一圈。

这里的情景真是不可思议，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大小小的玻璃容器排列得井然有条。心脏啦、肝脏

啦，还有其他各种各样我叫不出名字的内脏器官，都在培养液中生机勃勃的成长着，并且数量相当多。顿时使人感到：这里是一个大规模的制造人体零件的工厂。

看来，保持这种培养液中各种营养成分的正常比例，并使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循环是很重要的。许多穿着白衣服的工作人员寸步不离地站在那儿，严密地监视着温度计等各种仪表，娴熟而又巧妙的操纵着一整套极其复杂精密的装置。

我忍不住赞叹道："真是了不起的装置啊！"

"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所有的内脏器官都一应俱全，并且每个品种都规格齐全，货源充足。在移植内脏器官这方面，排异反应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可是，如果有这么多内脏器官的话，就可以'对号入座'地选择那些符合患者体质和遗传基因的内脏器官。因此，手术的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今后，我们非常乐意为您的医院大量的提供……"

看来对方是误会了，把我当成了哪一家医院的院长。我一边点着头一边问道："采购这些原料想必很困难吧？"

"不，非常容易。可是，要在这里进行无菌培育，并且随时满足各地订货合同的要求，倒是相当艰巨的事情。正是这一点，才充分地显示出我们技术力量的先进和强大。请千万别贪图便宜而到外面去购买那些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次货呀！"

"到底是从哪里采购来这些原料的呢？"

"请到那边去看进货登记帐册吧。在那上面一五一十、清清楚楚地写着呢。"

我赶紧跑过去，一把抓起了桌子上的帐册，匆匆地翻了

一下之后，便带着部下乘车朝着帐册上写明的那个地方飞奔而去。这是一家比较小的医院。我不顾一切地闯进去大声地叫嚷了起来：

“这里就是惨无人道的作案现场！喂！院长在哪儿？快出来！”

于是，从里面跑出来一位女医生，她说道：“您是谁呀？大喊大叫的未免太没有礼貌了吧！什么惨无人道的事情，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这里是妇产科医院。这儿的医疗任务以人工流产为主，这是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人道主义的、进步的事情。目前鼓励这样做的国家日益增多，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倾向。到现在还禁止这样做的国家，将会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被指责为落后于时代。并且，这与防止人口爆炸，提高生活水平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医院的手术费比外面要便宜得多。我们的宗旨是尽一切力量为整个社会服务。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好评。不过，那些人工流产下来的胎儿都被我们妥善地保存了起来，以便加以利用。这总不能算是什么非法的事情吧？”

“…………”

我不禁哑口无言，一声也哼不出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呀！

心血来潮

天快亮时，在旅馆一间豪华的房间里，他慢慢醒了过来。床边的桌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皮包，里面塞满了一叠叠的现款。这决不是一场梦。到底有多少金额，光是粗略地看一下是估计不出来的。这么多的纸币，简直数不过来。当然，这不是孩子们玩的什么玩具，而是真正的纸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都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轻轻哼起歌曲的。

可是，这个男子却不唱也不笑，愁眉苦脸的。他的年龄已经相当大了，与其叫他男子，还不如称之为老人更合适。他脸上现出悲痛的神情，慢慢蠕动着嘴巴，发出叹息和呻吟般的声音。

“唉，如果这是在梦中就好啦……”

老人脸上之所以带着这样的神情，理由有三。一是宿醉未醒，二是昨晚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疲劳尚未消失净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皮包里的这些现款不是正大光明得来的。

老人躺在床上，闭着战战兢兢、微微发抖的眼睛，回忆着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虽然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他能在一瞬间就全部回想起来，因为他的生活千篇一律，极其平凡。

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一家公司工作，大约五年前退休

了。退休金少得可怜，这说明他退出公司时地位低下。他想碰碰运气，于是把仅有的退休金拿去买了股票。谁知行情不利，到头来竟弄了个鸡飞蛋打一场空。

妻子先走一步，已经故世。虽然还有个儿子，但因为嫌弃寒酸的父亲，早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老人的晚年生活确实极其可怜。总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他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可是，老是象这样失业的话，就没法生活下去了。如果找不到工作，那一切都没着落。老人三天两头朝职业介绍所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工作的地方。这是一个只有几名职员的小小的商会，在郊外一幢楼房的一个房间里。老人寻思着，反正不会有什么大希望的，不妨硬着头皮去试试看吧。但那位好象活动能力很强的中年经理看过他的履历表，便点头答应雇用他。

“看来你干不了什么复杂的工作。不过这也不要紧，因为想必你也不会干任何坏事吧。”说这话的时候，经理的脸上有一种相当满意的神情。

就象经理评价的那样，老人就职以来确实没有干过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当然，这跟经理只让他干些收发传达、打扫房间、看门值班之类的工作也有关系。不过，如果叫他做些比这更复杂的工作，恐怕他就磨磨蹭蹭地干不了了吧。并且，他也确实没干过任何坏事。直到昨天为止……

就这样，他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了。可是，如此而已。他好不容易才使一日三餐得到了保障，至于买鞋子，买衣服，修理电视机之类的事情，可就没有余钱顾及了。这些事好歹还能咬紧牙关忍受一下，可是不久前，房租也涨价了。

因此，昨天老人在领工资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向经理请求道："能不能从下月起增加一点工资？哪怕只加一点点也好。"

可是，他的要求被一口回绝了。这也许是没办法的事情吧。只因为人家肯雇用，就该感恩不尽了。

老人在回家的路上来到了一家小酒店。很久没喝酒了。他想借酒浇愁，把笼罩在心头的不悦驱散掉。也许，酒劲发作将会突然引起脑溢血，就此了结这索然无味的一生吧。可是这廉价的酒既不给人带来痛快的感觉，也没有引起脑溢血。相反，倒使郁积在心里的愁绪溢了出来。

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只能这样穷困潦倒地过下去，再也没有扬眉吐气心满意足的时候？这是多么不公平啊。同样是人，经理的收入却那样可观。在他那只老是锁得牢牢的保险箱里一定有许多现款。那么多的钱，哪怕是从中随便抽几张出来给我也好啊……

他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一个人独酌独饮。廉价的酒带来的醉意就象魔鬼一般，居然使几乎已经忘怀的事情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这就是那只保险箱的号码。不知是哪一次，在扫地的时候偶然看见了经理转动号盘打开保险箱的情景。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事情可不能去看，更不能记在脑子里。然而恰恰相反，当时的情形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切都是酒醉之后的心血来潮引起的。他乘着酒劲回到了商会，从自己熟悉的窗口爬了进去，试探着拨动了保险箱上的号盘。保险箱的门果然开了，只见里面有成捆成捆的钞票。对老人来说，这简直是不计其数的巨款。他原来打算只

拿几张就足够了，但是一来到这儿，就控制不住自己了。醉意使他的欲望膨胀起来，胆子也大了。于是，他把所有的现款都塞进了身边那只皮包里。

他突然意识到，必须赶快逃跑，可是又没有制定好什么切实可行的计划。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看到一家旅馆马上就住了进去。但他根本没法入睡。老人叫侍者送来了酒。要想抵挡住良心的谴责，那只有使酒后产生的心血来潮的冲动一直持续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象死了似地倒下去……

老人停止了回忆，脸上又浮现出了悲痛的神情。宿醉未醒所引起的头痛和良心上的谴责一起向他袭来。他又用呻吟般的声音自言自语道："我干了多么荒唐的事情啊。如果在别处偷，倒还好一点。我居然把手伸向了信任自己的恩重如山的经理。必须赶快还给他……"

虽说这是自己的说话声，但他听起来仿佛是神的命令。老人打算听从这一命令。他一看钟，已经是中午了。现在已经无法趁大家上班之前把钱悄悄地放回保险箱里去了。

如果分文不缺地还了钱，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经理会原谅自己吗？也许会原谅吧。可是，一定会被解雇。并且，说不定会被一些年轻力壮的职员痛打一顿。

可是，老人还是决定按良心办事。如果违背良心，携带巨款逃跑，这么大年纪是很不方便的。他再次体会到，在漫长的一生中养成的道德观念决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老人下定了决心，用自己的钱付了旅馆的房钱，拎着皮包向商会走去。他一想到自己辜负了经理的信任，没脸再见

经理时，脚步就变得沉重起来。并且，不仅感到心情沉重，由于宿醉未醒，连头也沉重了。可是，老人跟罪恶的诱惑作着不屈的斗争。即使是酒后一时糊涂，心血来潮，但罪过总是罪过，应该勇敢地承认下来。

话虽这样说，但一到了商会，他仍然感到难以进门。他站在门口犹豫了好久，突然有人从后面招呼道："你是找这家商会办事吗？"

"是，是呀……"

"那可就白来了。好象已经倒闭了。"

老人不禁大吃一惊，连忙追问这是怎么回事。对方解释说，这家商会经营不善，内外交困，捉襟见肘，今天早上突然倒闭了。

老人的脸立刻变得惨白，险些儿憋死过去。这样说来，事情的责任全在我的身上。也许那些钱是为做一笔大买卖准备的资金吧。如今现款不翼而飞，商会的信用一落千丈，因此才破产的吧。

老人朝昨晚爬过的那扇窗户瞧了一眼。只见屋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啊，闯下大祸啦，现在已经无法挽救。他象得了瘫痪症似地跌坐在地上，一时竟站不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迈开脚步。老人以前在经理家帮过工，认识他家地址。于是，老人决定到经理家去认罪。

即使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也不能逃跑。到了这步田地还要改恶从善——老人不免暗暗嘲笑自己胆小如鼠，一辈子也不会发迹。可是，深深地扎根在头脑中的道德观念却不允许他想入非非。如果现在马上如数奉还的话，多少也可以赎点

罪吧。

可是，他气喘吁吁地赶到经理家里，却仍然不能赎罪。原来经理不在家。不，不仅是经理，全家都不在，哪儿也找不到一个人影。

他向邻居打听了一下，人家告诉他，经理几小时之前慌慌张张地带着家眷走了，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虽然现在还是白天，但老人的脑海中却浮现出连夜出逃的情景。由于资金失落而无力偿还借款，并且在那笔大买卖上也无法向对方交代。对，经理一定是为此出逃的。老人不禁感到一阵恐惧——自己心血来潮，一时动了歹念，竟毁了整个商会，砸了职员们的饭碗，还使经理仓皇出逃。果真是这样的话，真得去上吊了……

在几乎打算上吊的老人头脑中又出现了更为恐怖的情景。正在准备上吊的也许是经理吧。"想必你也不会干任何坏事情吧。"经理说过这句话，信任自己，才放心地雇用自己的。经理的责任感也一定很强，他会把平时对职员们监督教育不够当成自己的过失，从而承担责任……

如果导致那样的后果，不就是杀人吗？从法律的角度看，也许只是一般的偷窃行为，但从道德的角度来考虑，就等于是杀人。即使没有直接下手，但导致这一后果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他想象的情景越鲜明，心里就越感到恐惧。到底是经理一个人自杀，还是全家都自尽惨死了？主人搬走之后，变得死一般寂静的空房间好象正暗示着这一点似的。

"穷凶极恶，伤天害理！"可怕的呼喊声在老人的心底回响起来。假如真是由于自己一时心血来潮而导致了这一悲

惨结局的话……

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必须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该怎么办才好？他绞尽脑汁，苦苦思索着，想了好久也没想出个好主意来。也许是已经吓得神魂颠倒，丧失思维能力了吧。

看来这件事情靠自己的力量是根本没法解决的。不过，再这样磨磨蹭蹭地拖延下去，事情只会更糟。说不定这时经理一家正在什么地方一起自杀呢。由于过分激动和走路太多体力不支，老人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几乎马上就要昏厥过去。可是，他没有昏厥过去。

老人终于想起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警察。事到如今，不能再犹豫了。这个案件一公布于世，大概自己免不了要因偷窃罪而被判刑。可是，这总比畏罪逃走，逼死他人，今后一直痛苦地承受良心上的谴责要好得多。还是请警察出面把经理找到吧。

老人跌跌撞撞地跑进了警察局，交出鼓鼓囊囊的皮包，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诉说着事情的原委。由于他语无伦次，讲得很快，并且还夹杂着悔恨的哭声，刑警几乎很难听清楚他在说些什么。

刑警接过皮包，仔细地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过了一会儿说道："您所说的话我听不太清楚，但不管怎么说，您辛苦了。这些纸币是不久以前一家银行在解送现款时被人拦路抢劫走的。因为报失单上注明的纸币连续号码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决没有错。该银行一定会重重地酬谢您，并且极力赞扬您的英勇行为。由于这些都是崭新的纸币，根据指纹想必可以查出作案人及其同伙来的吧。现在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愿意协助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正在

感慨叹息的时候，您这么大的年纪却见义勇为，挺身而出，这太难能可贵了。想必一定经历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搏斗吧。可是，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的，能告诉我们吗？”

老人毕竟上了年纪，耳朵已经不太灵了，再加上紧张过度，所以根本没听清对方说了些什么。报社和电视台的新闻记者闻讯纷纷赶来，照相机、电视录像机和录音话筒把老人围得严严实实。老人在大大小小的闪光灯和话筒面前无精打彩地低着头，好不容易才开了口，可是他反反复复说的，只是他早就想好的一句话：“全是因为我酒后一时心血来潮……”

钥　匙

有一个男人，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幸运的事情。他的日常生活向来就是平淡无奇，并且现在仍然是这副老样子，毫无变化。虽说如此，但他也并不是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可怜巴巴的穷人。

这种情况往往使人感到最头痛，简直毫无办法。因为，如果是幸运的宠儿的话，那将会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满足，自得其乐；而那些看上去很可怜的穷人则干脆听天由命，得过且过，倒也无牵无挂，并且还往往跟别人很合得来。可是，他的心情却跟这些人完全不同，老是若有所失似地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就象是在烈日暴晒之下枯萎的植物盼望下雨一样。

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他平常走路时总是特别留意脚下，希望能够发现什么奇妙的东西，可以从此改变自己的命运。有一天晚上，他在路边捡到了一把钥匙。夜晚静静的，周围没有任何行人。这把钥匙在街上那盏昏黄的路灯照耀之下，微微地闪烁着某种金属的光泽。

他把钥匙拿到眼前仔细一看，发觉这不过是一把普通的钥匙，不禁有点失望。如果知道是这种微不足道的东西的话，他早就一脚把它踢开，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了。可是，既然已经拾了起来，倒也舍不得再扔掉了。于是，他就把钥匙

放进了衣袋里。当然，他是不会特地跑到派出所去向警察报告这件事的。

过了几天之后，有一次，他把手插在口袋里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这把钥匙。于是，他把钥匙放在手心里，百无聊赖地反复打量着。

只要拿到亮处仔细一看，总有点儿使人觉得这把钥匙非同一般。它的形状和普通的钥匙迥然不同，并且上面还雕刻着各种奇形怪状的花纹，看上去不禁使人感到有一种异国风味。可是，关于这个“异国”究竟是哪个具体的地方，他却一无所知。也许这是一个秘密吧。并且，看起来这把钥匙还很新，大概是远古时代的出土文物吧。这把钥匙用一种沉甸甸的银白色金属制成，但却说不出这到底是什么金属。他掏出一枚硬币来敲了几下钥匙，于是就听到了一种清脆悦耳的声音。

他暗自想道，这很可能是把相当值钱的钥匙。接连好几天，他都仔仔细细地反复阅读每一张报纸。可是，报上并没有登出任何寻找贵重钥匙之类的失物启事。

这也许是某个大老板的私人住宅的钥匙吧。这个男人猜想着。或许是这位大老板不喜爱一般市井庸人所用的那种普通的钥匙，因而不惜花费重金特地叫人定做了这把与众不同的钥匙吧。

要是趁主人不在的时候，用这把钥匙打开大门，悄悄地潜入室内，也许可以搞到许多值钱的东西呢。最初，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样干大概是有利可图的，可是，渐渐地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动方案。即使是在潜入的时候不慎被人发现，遭到盘问，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归还拾到的钥

匙的。最多说一声对不起或者打个招呼就行了。因为在不知道谁是失主的情况下，只有拿着这把钥匙逐一进行试验，看它究竟能够打开哪一扇门上的锁，以此来寻找真正的失主。

一旦成功的话就可以成为暴发户，即使失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他决定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他从拾到这把钥匙的那个地方开始，对那些豪华漂亮的住宅的门口逐一进行了悄悄的试验。

当然，有时候也免不了被人发现而遭到一顿痛骂。可是，仅仅是试试看钥匙对不对又不能说是什么犯罪行为，因此，人们除了骂几句以外，也对他无可奈何。

这个男人一家家地试验着，渐渐地扩大了他的活动范围。可是，他仍然没有遇到任何能够用这把钥匙打开的门。他事先在白天观察好了一幢大楼，到了晚上，就拿着这把钥匙去依次插入每一个房间的门上的钥匙孔里进行试验。

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把钥匙根本就插不进钥匙孔。即使插了进去，也无法转动。偶然也有一两次是能够转动的，但是钥匙并不投簧，还是没法打开房门。

渐渐地，他开始醒悟到，能够与这把钥匙相配的锁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但他决不因此而丧失信心。他始终坚信不疑地认为，这把钥匙一定会给自己带来某种幸运的机会的。他经常把钥匙放在手心里，极其虔诚地对它念叨着：“你是一把能够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吗？”

这把钥匙闪烁着美丽的光芒，就象是在明确地答复他说“是的”那样。这也许是他对这把钥匙过分迷信，试验得有些昏头昏脑，以致神志不清了吧。可是，这个男人却对这一回答深信不疑，以为千真万确。并且，他还继续对着钥匙

问道："这扇幸福之门在什么地方呢？"

这把钥匙变幻莫测地闪烁着奇妙的光芒。看上去就象是在诉说什么诀窍似的，但是又相当复杂，令人难以捉摸，他无论如何也读不懂这种用闪烁不定的光芒表达的文字。也就是说，他什么答案也没有得到。

这个男人被夹在希望与绝望的缝隙之中，孜孜不倦地寻求着可以与这把钥匙相配的锁，挨家挨户地进行着这种永无休止的试验。

他用这把钥匙先后对成千上万个钥匙孔进行了试验，但是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在冷酷无情的现实面前，他的希望就象肥皂泡一样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有时候他也动摇过，打算放弃这一努力。可是，他总是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再下一次就可以幸运地打开那把盼望已久的锁了。因此，他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停止这一试验的决心。

看来，象这样毫无计划地到处乱跑是难以奏效的。应该尽快地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行动方案，设法减少那些无效劳动。他经过了反复考虑后，便来到一家专门配钥匙和修锁的店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我家里有一位健忘的老人，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把钥匙到底是哪一把锁上的了，因此心里很焦急，生怕会发生什么意外。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这把钥匙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那位店员把钥匙放在手心里仔细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了疑惑不解的神情。

"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钥匙，我差不多都亲手做过。可是象这样的钥匙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也许是哪一个脾气古怪的人为了某种特殊的爱好而自己制造出来的小摆设之类的玩

意儿吧。”

上了年纪的店老板听到柜台上的谈话后，从店堂里走了出来。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仍然是无可奉告。

于是，这个男人又跑到博物馆去了。他向工作人员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在得到准许之后，他就拿着这把钥匙来到馆内珍藏着的那些古代的箱子面前，逐个逐个地插入钥匙孔进行试验。可是，没有一个钥匙孔可以对得上号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他说道："我真不明白，您是从哪儿搞到这把钥匙的，为什么对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感兴趣。不过，据我所知，这里并没有配得上您这把钥匙的锁。”

这位工作人员说着就把他领到了资料室里，拿出了一大本厚厚的照相簿，上面有着古往今来国内外各种钥匙的照片。大钥匙，小钥匙，富有历史意义的钥匙，精巧漂亮的钥匙，新颖时髦的钥匙……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可是，在这么多的钥匙之中居然找不出一把和他所拾到的那把钥匙相似的。这个男人向工作人员道谢之后，便失望地离开了博物馆。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寻求与这把钥匙相配的锁的努力。既然这里有着钥匙，那么就一定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一把锁，可以用这把钥匙来打开。毫无疑问，肯定是存在的。既然是存在的，那就一定能够找到它。对，必须千方百计地找到这把锁。

这个男人仿佛是被这把钥匙迷住了，简直就象是中了魔似地不顾一切地拼命寻找那把谁也没见过的锁。他时常独自遐想着：一旦找到了这把极其珍贵的锁，那该多么令人兴奋

啊。到那个时候，一定会感到无比幸福和满足的。一想到这些，他就精神百倍，浑身是劲，把疲劳忘得一干二净。

渐渐地，这个把钥匙看得比性命还要紧的男人的反常行为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注意。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了，渐渐地成了半公开的事情。可是，这种趣闻传出去之后，并没有什么人站出来说“这是我遗失的钥匙，请还给我吧”之类的话。也有少数人故意和他开玩笑，说这是自己不慎失落的钥匙。可是，他又拿不出可以与之配对的锁来，因此，编造的谎言马上就被戳穿了。

这个男人在休假的时候拿着钥匙出门旅行去了，虽然这些旅行费用都是平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积蓄起来的，但因为这是一次追赶幸运之神的充满了希望的旅行，所以并不感到可惜。他拿着钥匙对各种各样的楼房进行了开锁试验，并且还到处向人打听，有没有因为遗失了钥匙而无法打开箱子或房门的。

可是，无论他跑到哪个国家，哪个地方，都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在失望之余，他把钥匙放在手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由于受到了他所哈出的热气，钥匙的光泽竟变得稍微黯淡了一些，但是马上又恢复了亮晶晶的状态。在闪烁不定的光芒里仿佛隐含着一句话“还没有找到啊?!”象是在催促他。于是，他又振作起精神，开始了漫无目的但是却充满了希望的旅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一旅行。

他进行了无数次的反复试验，饱尝了失败的滋味。可是他始终固执地对此坚信不疑，并且信心日益坚定，简直就成了一种信仰。只要能够亲眼看到用这把钥匙打开锁，那么所

有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他憧憬着那幸福的时刻：一旦打开了幸运之门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将充满了热情奔放、丰富多彩的旋律，令人难以置信的另一个美好的世界就会在眼前展现出来……

他居然神态恍惚地做起了梦，梦见自己终于找到了这一朝思暮想的"圣地"。那既象是一只箱子，又象是一扇门，又象是什么奇妙的装置。他把钥匙往锁孔里一插，不大不小，正好合适，接着，轻轻地一转就轻而易举地打开了锁。他不禁惊喜交加，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失声大叫起来。可是，这一叫却把一场好梦给驱散了。至于在箱子里或者是门里面究竟是否有什么奇妙的启动装置，却无法在梦中得知。

这个男人把他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把小小的钥匙之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他的生存意义。他一会儿心急如焚，忐忑不安；一会儿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一会儿感到大失所望，万念俱灰；一会儿又不断地鞭策自己。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就象大海的波涛一样翻腾起伏，互相交织在一起源源不断地涌现了出来。

光阴似箭，岁月无情。这个男人变成了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那就是疲劳。他长年累月在外旅行，风雨无阻地四处奔波，从来也没有休息过。因此，他的心力开始衰竭了，渐渐地感到已经是力不从心了。并且，他的身体也明显地衰弱了。

虽说他仍然坚持着外出，反复地拿着钥匙进行试验，但是外出的次数大大地减少了，而且手脚也比以前迟钝得多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于体力不支，他几乎不能外出了。与此同时，他的信念也一点一点地发生了动摇。以前从来没

有考虑过的那种灰心丧气的情绪渐渐地在心里发了芽，并且很快地膨胀起来。也许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吧。简直可以说是为此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然而到头来却是一无所获，什么也没有发现。看来自己是命中注定没有这份好运气的吧。也许，离开真正的万念俱灰的时候已经不太远了吧。或者，这把钥匙并没有什么实际使用价值，只不过是属于装饰品之类的玩意儿吧。可是，再仔细地一瞧，又使人觉着这把钥匙似乎确实是有着某种实用价值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一种对此依依不舍的心理作用，他几乎敢断定，这把钥匙决不是废物！

虽说他已经对此没有什么信心了，但仍然不愿意咬紧牙关闭着眼睛把它扔掉。要知道，这把钥匙和他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一起旅行，同甘苦，共患难，伴随着他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已经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了。

忽然，他想起了一个主意，于是又跑到那家专门配钥匙修锁的店里，提出了一个要求。

“能不能给我做一把锁，要和这把钥匙相配的。我想把它装在自己家的房门上。”

“这可是一个奇怪的要求。因为掉了钥匙而到这里来要求再配一把能开锁的钥匙的顾客倒是经常碰到的，这种配钥匙的工作我们也不知干了多少年了。当然，您所希望的那把锁是可以做出来的。可是，这要付不少钱呢。”

“没关系，再贵也不要紧。”

这个男人在心里暗暗思量着：眼看人生的道路就要走到尽头了，就把这个作为去世以后的纪念品吧。并且，这也是最合适的方法，除此以外，别无它法。

不一会儿锁做好了，他就拿去装在自己家里的房门上。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上房门，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轻轻地一转。立刻，手上那种微妙的感觉就象电流似地传遍了身上的每一根神经。轻微的开锁声如同欢快的乐曲一般在耳朵里回荡。盼望已久的一刹那终于来到了。当然，眼下打开的并不是他所期望的那扇幸福之门。可是，现在确确实实地有一扇可以和这把钥匙相配的门在这儿。这并不是什么幻觉，这是一扇真正的门！

也不知道是安心感还是满足感，反正是超出了原先所预料的那种程度，他的心里充满了宁静舒适而又轻松愉快的感觉。他颇有几分后悔地想着，如果再早一点这样做的话不是更好吗？但是，他一转念又想到，只有在现在才能说这样的话，而在当年年轻力壮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的吧。

一到晚上，他便心安理得地进入了梦乡，又香又甜地睡了好久，好久。也许是要彻底消除以往长年积累的那些疲劳吧。安静地，舒舒服服地睡着……

可是，在半夜里他听到了锁孔里钥匙转动的声音。看来好象有人在开门。他在黑暗之中发觉这一非同寻常的情况，立刻就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摄服住了。那是恐怖感。

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长年累月拼命寻找，连一生的精力都白白地浪费在这上面了，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与这把钥匙相配的锁。显然，这把锁是不存在的。除了门上装着的这把锁以外不可能再有第二把了。可是，在好不容易才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并且还是在第一个晚上，居然就有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打开房门闯了进来，这难道是……

可怕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用毯子把头紧紧地裹住，暗暗地祈祷着：但愿这是一场恶梦。并且他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这只能是一场恶梦，事实上也是一场恶梦……

"啊，简直不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

于是，对方就应声答道："是呀，正是那样。"

这个男人决定鼓足勇气问个明白。对方的说话声里明显地带有女性的温柔。可是，对这位开门入室的不速之客的模样，他却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但他却敢出于本能地肯定，对方决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接下去将发生什么事，自己会遇上什么不幸呢？一切都难以逆料。也许是死期到了吧。死就死吧，反正早晚有这么一天的。可是，临死前总得问个明白，把这谜解开才好呀。

"你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是幸运女神。那把钥匙是我故意失落的。我想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帮助他得到幸福。你拾到了钥匙，也就具备了这种资格。你终于为我制造出了门，所以，我就前来拜访啦。"

也许果真是女神吧。对方的声音跟普通人的说话声迥然不同，宛如在柔和的梦境中听到的乐曲声。

男人说道："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早点来呢？为什么非得有这扇门不可呢？"

"因为，赠予幸运的仪式必须秘密地进行。绝对不能让其他人闯入。所以，选择这个只有你我能进入，别人无法入内的场所是非常有必要的。"

"原来是那样啊……"

"那么，你希望得到哪种幸运呢？无论是财产、地位、

还是甜蜜的爱情、无上的光荣都行，请挑你喜欢的说吧。除了长生不老和返老还童之外，任何愿望都能得到满足。”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这个男人用低沉嘶哑的声音在黑暗中答道：“什么也不想要。现在我需要的只是回忆往事。这点思维能力我还是有的。”

敏感的动物

在某个城市里有一幢高大的楼房，其底层是百货商店，在地下室里还有茶室和西菜馆，再往下面就是停车场了。而在百货商店上面的几层楼都是公司的办公室。白天这里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可是，现在是深夜，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空荡荡的大街上稀稀拉拉地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亮着。

在城市里有个专门负责保卫各幢大楼安全的公司。该公司有一位年轻的职员，他的职责是保障这幢大楼的安全。目前，他正在楼房内部认真地进行着定期巡回。一旦发现火灾苗子或小偷强盗等非常情况就必须马上报警。

现在一切都很正常。每一条走廊和每一间房间都是寂然无声，似乎整幢大楼都进入了梦乡。甚至连他巡回时的脚步声也微乎其微，难以察觉。因为他穿的是软橡胶底的鞋子。在空旷的大楼里脚步声往往会造成一种自吓自的恐怖感，并且也容易使潜入大楼的坏人听到声音后隐藏起来，形成被动局面。

这个青年人对每一层楼都巡视过了。到处都很安静，听不到一点儿声音。眼下这种死一般的寂静跟白天那种人声鼎沸的情形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因此，刚开始干这活的时候他觉得有点害怕，连自己的心跳都听得一清二楚。可是，现

在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完全可以独自一人在大楼里冷静地进行巡视了。

忽然，青年停住了脚步，歪着脑袋纳闷起来。似乎从哪个角落里传来了一种什么声音。他赶紧屏住气凝神细听。

确确实实是有某种声音在响着，就象是从宁静的大楼深处传出来的，虽然很轻，但却异常清晰。听起来很象是什么东西在挪动着似的。可是，他却无法断定，这声音究竟是从何而来。这种奇怪的声音从来没有听到过。

这个青年不由得浑身紧张起来，双手紧紧地握住警棍，向四面张望着。那个声音仍然在不停地响着。这显然不是人活动时的响声。跟机器之类的东西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因此，这就更使人感到提心吊胆，毛骨悚然了。戒备心和好奇心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动力。他一定要搞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怪。他为了弄明白事情真相，便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走过去。声音的发源地似乎是在楼梯附近。他从走廊的拐角处伸出头来，使劲地睁大眼睛向那儿瞧去。

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荒唐透顶的事情。他惊讶得象根木头似地呆在那儿，好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许多老鼠秩序井然地排着队在前进。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个房间里跑出来的，正沿着走廊角落里的夹缝向楼梯下面移动着。这支奇怪的队伍连绵不断，蔚为壮观。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呀？”

他不知不觉地说着，连警棍也从手里脱落了下来，掉在地板上发出了很大的响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把老鼠们吓得一哄而散，转眼之间便逃得踪影全无了。于是，周围又变得

一片寂静了。刚才的那种情景简直就象梦中的幻觉一样。

巡视结束以后，这个青年不禁犹豫起来了。究竟要不要把这件事写在值班日记上呢？然而，由于他对每天都千篇一律地写着的“情况正常”感到厌烦，因此终于把这件事情记了上去。可是，上司对他交上去的这份日记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并没有感到什么兴趣。接着就象往常那样随手盖上了图章。

第二天晚上，这个青年又一次亲眼看到了排着队移动的老鼠。这样一来，他益发感到不可理解了。因此，他就悄悄地把这件怪事告诉了同事们。

“你们最近没有发现老鼠在进行什么反常的转移吗？”

“照你说来，是确有其事的吧？”

“这里面总有点不正常的因素。”

“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哪一幢大楼都免不了有几只老鼠，况且老鼠总是要经常跑动的呀。”

“可是，这种事情是从未有过的呀。”

“也许是偶然的吧。或许是哪一家老鼠公司发生了什么纠纷，这反正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难道这几只微不足道的老鼠还会酿成什么大祸吗？”

“不……”

这个青年只好闭上了嘴。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也只得就此作罢了。虽说如此，但疑云并未就此消除，在他的脑子里仍然存在着一个问号。他总是觉着周围笼罩着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

第三天晚上，他又在大楼里的好几个地方亲眼见到了排着队移动的老鼠。他已经不再对此感到惊讶万分了，完全可

以镇定自若地进行仔细的观察。于是，他发现了一个特点。直到目前为止，他所看到的每一只老鼠都是从楼梯上往下面移动的，绝无例外。

它们究竟是向哪里转移呢？他很想知道老鼠们的目的地在哪儿。于是，这个青年就从楼梯上走了下去。他想道，可能是因为餐厅里的食物残渣没有打扫干净，从而导致老鼠们向那里集中的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必须赶紧提醒餐厅负责人对此引起注意。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餐厅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找不到一丁点儿食物残渣。他把身体藏在暗处悄悄地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这里也有老鼠的队伍。它们好象是在向更下面的一层转移。再往下的话，就是停车场了。在停车场里有些什么呢？不一会儿，老鼠们的目的地就查明了。不，这还不能说是查明了。老鼠们全都消失在停车场角落里的那个洞里了。也就是说，它们是钻进地下的那条下水道里去了。

这是什么道理呢？还是无法得到答案。他仿佛感到有一阵阴森森的寒风从背后袭来，原来的好奇心已经变成了某种担忧。这很可能是什么事情的一种前兆。并且，看来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多半是将要发生某种灾祸的预兆……

这个青年忧心忡忡地考虑了好久，最后终于拿定了主意，向公司领导提出了要求。

“请把我调到别的大楼去执行保安任务吧。请务必批准我的这个要求。”

“为什么呢？”

“这种事情说出来恐怕会被人笑话的，是老鼠。”

公司领导对这个青年的答话略微感到有些惊愕。可是，

对于这种忠于职守的精神又不能加以嘲笑。更不能置之不理了。

“请原谅，我并不知道你对老鼠如此厌恶。这种事情一旦开了先例就麻烦了。其实，不管在哪幢大楼执勤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就和别人替换一下吧。不过，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谢谢。”

这个青年稍微松了一口气。这回看来可以避开那件倒霉的事情了。也许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吧。果真那样的话就好了。不管怎么说，选择安全的地方总是比较明智的。

于是，他又振作起精神来，从第二天起，就在另外的一幢大楼里执勤了。看来这儿不会有什么使人担惊受怕的怪事情了吧。

然而，他的期望落空了。在这里居然也碰到了那件奇怪的事情。老鼠们还是排着队一点一点地移动着。并且仍然是朝着楼梯下面，朝着下水道里面移动。这种反常现象不正是预兆着某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灾祸即将来临了吗？他再也忍不住了，神色慌张地对同事们说道：“看来这件事情可是非同小可呀。”

可是，大家对此都不以为然。

“象你这样为了几只小小的老鼠就吓得胆战心惊，魂不附体的话，我们这家公司只好关门倒闭了。”

他被大家白白地嘲笑奚落了一番，并且急切之中也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

“不，我敢断言，必定会发生某种事情的……”

这个青年模仿着伽利略的话自言自语地说着。现在肯定

已经开始发生某种危机了。将在这个城市里，或者是更广泛的地区之内发生什么可怕的灾难。他记得曾经在哪本书里看到过，老鼠能够预报火灾和水灾，并且在灾难降临之前逃跑。眼下这些极其敏感的动物正在不约而同地进行转移。等待着未来的将是什么呢？是地震，还是海啸？或许是更为可怕的战争……

这个青年不禁忧心忡忡，感到恐怖起来。看来事关重大，不能再这样保持沉默了。决不允许在大难临头的紧要关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必须尽快地通知大家，及时采取措施。

可是，无论他怎样极力强调事情的危险性，同事们和公司领导都对此不以为然，只是一笑了之。这可怎么办才好呀。他左思右想，考虑了好半天，最后决定利用白天的业余时间到政府机关去报告。

“发现大量的老鼠正在进行转移。很可能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请赶快把事情真相调查清楚，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向大家发出警告。”

可是，无论哪个部门的办事人员都不把这当成一回事，只是委婉地谢绝了他的这番好意。也许没有亲眼见到那种情形的人对此是无法理解的。

总算有一个部门的办事人员向上级报告了这件事，可是他所等到的回答却是冷冰冰的。

“老鼠不会做出那种事情来的，即使真有那种事情的话，也不过是一种偶然现象罢了。”

这个青年仍然固执己见地向上面申诉着自己的理由。于是，对方便给他画了一张简单的地图。

“请到这个地方去吧。”

他满怀希望地跑到那儿一看，原来是一所精神病医院。虽然被人家这样要弄了，但他仍然毫不泄气，又跑到警察局那里去报告。

“请赶快发出警报。”

可是，他在这里又碰了一鼻子灰，没人理他。这个青年横下一条心来，拼命地大声喊叫了起来。于是，声音传到里面，惊动了警察局长，他跑出来说道：“请到里面来。我有话要问你。”

于是，这个青年便从头到尾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可是，他讲述完毕之后局长竟然这样说道：“不错，是要发出警告的。不过，并不是对社会上的人们，而是对你警告。以后不许四处传播谣言，蛊惑人心，惹事生非了。听见没有？如果胆敢再蠢蠢欲动的话，就把你逮捕法办！”

“可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只有这样回答了。谁也没有听到将要发生某种灾难的消息。弄到最后，居然连嘴也被人家封住了。他打算到报社去，可是一会儿又放弃了这个主意。反正人家不会理睬的。而且，搞得不好也许真的会被警察抓起来呢。

这个青年有点恼火起来了。我只不过是出于好意想通知大家一下，可是居然没有一个地方愿意采纳这个合理性建议。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多管这份闲事呢？让大家都去听天由命吧。可是，我可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倒霉。让这帮愚昧无

知和反应迟钝的家伙们去见上帝吧。活该！

这个青年打定了主意，便开始实行自己制定的计划。先向公司请了假，然后便把所有的现款都带在身上，并且把干粮、半导体收音机、手电筒和其它旅行用品等都准备齐全。他拿着这些东西，跟在老鼠队伍的后面，紧追不舍。

夜深人静，他一个人在街上急匆匆地走着。突然，他趴到了地上，把脑袋探进了一个下水道的洞口里。可是，这里面黑古隆冬的什么也瞧不出来，就是用手电筒也帮不了多少忙。而且，还有好几次遭到了夜间巡逻警察的盘问，他只好临时编出一些假话来应付搪塞一下。例如，不当心把钥匙掉进去了之类。然而，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项极为艰苦的工作。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决不能有半点犹豫。

他不顾一切地钻进了下水道，跟踪而行。终于搞清楚了老鼠的队伍是离开了这个城市，正在穿过空旷的田野继续前进。并且它们还穿过了茂密的森林，径自向着某个峡谷跑去。这个青年一边紧追不舍地跟在后面走着，一边感觉到自己正在向安全地带靠拢。可是，突然无法继续前进了。前面碰到了障碍。眼前横着一道铁丝网，并且还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严禁入内”的字样。

难道没有入口处吗？他沿着铁丝网走了一段路，发现了一个入口处，然而却有警察把守着，不许通行。他被警察劈头盖脑地狠狠训斥了一顿，赶了出来。并且又无法向警察申诉理由。看来他只得就此作罢了。

虽说眼下无法进入这可恶的铁丝网，但他决不肯放弃自己的目的，就这样撤退回去的。必须下定决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可是，到底为什么要禁止通行呢？这个青年绞尽脑汁想了半天之后，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仍然是灾难即将来临的缘故。这一定是某些特权阶层的人探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躲到这里来避难的。至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有无保障，对他们这些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这样说来，那个警察局长的态度也十分令人可疑。看他当时的脸色，好象是知道这个秘密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把我的口封起来的。

这个青年不禁勃然大怒起来了。我辛辛苦苦地救了你们这帮混蛋，到头来竟然连自己都没有生存的权利，真是岂有此理！

他决定设法冲进这道铁丝网里去。可是，他眼看着那些老鼠都一只只轻而易举地钻进了铁丝网，自己却无能为力。他等到半夜里，在铁丝网下面悄悄地掘了一个坑，硬着头皮钻了进去。幸亏没有被那个守门的家伙发觉。

周围的草丛里聚集着大量的老鼠，“吱吱喳喳”的嘈杂声不绝于耳。虽说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为了躲避那场可怕的灾难，也只得咬紧牙关熬一熬了。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看到对面好象有一所小房子，这个青年一边向着那所小房子走去，一边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把耳塞塞在耳朵里。他打算听听看，关于这场即将来临的灾难有些什么报道。不一会儿，他便听到了这个消息。广播电台正在播送新闻。

“接下来向大家报告一条有趣的新闻。最近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超声波，可以把老鼠引诱到某个特定的地方集中起来。目前，这一最新技术已经进入了实际运用的阶段，所

以……”

什么？竟然是这么一回事吗？难道说，超声波发射机就在那所小房子里吗？这个青年不禁惊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还没等他完全明白过来，耳塞里又传来了播送新闻的声音。

“……因为老鼠是一种极其敏感的动物，为了避免走漏风声而导致失败，所以，全部计划都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过，目前已经可以公开这一秘密了。因为所有的老鼠都已经在超声波的作用下聚集到了某个指定的地点，马上就要点火焚烧，将其一网打尽……”

这个青年吓得脸都变了颜色。他惊慌失措地刚要想撒开腿拼命奔跑，可是，已经无法逃脱他自己所预言的那场可怕的灾难了。炽热的浓烟从四面八方升了起来……

返老还童

一位富有的老人听到外面传来的门铃声，起身出去一看，一个推销员模样的男人站在门口。老人打量着对方说："我可不愿意把钱抛入水里。眼下什么也不打算买。不过，有一样东西则另当别论……"

"那是什么呢？"

"青春。若能使我返老还童，我决不吝惜钱财。啊，这未免太不现实了吧。"

"不、不，实话说，我身上正带着这种药……"

对方话音未落，老人立即迫不及待地俯身向前追问道："当真？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当然，您是不会知道的。请设想一下吧，要是这消息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地去搞这药啊！结果将怎么样呢？全世界都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所有的秩序都被搅得杂乱无章，并且转眼间就发生人口爆炸的危机……"

"唔，说不定会变成那样一团糟的。"

"所以，纵然发明并生产出了这种药，也必须保密。只能悄悄地出售给能守口如瓶的可靠人士。"对方压低了声音说道。

老人两眼发光，连忙恳求道："我一定不走漏丝毫风

声。请务必卖给我。"

"我正是为此而登门打扰您的。可是，刚才我说过了，这种严加控制的药是不能大量生产，到处推销的，因此，成本相当高。对此，您得有所准备才行。"

"这我知道。请开价吧，我决不还价。不过，果真有效吗？"

"不妨约法三章。假如无效，我把钱如数还给您。倘若是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的话，那早就被人控告欺诈罪，受到法律制裁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谁来找过我的麻烦呢。"

"这么说，还是靠得住的罗。"

"为了参考起见，能否告诉我一下，您为什么要想返老还童？"

被对方这么一问，老人开始说了起来："不瞒你说，我是百万富翁的后代。"

"那可太幸运了。看来您从小就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始终……"

"并非如此。在我二十岁那年，严厉的父亲去世后，所有的财产都由我继承了下来。一旦进入了金钱的自由王国，我就开始纵情声色，及时行乐起来，挥金如土，终日与美女佳酿作伴，随心所欲，充分地享受人生的乐趣。"

"多么美妙啊！金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积蓄储存，更在于花费在享乐上面呀。"

"我也想多积攒些钱，可总是不能如愿以偿。我下了赌场，这就是败家的祸根。这次一定会赢，准能发财——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终于输得倾家荡产，只剩下一屁股的债。"

“那实在是……”

“到了这山穷水尽的地步，我第一次开始反省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哪。我脱胎换骨似地拼命工作，竭力要摆脱这困境。戒了烟酒，不再东游西荡，起早摸黑地忘我工作，满身大汗都顾不上歇一会儿。”

“真令人钦佩之至。”

“从那以后，我始终埋头苦干，从未间断过。渐渐地，债也还清了，财产也增加起来了。总算是可以喘口气时，却忽然意识到自己已成了快入土的老人。对于我这种渴望返老还童的心情，想必你能够理解的吧。”

“当然可以理解。拿去吧，这就是返老还童药。请服用吧。”这男人说着，就收下了一大笔钱。

老人吞下药后将信将疑地问：“很快就能见效吗？”

“药效足以使您惊愕不已。今晚睡下去，明天早晨就能恢复您二十岁时的美好青春了。”

这药果然奇迹般地奏效了。次日清晨，老人确实返老还童，变成了二十岁的小伙子。他欣喜地发觉，原来自己还有不少财产，于是立刻就沉溺于美女、佳酿、赌场，大肆挥霍，顷刻间就身无半文，贫困潦倒了。

阴　谋

某个动物园里饲养着一头大象。一群鸽子寄居在大象的身边，也不知是什么时候飞来的。当然，内中自有奥妙：游客们经常把各种食物投给大象，因此鸽子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啄食那些食物的残渣碎屑。

鸽子们生活得很快活，海阔天空地闲聊着，一天的时间不知不觉地很快就过去了。可是，有一天实在是闲得无聊，大家对往常的话题感到厌倦了，于是议论就开始朝着过激的方向发展了。

“对那个叫大象的家伙，我实在是没什么好感。”

“就是呀。因为身高体胖的就狂妄自大可不行。那家伙似乎是无视我们的存在呢。”

鸽子们七嘴八舌地发泄着不满。其实，这不满来源于依赖大象的剩餐残羹为生的屈辱感，但谁也不愿承认，都绝口不提，只顾一个劲地讲大象的坏话。

一只轻薄的鸽子兴奋地叫道：“大家一起飞上前去，痛啄那蠢东西一顿吧。只要团结紧，突然袭击说不定会取胜的。”

但另一只鸽子却表示反对，“那恐怕行不通。难道就没有更加恶毒、巧妙的办法了吗？”

鸽子们起劲地商量着，究竟该怎么办才合适。世界上恐

怕没有比酝酿和策划阴谋诡计更快乐的事了。一连好几天，鸽子们都热衷于策划阴谋。不久，方案制定出来后，一只作为代表的鸽子来到大象身边，煞有介事地恭维道："高贵的大象阁下，只有您才是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吧。"

"是那样吗？谢谢。"

"可是，您居然满足于被人类饲养的卑微地位，那不是太可悲了吗？"

"那种事情我从未想过。可是，被你这么一说，好象倒也不无道理。"

"现在正是觉醒和奋起战斗的关键时刻。您的身体远比人类魁梧得多，何况强健有力，脑袋也特别大，连鼻子也伸卷自如，非同寻常。您必然会大获全胜。您应该充分显示自己的实力。"

鸽子们的阴谋是煽动自负的大象去造反闹事。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着受到人类惩罚的大象而肆意取笑一番了。一旦大象蒙冤受辱，鸽子们就可以扬眉吐气，神气活现了。

大象过于老实，竟信以为真。它一时怒不可遏，使出生平之力，踢倒栅栏，冲上大街，横冲直撞，一会儿用脚踏，一会儿用鼻子卷，疯狂地破坏了起来。直到身上连中数发枪弹，即将断气时还不肯罢休。

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毕竟宣告了鸽子们长期忍受屈辱的日子的结束。这固然是值得庆贺的喜事，但这群平日靠施舍度日的鸽子返回生存竞争极其激烈的自然界后，已无立足之地，没过几天就凄惨地饿死了。

失眠之烦恼

K先生有一件极其苦恼的事情，这就是睡不着觉。不久以前，他因为一次车祸而使大脑受到了轻微的震荡。从此，便得了这种怪病。

失眠的痛苦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所难以想象的。越是千方百计地要想睡着，头脑却越是清醒。一会儿耐着性子数数字；一会儿又换个枕头；一会儿翻来覆去地翻着身；一会儿又到厕所里去一次。几乎所有的方法都试遍了，可是，仍然毫无效果，简直没有一丝睡意。折腾到最后，终于失望地发现，今天晚上看来是没法睡着了。然而，就象是存心捉弄人似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了。原来东方已经隐隐约约地露出了鱼肚白，不一会儿天就要大亮了。

当然，绝大部分的失眠者都是嘴里喊着"睡不着，睡不着"，最后却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可是，K先生却与众不同，他得的是一种特殊的失眠症，居然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连盹都不打一个。

K先生每天半夜里都要收听无线电广播，把电台里播放的那些乐曲和广告节目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连续试验了十天以后，他发觉这是徒劳无功的，于是便放弃了这一尝试。因为他怎么也睡不着觉，所以也就没有任何疲倦和打瞌睡的感觉。

他绞尽脑汁地想尽了一切办法，但仍然是无法入睡。最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还是听天由命吧。再也不作这些毫无效果的努力了。

有一天，他到公司里向经理提出了要求。

“经理先生。希望公司里能录用我。”

“这可是个荒唐的要求。要知道，你早就是本公司的职员了呀。怎么现在又要申请加入……”

于是，K先生便对疑惑不解的公司经理说明了自己的具体情况。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与其回到自己家里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还不如到这儿来工作的好。怎么样？请让我担任夜间的值班警卫工作吧。为自己的公司服务总比到其它企业去找副业要愉快一些。”

“确实如此。这种事情可从来没有过先例，不过，最近公司里正好缺少一名夜间警卫人员。如果你去的话，也用不着再费手脚调查身份了。好吧，那就录用你吧。可千万别粗心大意。”

这样一来，K先生就被录用了。他作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夜间警卫人员开始执行任务了。一般的警卫人员晚上免不了要打打瞌睡的。可是，K先生却是个不想睡觉的人，始终精神抖擞地来回巡逻着。

天亮以后，他完成了夜间的执勤任务，跑到盥洗室刮了刮胡子。接着，马上又以公司职员的身份开始了白天的工作。并且，他从来也没有在工作中出过什么差错。反正是睡不着，多干一些也无所谓。然而，他的同事们却常常在上班时间内打瞌睡。

K先生很快就发现，自己家里的住宅成了多余的东西。因为他根本就用不着回家。于是，他就把自己的住宅租给了别人。

他在经济上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在增加收入，减少开支。K先生非但用不着交纳房租，而且还可以赚到一笔数量很可观的房租。并且，每天上下班的车费也都省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他再也用不着愁眉苦脸地夹在挤得象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公共汽车里活受罪了。此外，在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些东西的钱也节省了下来。

并且，每个月的薪水是别人的两倍。不，还不止是两倍。因为他从来也没有迟到过，况且日日夜夜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的动人情景也是大家有目共睹，赞不绝口的。所以，每逢颁发奖金的时候，他总是名列前茅。

可是，并非就此万事如意，毫无烦恼了。他居然没有空闲的时间来使用这些积蓄起来的钱。K先生每时每刻都在念念不忘地想着，无论如何也得设法治好这种失眠症，从而恢复正常的生活。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拼命地存钱。

K先生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他的病情没有半点好转的迹象。自从失去了睡觉的快乐以来，他总是闷闷不乐，心事重重。为此，盼望着能够睡觉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了。他常常羡慕地想着，在自己所享受不到的那种睡梦之中，一定是充满了无限的乐趣吧。渐渐地，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急躁情绪了。

K先生终于选择了公司里的一个休假日，来到从前就诊过的那位医生这儿，要求进行治疗。各种各样的药品和医疗方案都试验过了。可是，仍然毫无效果。看来这是一种极其

顽固的失眠症。

K先生万分悲伤地说道："医生，我没有指望了吧？"

"不，并没有绝望。我还保留着最后的一个绝招。"

"是什么好办法呀？"

"最近从国外采购了一种新的药，不过价格相当昂贵。如果使用这种药的话，保证能够很快地痊愈。要是治不好的话，我将把医药费全部退还给你。"

"那就请你赶快治疗吧。"

K先生一打听药价，确实是相当昂贵。几乎跟他存到现在的那笔钱不相上下。可是，K先生还是毫不犹豫地要求医生给自己进行治疗。既然来到了这里，就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而且，如果不成功的话，还可以讨还全部医药费。于是，他便把钱付给了医生。接着，医生就拿起针筒给他注射了一针。

不一会儿，药效开始显示出来了。K先生只觉得头昏脑胀，迷迷糊糊的。刹那间，天旋地转，好象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过来……

医生目不转睛地看着患者，对方刚一睁开眼睛，他便欣慰地说道："看来进行得很顺利呀。"

可是，K先生却很不满意地发着牢骚。

"这不是连一点儿效果也没有吗？"

"药效很好呀。"

"有什么药效！你看，我不是还象原来那样睁着眼睛吗……"

"这就是好事情呀。你自从那次车祸以来，始终昏迷不醒，一直睡到现在呢。"

“啊？这样说来，刚才所遇到的一切都是梦啦……”

医生向大惊失色的K先生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无论如何也要设法让K先生的眼睛睁开来，所有的方法都试验过了，可是全都没有用。于是，作为最后的绝招，就使用了价格昂贵的进口药。

K先生一听到这种药的价钱之后，不禁绝望地叫了起来。

“看来今后必须日夜不停地工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付清这一大笔钱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一段浪漫史
作者＝（日）星新一著 李有宽译
页数＝２７０
ＳＳ号＝１０５０６２３３
出版日期＝１９８６年０１月第１版

敏感的动物
返老还童
阴谋
失眠之烦恼
附录页